

# 蘇聯文藝

7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PDF

# 目 錄

(第七期 一九四三年八月——九月號)

## ~~~~ 小 說 ~~~~

- 拉甫列烏夫：茶 玫 瑰……………(李司特譯)…… 3  
卡 錫 爾：軍艦的孀婦……………(遇 通譯)……14  
畢爾文采夫：試 煉(續)……………(白 寒譯)……26

## ~~~~ 劇 本 ~~~~

- 季翁諾夫：侵 略(四幕劇)……………(仇 希譯)……88

## ~~~~ 詩 歌 ~~~~

- 普羅柯菲亦夫：宣 聲……………(臨 譯)…… 157  
符 爾 共：母親的囑咐……………(菱 譯)…… 159

## ~~~~ 俄羅斯人民英勇史蹟 ~~~~

- 康斯坦丁諾夫：歷史的教訓……………(韋愛虛譯)…… 161

## ~~~~ 音 樂 ~~~~

- 普羅柯菲業夫：我從事什麼工作……………(高 明譯)… 166  
作者介紹……………(編 者)… 169

插圖：一七六〇年俄軍開進柏林——柯秋布繪…162—168

#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Н. И. Швецова

№ 7

Шанхай Август-Сентябрь 1943 г.

---

	<b>ПРОЗА</b>	
Борис Лавренев	— Чайная роза	3
Лев Кассиль	— Вдова корабля	14
Аркадий Первенцев	— Испытание (продолжение)	26
	<b>ПЬЕСЫ</b>	
Леонид Леонов	— Нашествие	83
	<b>СТИХИ</b>	
Александр Прокофьев	— Клятва	157
Самед Вургун	— Налутствие матери	159
	<b>ГЕРОИЧЕСКОЕ ПРОШЛОЕ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b>	
Федо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 Поучительный урок истории	161
	<b>МУЗЫКА</b>	
Сергей Прокофьев	— Над чем я работаю	166
	<b>КРАТКО ОБ АВТОРАХ</b>	169
<b>НА ОТДЕЛЬНОМ ЛИСТЕ:</b>	С картины Коцебу «Воступление русских войск в Берлин (1760 г.) — стр. 162-163	

蘇 聯 文 藝

7

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蘇聯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Москва 1943



# 小說

拉甫列烏夫

( Борис Лавренев )

## 茶 玫 瑰

( ЧАЙНАЯ РОЗА )

淑拉·菲梅里奇( Жора Фемелиди ) 是巴拉克拉伐人( Балаклавец ) ●。巴拉克拉伐人並不是平常的血統。任何別的地方都不能找到像巴拉克拉伐人身上的那種戈德( Готы ) ●，義大利( Италия )，韃靼( Татария ) 和希臘( Греция ) 血液的激烈混和。因此他們長得比陳年葡萄酒還要猛烈，他們是喧嘩辛辣打諢的愛好家，他們是能使異性心神顛倒的人，頑強得像古代熱那亞的塔( Генуэзская башня )——這個塔無論是年代，無論是狂暴的海風都不能摧毀它的——那樣聳立在他們故鄉的城市上空。

像任何巴拉克拉伐人一樣，淑拉也是過度的自尊與暴燥。他宛似那蔓生在海濱岩崖上的一種叫做海黃瓜的惡性植物。它那難看的果子像煞醋漬的小黃瓜，當一個粗忽的行人向它們輕微地一觸的時候就要像一匹

- 巴拉克拉伐( Балаклава ) 在克里米亞，鄰近伐斯托波爾。
- 戈德係中古時代的野蠻民族。

發怒的駱駝那樣軋軋地噴吐出濕漉漉的瓜子。淑拉在受到極小的侮辱時也是這樣利時地並且喧嘩地激怒起來的。而他認為一切和他的願望，和他自己性格的看法相拂逆的都是侮辱。

他頑強，驚異，靈活而又瘦削，他那對水汪汪的眼睛的瞳人閃爍起來，就像鑲在眼膜的淡藍雲石裏的磨光了純白煤的小球一樣。

在連裏他有怨號者，喧嘩者和暴躁人的確定名譽。因此在挑選五個戰鬥員送到黨羽擊隊去的時候，謝吉爾尼柯夫（Седельников）中尉就把菲梅里奇的姓第一個寫進名單裏。一方面，中尉想用這個來從那爲了莫須有的侮辱而作不可避免的激烈談話中解脫出來，另一方面，他私下希望避開那個荷馬（Гомер）<sup>●</sup>的好喧嘩的後裔而得到即使是暫時的休息。

淑拉沒有猜到中尉的計謀。他把這個任命當作光榮的選拔那樣接受下來，並且快活地閃爍了一下他那對白煤般的眼球。後來，他等不及還在收拾的其餘四個，就抓起了那個裝着一條短襯褲，用過的「紅色莫斯科」牌的修面藥水，剃刀和心愛的曼陀鈴的行李袋，出發到連部的所在地去找黨羽擊隊的指導員，曹長盧達爾楚克（Бондарчук）。但是在那指定給他的士密的門檻上却坐着一個紅海軍戰鬥員，沉思地在補綴着第二期的褲子。對淑拉的問訊，他告訴說，曹長這時正在連指揮那裏，過這麼個半小時就可以來了。

太陽高懸在當空。熱得發紅的正午用火燙的熔岩在多石子的泥地上流貫着。烤得發熱的空氣的細流抖動着。淑拉既是一個土產的克里米亞人，他憎恨熱，所以他就拖着腳走向一邊，搜尋着隱蔽的地方。但是在赤裸的西伐斯托波爾（Севастополь）的高地上却很難找到眞真空氣新鮮的蔭涼地方，祇好局限在次等的蔭涼處，在稀疏的白樺叢林底下。

爲了縮短等待的時間，淑拉就從袋裏拉出曼陀鈴，伸開四肢躺得舒適些，接着恨恨地望了望那熱燒的藍天，開始亂彈起「探戈」<sup>●</sup>「困憊了的太陽」來。不管那暑熱，他彈得仍很高興，甚至沒有察覺一條濃密

- 荷馬——古希臘詩人，其詩篇「伊利亞達」（“Илиада”）中有神笑之描寫，故後人即將「荷馬」二字作「哄笑的」形容詞看。
- 「探戈」（Танго）是一種舞曲。

的藍影已橫在曼陀鈴的上面。

『對於音樂會是很不適當的一塊地方……可是你彈得倒不錯。』

聲音是從胸部發出的，很高的，於是淑拉吃驚地猛抬起頭來。他這樣地瞬眨着，彷彿看了一眼太陽而燒灼了眼睛一般。

他看見了一個穿軍服的瘦削的姑娘。緊緊的船形帽斜壓在她那端正的，不大的頭上。柔軟的頭髮在太陽裏閃耀着金光。這個姑娘有一只輪廓分明的小鼻子，兩片孩子般厚謙的嘴唇，而那張曬黑的臉龐則彷彿是用藍得像港水似的眼睛的熱蒸蒸的光從內部照耀着。

淑拉由於意外而茫然若失了。但是惶亂不能制服真正的巴拉克拉伐人。他跳起腳來，不可抗拒地笑了笑，敲了一下後跟就興緻勃發地說道：

『Калимера-калиспера●！天生迷人的尤物！超出幻想的景像。多麼漂亮的人兒啊！』

那姑娘瘦削的細眉抖了抖並且會聚到鼻樑上。她看定淑拉的眼睛，突然嚴厲地問道：

『你是什麼人？』

淑拉不喜歡這一套。從他的百無一失的，不止一次在女子心理上得到實驗過的對付方法裏，他是等着另外一種反應——忸怩不安，難為情的或是偷偷的一笑。可是意外地……老實說，為什麼這隻鳥兒要這樣對待他，一個受過鍛煉的前綫戰士？她是誰？一個醫藥隊的隊員，最多是一個無線電員或者高射砲手罷了。可是倒要裝出一付指揮員的神氣。於是淑拉就嘲弄地透過牙齒地一字一字地說道：

『你對於我的身份發生興趣，很感榮幸。我是梅度薩·巴拉米達的聖·喬治·喬凡尼伯爵，巴拉克拉伐港的海軍上將。』

『我問你，你是什麼人？』姑娘更嚴厲地重複一遍。

淑拉全身都因憎惡而緊張起來，好像一隻海黃瓜，準備噴吐那成熟的瓜子。噙了噙三十二隻矚眼的牙齒，他傍若無人地眯眯起眼睛喋喋道：

『唔，怎樣，親愛的小姐，——如果你不懂得殷熱的談話，那末就

● 希臘話，即「你好」的意思。



請你像小球一樣滾開吧……也是……一朵茶玫瑰！】

他在這一綽號裏放進了在他那易感侮辱的心中沸騰起來的對這莽撞丫頭的全部狂暴輕視。但是那姑娘却甚至臉色都不變，彷彿淑拉的無禮越過了她的覺悟一般。

【好極了！】她極度鎮靜地說道。【就是說，你是巴拉克拉伐港的海軍上將？能得相見，甚為愉快。唔，我，向你通報，是曹長龐達爾楚克……爲了初犯，紅海軍戰鬥員同志，我先記你一次失禮的裝腔作勢和粗野的過失。現在，如果你不要得到更大的懲罰，那末請你答覆問題。】

黃色的，被燒得火熱的土地在淑拉面前旋轉起來。祇在這時他才辨明了那在同樣領章上的保護色的三角星。違反他的本願，他自動地立正了。

【第三連紅海軍戰鬥員菲梅里奇……來到你的麾下，曹長同志！】他艱難地用潤乾的嘴把這些話一下子揀了出來。

碧藍的眼睛用難以忍受的閃光燒灼着他，而當他聽到輕蔑的聲音時，他真想鑽到地底下去：

【非常寶貴的收穫。整整一生我都在夢想著，希望送給我這樣一個寶貨。你去問事務長特列諾戈夫（Треногов），他會告訴你按插在什麼地方。在召喚以前你可以自由。】

於是，曹長龐達爾楚克向淑拉背轉了身，輕快地在石子路上跨着步走開了。淑拉拾起了曼陀鈴，就在慌亂的感覺中去找特列諾戈夫。圓圓的，闊肩的，活潑的事務長在最初的幾句話以後就望定了淑拉的拉長了的臉孔並且同情地問道：

【你怎麼啦，好兄弟，臉上喪魂落魄似的，好像丈母娘要到你家來長住一樣？】

淑拉悶悶不樂地揮一揮手就對事務長說出所發生的事情。

事務長搔了一下那滿佈雀斑的鼻子。

【你大大地遭受意外了，】他懷着男人的同情心說道。【現在聳起耳朵來吧。她要燙傷你的，這朵茶玫瑰。她對於紀律有偏愛的理解。違反就槍斃——申辯都不可能。正常的狙擊兵祇射擊漢斯（Ганс）<sup>⑥</sup>的眼

⑥ 德國最通行的名字，即指德國人。

睛，可是她却一心要射那驪仁。你自己會見到的。」

這一天其餘的時間，淑拉過得鬱悶而不安。未來已顯得陰暗了。什麼事情都不會比第一天就和長官弄壞關係更糟。在這以後，生活的意味是不會有的了。於是淑拉就用那辛辣得像辣椒一樣的精選的巴拉克拉伐的形容詞來罵自己。

「獨眼鯨，瞎眼海貓！」他輕聲地呢罵道。「級別的記號都不能馬上辨別出來……誰又知道他……龐達爾楚克！……龐達爾楚克！……這樣的姓——叫人無從辨別是男還是女。也不能想像……唉，我落網了，淑爾卡（Жорка）<sup>①</sup>，——挺住！」

他睡得很不安寧。在起身號以後，他就被喚到曹長跟前。淑拉在上司的面前顯得憂鬱而銷沉。曹長龐達爾楚克評判地從腳到頭審視他一下。

「外表，」她說道，「倒是一個很好的戰鬥員。可是昨天看看也噁心。像馬戲團裏的紅帽子小丑一樣。」

淑拉小心翼翼地不作一聲。

「你會用步槍嗎？」龐達爾楚克問道。

淑拉震了一震。這已是情理以外的事了。要是昨天，他就回答這樣的問題了。啊，他會怎樣的去回答嘞！可是現在，他祇是氣得昏頭昏腦的，嗚喘着說道：

「服軍役已經第二年，曹長同志……學過的。」

「我可不知道，」龐達爾楚克回答道，「很多的人都需要重新學過。狙擊兵的事情有時不僅是射擊，即是等待什麼時候才可開槍的本領也是同樣重要的。而爲了等到這個時候，就需要能夠看。現在我們就初次來考查考查你的觀察能力。我們走吧。」

淑拉順從地跟在曹長後面拖着步子。不管那在他心中激發起來的憎惡，他已開始私下承認，曹長是一個再好也沒有的指揮員。

他們營行到小丘脊背上的偽裝的，疊蓋着木頭的狙擊兵密室。下面，像小溪般流動着一條因灰塵而發白的村道。沿路狼藉着許多裏有折斷了的電綫圈子的倒下的電桿。在相反一面的斜坡上則蔓生着野季的樹叢

<sup>①</sup> 即淑拉的愛稱。

。龐達爾楚克把這些樹叢指給淑拉看：

「你往那裏偷走去，直走到你看見峽谷中大路的轉彎處為止。你躺下去，觀察兩小時。如果有人，軍用車，馬匹出現，或是有什麼東西發光，細烟冒起了——都記下地方並且按照羅盤刻下方向。你會用羅盤嗎？很好……一切都清楚了嗎？」

「清楚了，」淑拉陰鬱地說道。

「在他們沒有開始直接向你射擊以前，不要開火，這就是說當你很明顯的已被發見的時候，你才可以回射。但是最好不要讓他們發見。狙擊兵應當能夠看，但自己却應當是不被看見的。走吧！我在這裏等你。記着——那邊很危險的。」

淑拉像一匹被勒住韁繩的馬那樣猛地抬起頭來。他的眼睛燃起了惡狠狠的貓眼的火光。她，實際上，一定在算計他，這朵……茶玫瑰！於是他就忿忿地說道：

「我從沒有出過這樣的亂子，曹長同志。作戰——而不是在鍋子裏烤鯖魚。」

但是龐達爾楚克不要瞭解那家政上的粗暴暗示。

「很好！少說話——多做事！這還是蘇伏洛夫（Суворов）●說的呢。去執行命令吧。」

淑拉離開密室，爬到指定的地方去。他沒有經過任何冒險就到達那個地方，在荊棘的曲蓋下面見到一個不深的洞穴，他就隱在它裏面，隨即，爲了廓清視野起見，折下幾根樹枝，而用它們來掩蔽自己。過了一會，他開始審察地形。在他下面，仍是那條村道在流動着。路上有幾個燒焦的砲洞發着暗黑的顏色。顯然，這條路會遭到短促的，但是却很猛烈的圍射。路上遠一些的地方矗立着一塊垂直的，白黃色的，帶着雨痕的，由軟石構成的絕壁，這種軟石是用木鋸鏟下作爲西伐斯托波爾建築之用的。絕壁上面有狹小的洞孔發着黑色——這是英蓋爾曼洞穴城（Инкерманский пещерный город）的北面。正對着淑拉騰起了一片同樣長着野李的斜坡，而一條灌溉用的溝渠則沿着它蜿蜒過去，奔

● 蘇伏洛夫——著名俄羅斯統帥（1730—1800），詳見『蘇聯文藝』第一期『俄羅斯人民的英勇史蹟』欄。

向下方。峽谷裏，點點的花園蒼然可見，更遠一些則升起了齒形的山巔。在它們上面不時迸激出夾有遲鈍轟擊聲的蒼白電光。德國砲隊就是從那邊轟擊城市的。

淑拉把雙目緊張起來，努力不轉側，也不轉動腦袋地審視着每一處地層起伏和每一處隱藏的地方。他已經來得及發見一輛在峽谷裏飛馳過去的輻重車和一棟也不像篝火，也不像被擊毀的農場牆垣外面戰地廚房的細烟。過了一會，在一個洞窟裏有一個模糊的身形閃了一閃隨即又隱沒不見，淑拉發見這個洞窟是由於掛在它上面的一塊黃褐色石頭。後來很久很久他都沒有在任何地方發現生物的徵象，他已經開始寂寞起來了，但是突然從溝渠那邊跳過了一條捲毛的小白狗。它蹲下後腿就尖聲地噉吠起來。

淑拉凝望了一下就在它頸上看見一條淺藍色的小帶子。這使他覺得奇怪。看來，這條小狗是在軍事警報的時候從主人那裏逃出來而餓着肚子在樹叢間迷了路的。淑拉很可憐它。於是他心中就起了一種誘它來並帶到營裏去的念頭——對大家總算是一種娛樂。他開始輕輕地發出口哨。在昏昏欲睡的，暑熱的空氣中，哨聲應當很遠都能聽見，但是那小狗却不聽呼召，仍照舊的在來的地方蹣跚和吠叫。

淑拉撐着雙肘稍微抬起身來並且把口哨吹得更響一些，可是就在這一秒鐘裏他的頭却由於轟響而彷彿碎裂了。被震擊的他跌到他的洞中是這樣的快，以致他把鼻子猛撞在石頭上。他的雙眼昏黑起來了，而他卻沒有一下子就明白，這是鋼帽滑到他臉上來的緣故。他小心地把它脫下並且就在帽舌的左方看見了一個斜穿的彈痕，還附着四散開來的尖銳的鋼屑。剎時間他出了一身的冷汗。要是略微右一點，彈痕就要在他的腦袋上了。在重又緊壓上鋼帽之後，他正想往後推些，但是子彈又立即在他肩旁掘起石屑，揚起了白白的灰雲。

但是現在淑拉已發見在溝渠盡端發射的閃光，和那只不再蹣跚也不再吠叫，而卻像木頭一樣伸開四腿的小狗是在一排。於是淑拉明白了，他已經像一只笨牛般被用餌捉住了。

「等着，上帝嚼剩的一口豬羶肉，」他因受辱和怨怒而面色蒼白癯，竊竊地說，「等着吧！」

他慢慢地並且縝密地向那條狗瞄準。由於子彈的打擊，它跳了一下，而從它那彈穿的身體上就片片地飛出了充塞的棉花。

「哈哈，打死你的小狗了，破壞漢斯的屬類了，」淑拉幸災樂禍地笑道。

德國人也暴怒起來並且捺不住性子了。他就用連珠般的子彈啄開了淑拉頭旁的泥土。但是因此却澈底暴露了自己。淑拉也看見了自動槍烏黑的槍口，也看見了灰綠色的肩膀，也看見了那倚在槍托上的頭。於是他就把子彈向這個頭發去。自動槍槍口震抖了並且挫了一下。

「吃了蘇維埃式的醋漬茄子嗎？」淑拉透過牙齒縫說道，隨即擦了擦汗淋淋的額角。在對面斜坡上，碎裂的小狗發着白色，而啞口的自動槍槍口則閃着黑光。淑拉不肯從它那裏就此放過眼睛。如果他不要奪得敵人的武器，那他就不成其為巴拉克拉伐人了。他向四周投了一個迅速的警視，看不見有什麼危險，於是就從洞裏爬出，像古班的哥薩克前哨步兵那樣划着雙手，但是還沒有走到離自己身體的一段長度，兩顆子彈已從不同的方向追上了他。一顆像爬進洞裏的蛇一樣絲的一聲鑽入地中，第二顆却燒着了左肩。這使他決快地避進洞裏。他的心就像發動機一般的敲擊着。他明白，他已落入了陷阱，有人在逐獵着他。敵人的數目還不曉得。也許，有整整一小隊的漢斯在對着他睜大那鼓起的大眼。

淑拉摸了摸彈穿的肩膀。它在燃燒着，但是他還能移動手臂，雖然每一個動作都給他以痛楚。

他一動也不動地躺着，艱難地呼吸着並且思忖着。自然，現在他已逃不出這個洞穴了。但是也不能容易取得他。他一定要取很好的代價才獻出自己的生命，要這樣，使巴拉克拉伐都唱那頌讚他，淑拉·菲梅里奇的歌，像歌詠那些腰懸土耳其式寶劍和手槍的黑鬍祖先一樣，這些祖先們的沾滿蠅矢的肖像是掛在每一家巴拉克拉伐的小屋裏的。他闔上眼睛去回憶巴拉克拉伐了。他的全身都在向死亡提抗議。他還生活得太短，那初期的，微醺的青春之酒他還喝得太少，火一樣熱情的巴拉克拉伐姑娘他還愛得太短暫。於是在他心中就湧起了一種對酋長龐達爾楚克的深重的怨恨。在派他到這裏來的時候，她一定知道這裏是有陷阱的。大概因為這樣，她才不和他一塊兒來，而祇把他一個人趕向死亡。她選用危險

的暗示來挑逗人家。哼，這個鬼婆娘！她現在一定安閒地坐在密室裏，毫不擔心這裏有一位二十二歲的紅海軍戰鬥員菲梅里奇就要死了。

他略微抬起了頭，最低限度也要想確定敵人能夠處在什麼地方，可是這一動作却幾乎又要他付出生命的代價。子彈擦的一聲沿着鋼帽斜滑過去。那個時候，他由於狂怒和乏力而抖了抖，俯臥下去並且用牙齒咬住一根枯枝，暴怒地啃啃着它。而就在這一眨眼的時候，他的耳朵上面却震耳欲聾地爆發了一次射擊。淑拉向旁邊一衝，他已深信敵人是從後面偷過來了。但是，一回轉頭來，他就啊的一聲叫了起來。從那黏附着樹葉子的偽裝的披肩的破布下面，一對藍得像港水似的眼睛正注視着他。

『活着嗎？』一個熟悉的胸音問道，把溫暖注進淑拉的胸中。『靜靜的躺着，不要動……我已經做掉一個了。』

淑拉安靜了下來。他看見曹長的架在石面上的步槍槍口移向左面，接着就沉沒了。淑拉對這個方向瞪視着，但是除了濃密的葉子外，什麼都看不見。一槍發出了，一股熱氣向他噴來，而從樹葉裏，一個德國人用手指抓着樹枝，無效地竭力牽扯着，但仍滾了下來並且直挺挺地倒在斜坡上。樹葉顫抖了一下，淑拉透過它就看見了兩個從他們埋伏的地方奔出來的人。第三槍射倒了在奔跑中的他們中間的一個。第二個則已經來得及聽到那不能貫穿的樹幹之網後而去了。

『該死！』龐達爾楚克惱恨地爭道。『給他溜跑了……我把瞄準器撥得太過一點……可是你怎麼啦，受傷了嗎？』在見到淑拉土色的臉孔和他肩上開始凝結的血塊時，她就急急問道。

『擦着一點，』淑拉毫不在意地喃喃道，他已獲得先前的勇敢，『不礙事的……』

嗥叫着的金馬等却不讓他講完。旁邊砰的一聲落下了金目標開了一顆重重的迫擊砲彈。黑色的濃煙像一個幻想的修道者般在空中不動地並且穩固地站了起來，轉眼之間，從上面便散落下被爆炸所揚起的樹木與石塊的碎片。隨即，緊跟着爆炸之後，機關槍的彈流就像水龍裏的水一樣緊密地瀆向李樹叢林。

『啊！他們也委實受辱了……喂，走吧！』曹長龐達爾楚克喊道，隨即低低的匍着身子，奔向李樹叢林。淑拉由於衝動而克服了受傷的肩

膀上的疼痛，也跟着她奔去。在通行不過的樹叢裏他們止步了，淑拉冒險說出自己的意見。

「我們不走那條路，曹長同志。」

「知道的，我們不走那一條。那一條已經不能走了。它整條都要受到轟擊的。我們要繞道走。你能够走嗎？」

「難道淑拉·非梅里奇就因為這一點貓腳般的傷而不能走嗎？」淑拉怒冲冲地說道。

他們再費了十來分鐘便爬過了那多刺的樹叢。荆棘的刺撕裂了他們衣服的破片，戳傷並且割碎手和臉。樹叢在一座絕壁上面終止了。

「我們下去吧！」龐達爾楚克說道，接着就把腿伸下絕壁的邊緣，背倚着那幾乎是垂直的斜面滑了下去。淑拉也跟着下去。當他們在下面站起身來的時候，已好像浮浪人那樣的癡癡了，他們在谷底裏奔過，鑽進一堵柵欄的裂口裏。柵欄後面是一個菜園。沉沉欲睡的，金光燦爛的靜謐籠罩着它，在再生後的淑拉看來，這靜謐簡直是難以置信的。透過蘋果樹和梨樹的桠枝有一所被遺棄的小屋子灰白可見，使人們記起了那往昔的世界和平靜。蜜蜂則在懶洋洋地嗡嗡着。

在爬過那迎着太陽閃閃發光的黃楊所植成的活籬時，淑拉在桠枝上擦傷了腿因而向前撲倒，用頭衝破了那富有彈性的綠葉之牆。痛得叫了一聲之後，他站起身來就看見他是倒在一株生在籬垣外面的單莖灌木上。他在跌下的時候已壓斷了它，而在那折斷的莖上在他的眼前却慢慢地搖晃出一朵迎着太陽燃燒，好像透明的橘紅色的磁土做成的魔術碗一樣的巨大茶玫瑰。

他凝望着它，他的手自動地伸向它，並且折下了那已斷掉一部分的莖。

「啊，我們出來了……現在好了，」曹長龐達爾楚克說的時候，並沒有望着淑拉，而是望着自己的，被荆棘所撕裂的，流血的雙手。後來，記起了，她就轉過頭來對着淑拉。

「得把你包紮一下……幹麼你這樣盯着我？」當見到那對緊盯着她的，閃閃發光的白煤一般的眼珠時，她就蹙起臉孔來問道。

那時淑拉就正像一個巴拉克拉伐人所應當做的那樣做了。渾身灰塵

的，衣服破碎的，染滿血跡的他向前跨上一步。

「就是這麼一會事情，」他說道。「昨天出了誤會。所以現在，曹長同志，讓我們來了結這樁事情，淑拉·菲梅里奇並不是那一種人。淑拉一切都明白的……讓我們來拍一下手掌吧，爲了永久的海軍友誼……茶玫瑰！」

曹長龐達爾楚克望了望那在她跟前站着的，長有一對閃爍着忠誠之光的眼睛的高身小夥子，於是在她碧藍的眼睛裏就閃電一般地掠過了一陣溫柔的光輝。她笑了笑就用那小而熱的手掌在淑拉伸過來的掌上拍了一拍。

「唔，來啊，梅度薩海軍上將……你可以做一個狙擊兵。」

「讓我替你佩上這個標記吧。」

於是淑拉就小心地把那朵茶玫瑰塞進了曹長軍服的小袋裏。在立正的時候，他覺得腦袋裏好像有鐘鳴一般，他幌了一幌。但是曹長龐達爾楚克的手不給他倒下去。他倚着她，於是這樣，那被友誼中最深厚的友誼——在戰鬥中產生的友誼所銘結在一起的他們倆就並排地，肩靠着肩，向自己的夥伴們走去。

(李司特譯)





卡 錫 爾

(Л. Кассиль)

## 軍艦的孀婦

(ВДОВА КОРАБЛЯ)



這披肩是我們一同挑選的：水手長和我。隔夜特羅飛姆·葉哥羅維赤·施德林柯(Трофим Егорович Штыренко)到我的艙房裏來，有些躊躇，爲了保持體面，問我的臉盆是不是被污穢給塞住了，他把龍頭旋開，放些水出來，確信完全都是完好的，後來，好像預備要走了，難爲情地捏捏自己的外衣，說道：

「能不能勞你駕，明天陪我上城裏去一趟呢？我想去給太太看看買點什麼禮物。買條什麼披肩，或是，買條被窩和什麼別的。總而言之，是要紀念西班牙(Испания)的。」

我同意了。

「那末，好，謝謝，」他高興起來了。「我自己是從來不懂得她們的、娘們的口味的，不知道她們要什麼。你，既然年輕一些，那末，當然，對於這種事情還能懂得清楚。那末就這樣，麻煩你，搵出點工夫來。」

我們的暖汽輪船「敏健列亦夫」號(“Менделеев”)停泊在梵冷西雅(Валенсия)卸貨。西班牙進行着戰爭，老遠的，離開這裏七大海的家裏，妻子們在爲我們牽心掛膽着。航路是很危險的。

我們是在深夜從巴杜米(Батуми)出發的，誰都沒有送我們。黃昏時就和大家告別了。我曾聽見，我們年老的水手長怎樣在碼頭辦公室裏大聲打電話，把他那青灰色的垂下的鬚鬚蓋在話筒上：

「好，幸福，拂孃(Феня)，祝你健康。別懷疑，什麼事情都會

好好的……拂孃……拂——孃！……你聽呀！……」

他嘆了一口氣，向我斜視一下，把髭鬚完全埋在話筒上：

「主要是你不用懷疑。十分平常的航路。我們一定會按時到……愛惜身體，拂尼赤卡（Феничка）●。十二號到辦公處去領錢。好，幸福，拂尼赤卡！」

他緩緩地，像拿喝乾了的玻璃杯似的把話筒從嘴上拿下來，小心地把它掛在電話機的橫杆上，然後用在斯坦堡（Стамбул）●所買的那塊格子手絹揩揩髭鬚。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的妻子，但是根據他談起他的拂孃時的那種柔情來說，再根據船員們暗示我們這位水手長遲晚的戀愛的那些謹慎的玩笑來說，我暗自繪成了一張特羅飛姆·葉哥羅維赤夫人的十分明朗的肖像。那是一個纖小的溫靜的女人，慣於忍耐地身受長久的離別，感激地以時日短暫的會見為滿足，在這位長途航海的海員的家庭生活中團聚是不常有的。我高興地同意幫助水手長，陪他去挑選禮物，以討好他的拂孃。

夜裏我們被轟炸。離開我們不遠，扯着墨西哥旗子停泊在岸壁跟前的一隻輪船繞起來了。我們「敏健列亦夫」號上，却太平無事地度過了……

早晨，在我們從碼頭走往城裏去的時候，施德林柯對我講，他家裏是多麼好，他和他太太的生活，美好到什麼程度，她見了禮物會多麼高興。

在梵冷茵雅最好的商店——「奧爾特拉」（“Ольтра”）——我們給拂孃整整地挑選了一個鐘頭的禮物。店員們看見了我制帽上綴有紅星的金蟹——蘇聯商務艦隊的徽號——並且認出我們是 *Marinos del barco ruso* ——蘇聯輪船水手——之後，高興地把最最好的貨物搬在我們面前。把著名的梵冷茵雅被窩給我們鋪在櫃台上。上面繡着玫瑰花，乘馬鬥牛的勇士和舞蹈女郎。這種被窩很輕軟，它的邊好似會在空氣中溶化。但是問明白，水手長太太已經有一條很好的被窩在家裏。此外，特羅飛姆·葉哥羅維赤夢給他的拂孃送去這樣一件使她可以穿戴了它

● Феня 的愛稱。

● 在土耳其。

在人前炫耀的禮物。

「不過要一種比較平淡一些的。並且要不十分觸目，」施德林柯向我解釋道。「否則她不肯穿的：總起來說，我的她是很沉靜的。而且她的夢數也是溫和的顏色較為切近。就是要這一類的……」

經過長久的探尋搜索之後，我們終於挑選了一條披肩。怎樣向你們描寫這披肩呢？……假使雪是黑的，黑色細微的雪片又是一片跟一片地交織成花邊，那末，也許這就成為我和特羅飛姆·葉哥羅維赤在「奧爾特拉」商店裏所挑選的披肩了。它好像是易碎的，被風絲一吹就預備飛散而把黑色的小雪片撒落在櫃台上。店員把披肩攤平，拿起來一揮，像鬥牛士揮披風似的，一片完全是閃光的，完全被眩眼的光所透過來的輕淡的影子在我們頭上逝過……然後把它摺捲起來，拿起水手長的手，把結婚戒指從他的堅硬的手指上脫下來，把整條披肩都從戒指裏穿過去。華麗的花邊穿過狹小的戒圈，像黑色的砂子經過砂時計的漏斗一樣。

我們就挑選這披肩給特羅飛姆·葉哥羅維赤妻子。

「敏健列亦夫」號的人大家也讚美披肩。全體水手都各自到特羅飛姆·葉哥羅維赤的船裏房去看看。水手長對於每一個人都懷着無上的高興把小包打開，在水手，機師，摩托師，電汽匠的眼前飛過織花西班牙披肩的錦碎似的黑星影子。晚上，換班下來的摩托師瓦拉霍夫(Валахов)，彈着奇達琴(Гитара)，嘆息着，向水手長眨眼請，給我們唱：

「像瘋子那樣傻朝着黑色的披肩眼，  
愁思把冰冷的靈魂兒折磨……」

特羅飛姆·葉哥羅維赤，滿意而面紅的，遊張着他的鬍鬚。

我們回來的路上發生了什麼事情，你們大概記得，假使讀過報紙的話。

我們往回開，已經越過馬達潘(Матапан)海角。先是越過希臘基弗拉(Кифера)島。在光裸的，石塊累累的海岸的斜坡上躑躅着寂寞的山羊。和往常一樣，當船開過這地方的時候，施德林柯總要確信地在鬍鬚裏咕咕地講述，說這裏的希臘牧人總給他們的山羊套上綠眼鏡，好讓它們失去視力而把那裏的一切壞東西都當做是青草。貧瘠的地方貧瘠到這個程度……

我們坐在廚房後面的甲板上這樣談話着。瓦拉霍夫懶惰地在奇達琴上捉摸着一個不知什麼旋律。太陽已經落到馬達潘那面去了……這時值班員在上面踏着脚，從跳板上滑下來，問船長在什麼地方。他的樣子是這樣，致使我們大家都立刻跳起來，向船舷衝去。我還在努力張望海上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眼快的施德林柯一眼看去已經明白了一切，低聲地和憂慮地用低音說道：

「潛水艇來攻我們了……正像報紙上所載的，——『不明國籍的』，但是十分清楚地看出，這是混蛋……那末，夥伴們、總而言之，各到各的位子上去！敏捷，立刻！」

狹小的，可惡的和僵硬的潛水艇的身軀從羣島那裏向我們鼓浪迎面而來，遺下一條泡沫的痕跡。它挺直地向我們衝來。已經有無線電警告過我們，說這裏水裏出沒着祕密的潛水艇，炸沉着開往西班牙或是由西班牙開回的無辜船隻。所以我們明白，我們面前是什麼……

用信號令我們停下，給予十分鐘的時間，以便放下救生船和遺下輪船。爲了作更大的說服，使我們趕緊起見，潛艇開砲射擊，砲彈在我們橋上呼呼地飛過。

「吸血鬼，讓鐵錘砸去他們的心肝！」施德林柯喃喃地說。

遵照船長的命令他安排大家登上救生船。大家都已下去了，站在飛逝的救生船上的水手們，用槳推輪船而離開。甲板上只剩下一個水手長。他事務地捆紮食物袋，拿麵包出來，然後不知又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這時潛艇不發警告地發放水雷。在救生船上的人看到水雷，於是便迅速划到旁邊去。

「施德林柯，跳呀！」船長命令，水手長瞭解了是怎麼一會事。

他跳上船舷來，拍向水裏。本來應該是平常的水花，却在那「敏捷列亦夫」號船舷下面呼嘯着升起一根被火所激起的毛茸茸的水柱。船尾開始坐落下去了。我們看見在水上的破木片之間有施德林柯的腦袋，水上浮動着古銅色的煤油圓圈。命令還沒有喊出，兩隻救生船便已同時向他轉身開去了。人們沒有去想那會致人死地的漩渦，假使救生船離那下沉着的船隻很近的話，它們就一定會被拉進漩渦裏去。施德林柯被拖到船長所在的救生船上。水手長受了重傷。當從他身上脫下外衣以便包紮

的時候，他咬着垂下的灰白鬍鬚，呻吟着，低低地警告道：

「輕點，伙伴們，別濺上了血，」他開始從外衣寬大的口袋裏拉出一條潮濕的黑披肩。

過了三小時我們趕到基弗拉島。在那裏，在海岸上，我們埋葬了我們的水手長。在死之前，他抓住我的袖子，輕輕地拉到身前，讓我俯下身去，他的硬鬚觸着我的耳朵說：

「那披肩……轉交給弗孃……同伴們會告訴你地址。轉交不？一同選的，顏色正巧是對的……形式……適合……讓她爲我帶着……爲了……」

在水手長的墳上我們用石頭堆了一個紀念碑，裝一塊「敏健列亦夫」號橋杆的破片，並且把我們船上的一隻救生圈繫在上面。

我沒有能夠親自把披肩交給施德林柯的孀婦。摩托師瓦拉霍夫把披肩和我的一封信帶給了我們水手長的孀婦。

過了三年，我到諾伏羅西斯克（Новороссийск）去。事情把我引到碼頭上。當我已經要走的時，那裏，在海岸上，有幾個迫使我回轉去的字傳到我的耳鼓裏。

「『施德林柯』號還沒有來嗎？」有一個人問一個站在碼頭門口的穿着海軍服的人。

「『施德林柯』號一早就應該來的，」那人漠然地回答道。「不過這並不是鐵路，公民。海裏什麼事情都會發生。我想，過一個鐘頭就要來了。」

過三個鐘頭，「施德林柯」來了。這是一隻小小的，二檔的摩托帆船，不很整潔，看來是因為沒有收拾。但是我在救生圈上看到了「施德林柯」的字樣，當小船上的汽笛鳴響的時候，我覺得，這是我們水手長用他熟悉的咕咕的低聲招呼妻子「弗——孃！」

「終於來了，」我聽見我身後一個女人的聲音，憤怒的低聲。

我轉過身去。在我後面站着一個高身材的，肥胖的女人。把堅實的，多節的雙手支着腰，用嚴厲的，不贊同的眼光看着開近的船。在她堅強的肩背上披着黑色的織花的披肩，我一眼看上去就把它認出來。我要跟她說話，但是她披着飄拂的披肩在我們面前急走過去了。從纜靠岸壁

的帆船上剛放下跳板的時候，跳板旁已經出現披着黑披肩的大高個了。

「喂，上「施德林柯」！」那女人用響亮拖長的聲音招呼道。「你眼睛看得清嗎？」她向一個聽見她的招呼而走出來的青年水手高叫說。「我要對你說出一句話來，你兩眼只好擠擠。把你們的船長叫到這裏來，我要說說他這個水鬼，該犯些什麼罪名。」

她便氣勢汹汹地走上跳板。板在她的腳下彎曲起來。那水手企圖堵住她的進路，但是她輕視地用手把他往旁邊一推。

「我的親娘呀，簡直糟塌得像小飯店，把隻船糟塌得像豬窩！難道這是輪船嗎？這是蟑螂的澡盆！哼，你們這些瞎眼的，鬼祟癩狗。你們身上簡直沒有特羅飛姆·葉哥柳赤的影子！……要是他知道，把他的姓放在什麼破玩意上，可憐的，他簡直要把他的整個墳墓都踢掉，把他所會說的一切言語，都向你們形容出來，好叫你們能够明白，你們是什麼東西。好叫你們大家都把腸子洗洗乾淨，上岸鬼。◎」

這已經太過份了。「岸鬼」或是「上岸鬼」，——這是舊式的輕視水手的綽號，這種水手不愛惜自己的輪船，準備走上任何輪船。任何尊敬自己的蘇維埃水手都蔑視岸鬼，並且把這綽號認為是侮辱的。

「你却是誰呢？」利用那女子終於轉口氣的機會，水手問道。

「我是你們輪船的寡婦，你看我是誰！告訴船長：『阿格拉芬娜·凡西里亦夫娜·施德林柯（Аграфена Васильевна Штыренко）來了，有話要跟他說。』」

「卡休克（Касюк）！」那水手叫道。「告訴船長，說施德林柯的索洛哈（Солоха）◎來了。」

過了一會為數並不很多的全體「施德林柯」號船員都爬上了甲板。船長——一個小小的，活潑的阿布哈齊亞（Абхазия）人佳哈亦夫（Джахаев）——恭敬地給寡婦握手，並且把其他船員給她介紹：他的助手托普索夫（Топусов），摩托師謝妙諾夫（Семенов），舵手卡休克和廚司加柳斯京（Галюшкин）。

- 
- ◎ 意即不喜歡登在船上，總要往岸上爬的水手。
  - ◎ 索洛哈是戈果里「聖誕節」之夜裏的一個寡婦的名字，因而這字就當「寡婦」解。

「加柳斯京」，還很年輕的廚司羞澀地改正，把重音放在第一個音節上。

船長立刻開始同嫗婦解釋，說輪船剛剛從契河杜爾（Чигатур）運了錳礦來，誰都知道，載過這種東西，輪船一下子是刮不乾淨的。至於遲到，那這也是由它自己重要原因的。但是嫗婦不甘休。

「你們從來不好好的洗的，」她向船長進攻道。「你只要看看看，難道是這樣收拾的嗎？在赴女人的約會之前，大概，臉可不是這樣刮的吧。現在你們只是把垃圾在甲板上亂撒。朋友們，你們究竟怎麼啦！……不，水手們，我得好好的跟你們談談。既然，這樣的名稱給了自己——你看你們各處都寫着：「施德林柯」，「施德林柯」，——那末什麼都應該好好地當心。我怎麼，自己沒有做過還是怎麼的？走了二十三年，各大海都去過，各種風都開過，爲了風濕病才離開的。我被地中海的熱風吹了生風濕病。特羅飛姆·葉哥柳赤是十全十美的水手。我們有時候也運過煤，可是我們從來沒有像這樣的亂七八糟。船長同志，這樣的事情我是不能就這樣拉倒的。或是一切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弄好，或是我上管理局向誰說句話，把名字給你們除掉，我可不能把我們特羅飛姆·葉哥柳赤給你們糟塌。這便是我所要說的話。」

過了一年，我上黑海商船管理局去。我想打聽一下，「施德林柯」號的事情進行得怎樣了。

「噢，那有什麼呢，」他們告訴我說，「船，當然並不是很出名的，它的計劃也並不怎樣了不得的大，但是還對付得了。他們的故事很有趣。這施德林柯的嫗婦簡直把他們播弄死了。那裏的人倒都是好人。都是青年。不過起初很不開心，把他們派到這樣的小船上去。這嫗婦簡直不讓他們睡覺和休息。並且果然稱心如意了。現在他們連施德林柯的像片都掛在最下甲板裏了：是那嫗婦送的。總而言之一切都是有規有矩的了。」

也許，你們看到「真理報」（“Правда”）上的一段小新聞，它叫做「施德林柯」最後一次航行」。假使你們發生興趣的話，我可以敘述一下，是怎麼一會事情，因爲我參加了那次航行。

今年春天我又上「施德林柯」號了。我是在防波堤的堤壁之下遇見

它的。船上剛收拾完了。船上的一切都發亮。船洗得和刮得發亮，剛剛用水龍管沖過，它呈現在我面前，好像年輕了一些，剎時間把帆收掉，好像是一個被理髮師剛搗去白圍布一樣的人。

一個身軀肥滿的婦人，在船尾上很家常的用布巾在擦着高射機關槍的管子。

「我來介紹一下。」船長佳哈亦夫對我說，「阿格拉芬娜·凡西里亦夫娜·施德林柯，拂孃孃孃，就是所謂我們輪船的孃婦。」

「我們好似見過吧，」我說。

「一開始戰爭她就在我們這裏工作了，」船長繼續說。「她簡直就拿東西跑來說：『現在不是我在岸上坐着的時候。這是我的航海紀錄，所有證書都隨身帶在身邊。隨便你給些什麼工作我做。我還有用處呢。』」

「怎麼，你說不對嗎，」孃婦反應說。

阿格拉芬娜·凡西里亦夫娜，拂孃孃孃是給我們做打掃之類的工作，她幫廚子的忙。船不很大——二百噸，——船員不多，但事情却很多。雖然阿格拉芬娜·凡西里亦夫娜孃孃的性格沒有改，但是大家還是對她很親密。

不久之前我們奉到任務——把彈藥運給一個砲台。那裏的海岸被德國人佔領了。但是正巧就在那海岸的對面佈置着一個人造小島。島上有陰砲台，發電廠，麵包廠——這一切都是隱藏在地下的。上面種着橄欖樹，樹膠木，佈置着籬垣，在綠叢裏不被人看見地隱藏着砲台。這島子作弧形，好像是為好運氣而釘着的馬蹄鐵。●不過這馬蹄鐵是給德國人倒運而釘的。

我們的砲台從小島上開砲——使德國人不安。但是那裏正巧把砲彈都快用完了。所有的存貨要用完了。指揮部招呼佳哈亦夫去，把送砲彈到島子上去的任務給他。

晚上佳哈亦夫聚集我們少數的船員，轉述命令。

「事情很艱難。但是却很光榮，」船長說，「總而言之，是顯示了

- 
- 俄人從前有一種迷信，假使在路上拾得馬蹄鐵，必帶回去釘在門頭上，據說可以得福。



信任。問得很清楚。」

我們決定這一次航行不把我們寡婦帶去。事情是很危險的，極端冒險的。船長故意在早晨之前放阿格拉芬娜·凡西里亦夫娜到城裏去。夜裏我們偷偷地解纜，開到一個指定的地方去，裝了貨，取路向島子開去。我們完全在黑暗中行進，沒有點火，突然在艙房的入口處碰到一個人。一個黑的人形，我覺得不認識。

「這是誰？」我問。

「誰？」我聽到回答。「連人都不肯認了！你們這是怎麼一回事，癩皮狗，想逃開我嗎？這樣做，你們有沒有良心，還是把良心留在岸上了？」

站在我面前的是拂孃孃孃。船長聽見喧聲走下來。

「這算是什麼樣的娘們！」他咕噥道。

於是詢問拂孃孃孃是怎樣得悉我們要走的，原來是哨兵隨便放拂孃孃孃進來的，因為她把證書帶在身上。船員們在暗中，看來，也沒有注意到。她裹在黑披肩裏，不被人覺察地走進艙房。船長甚至於生氣了，向阿格拉芬娜·凡西里亦夫娜唾和叫。但是拂孃並不是那種向她可以喊叫的人。

「你別對我呱呱叫，船長，」她咕噥道，把披肩的梢頭搭到背上去。「我在和平時候不許任何人對我提高喉嚨，戰爭時候我也完全不容許。」

我們試圖向她說明我們這次航行是很特別的，我們不願意使他遭受危險。

「那就是說，是運鹹黃瓜，——所以拂孃孃孃，請，這既然是正經事情，所以拂孃孃孃應該離開船。我大大的感謝你們，」她突然吸泣起來。「難道把拂孃孃孃死於法西斯鬼魚雷的故夫的事情，忘記了嗎？忘記我的特羅飛姆·葉哥柳赤了嗎？……你們還在岸上四腳四手地爬的時候，我已經走遍各大海了。對於法西斯蒂，我預備着我自己的眼。我對法西斯蒂，從他們殺死特羅飛姆·葉哥柳赤的那天起，就進行戰爭了……你們最好說說看，現在叫我去做什麼事情，從事什麼？」

船長只是揮揮手。

我們夜裏必需在岸邊穿過。假使在白天，德國人就要用他們的大砲來對付我們了。我們知道小島和海岸之間的水道都按埋着地雷，並且有淺灘。我們悄悄地前進，用最慢的速度走着。後來船長命令把摩托完全關掉。我們的船是摩托帆船。吹來適當的風，我們升起斜帆橫木，謹慎地在水道上推進。夜裏三點開始在小島旁邊。德國人開始放火箭。似乎起初並沒有發見我們。我們剛把火藥裝上第一隻渡船，那就開始了……一枝大火箭照亮我們，我們覺得是赤裸裸的，好像把我們身上的衣服連黑暗一同剝下了。德國人開始向我開排砲。他們既向要塞開砲，又向「施德林柯」開。要塞司令命令我們躲到小島上去。但是我們的婦女又固執起來：

「我不願意用我自己的重量來擠火藥。」

起初我們甚至於不明白，是說的什麼事情。於是她很事務地解釋說，她體重有八十多公斤，有得把她，還不如再把幾桶火藥裝到渡船上好。

砲彈砍掉了我們船尾的桅杆。過了一分鐘把上甲板轟了一個洞，把艙房打破了。拂孃孃孃拿着撲火器跑着，撲着火，向我們喊叫：

「喂，同伴們，開砲呀！伙伴們，轟得兇些呀！別讓托羅飛婦·葉哥柳赤受法西斯蒂的欺侮。把他們這些瞎眼的肚腸絞在絞盤上！喂，水手們，轟呀，轟得好些，快些！」

空氣呼號，砲彈打穿機器間。裏面滲進水了。

「趕快！」船長說，「我們鑽到水底下去吧。」

我們的船尾開始沒到水裏去。水已浸到甲板上了。但是，我們的運氣，那地方並不深。我們的船尾嵌在河床裏。我們的船艙沒在水裏，所以後來我們沒有搬貨。德國人停止開火了；看來，他們以為把我們沉沒了。我們齊胸站在水裏，手扶着沉沒了的甲板上的欄杆，決定以後該怎麼辦。我們還能怎樣把砲彈從艙房裏搬出來嗎？堡壘鎮守司令，當我們到達的時候，說：「你們最好不要給我們餵包，還是救砲彈吧……」我們的船本來已經側臥着了；假使再要從艙房裏搬出砲彈來，那完全要翻過去了。這時我們寶貝的寡婦向我們建議道：

「伙伴們，你們把船用繩子繫在島子的樹上，那就不會翻了；風是有重量的……」

這是很好的建議，但是岸離開我們有五十米遠。摩托師謝妙諾夫和舵手卡休克潤到黑暗中去，把繩頭拉來，把它們繫在樹上，把船的前檔和船尾鞏固住。吹來小小的風，蕩起波浪。我們被搖晃，小島上的樹也隨着我們而搖晃，在黑暗中發出吱吱的響聲。謝妙諾夫和卡休克回到船上，喘過氣來之後，輪流鑽到艙房裏去。但是我們是搬的重砲彈，每一顆有八普特重。那時我們怎麼辦的呢？我們弄來麻繩，繩頭上裝了鉤子，卡休克和謝妙諾夫鑽到船艙裏去，摸到砲彈，用繩結把它繫住，我們則在甲板上拉，後來又把砲彈往渡船上拉，運到岸上去。我們這樣工作了一整夜。

我們載最後一隻渡船的時候，已經開始發亮了。船長又開始勸阿格拉芬娜·凡西里亦夫娜立刻離開船。拂孃孃在水裏凍木了。她幾乎只會用嘴唇蠕動了，但是我們辨得出：

「孩子們，你們別說這話了。不要關心這種事……渡船已經是滿得不能再滿了，再把我的身體加上去，——那能行呢？……」

當最後的一隻渡船卸裝時，船長本人坐了船去載那寡婦和留在「施德林柯」號上的廚子。但是天已經是這樣亮，德國人發現這小船，用迫擊砲向它開火。迫擊砲彈片打着船長的手，又有一顆迫擊砲彈在渡船旁邊炸裂，並且把船帶了走，當向上濺起的水落下的時候，佳哈亦夫和加柳斯京看見水面上有一條黑色的披肩，緩緩地沉到水裏去。船長用一隻手划着水，向那裏衝去。加柳斯京鑽進水裏去，不讓阿格拉芬娜·凡西里亦夫娜落到底裏去。他們兩面抬着拂孃孃費盡力氣總算到得島上。她的胸和頭受了迫擊砲彈彈片的傷。

在陰砲台裏給她包紮好。她張開眼睛。

「都拿來了嗎？」

「都拿來了。」

「一點也不剩了嗎？」

「一點也不剩了，拂孃孃。」

「我也把我的一切都拿來了，」她說。「總算跟特羅飛姆·葉哥柳赤作了最後一次航行，」她沉默了一會，用緩緩的目光向我們巡視一遍，好似竭力要記住每一個人，低低地說：「我要走了，伙伴們，祝你

們幸福……施德林柯船員……」

她第一次這樣稱呼我們。後來她請求把她抬到砲眼跟前去，和海告別。

黎明了。開始漲潮了。水愈漲愈高。我們的船已經沒到艙房頂了，後來只有樁露在水面了。拂妮嬌嬌對我們說：

「看，它既然下水，我也跟它去了……」

她把溼漉漉的黑披肩拉到身上去，緊握着不放手。把披肩拉在胸口，拉在肩上，後來，好像要用它來遮蓋似的，舉手到頭跟前去。手落下了……

我們不期然地都轉身向海。只有撲岸的波浪在那裏喧鬧着，浪濤在小海峽上滑流着，我們的「施德林柯」已經什麼也不剩了。

我們就把拂妮嬌嬌葬在島子上，在堡壘裏，在小樁垣角落裏的樹膠木下面，在石塊之間。把從我們船上拿來的救生圈用鐵絲繫住，救生圈上添寫：「阿格拉芬娜·凡西里亦夫娜」。於是便成爲：「阿格拉芬娜·凡西里亦夫娜·施德林柯」，並且把黑披巾纏在救生圈的旁邊。

我們的船員默默地站在墓旁。大家甚至於沒有來得及換衣服。晨間的寒風眨着我們，但是我們站着，一動也不動。鎮守司令把他全部小小的駐守軍都排起隊來站在我們旁邊。船長佳哈亦夫說了短短的演詞：

「別了，好人，阿格拉芬娜·凡西里亦夫娜，海員的友人，我們輪船的女主人！謝謝你。你曾經做了我們的母親，拂妮嬌嬌。」

已經完全發亮了。德國人在岸上動轉起來了。鎮守司令戴上制帽：

「海員同志們，請到陰砲台裏去。我們給你們輪船的嫻嫻開禮砲致敬，這樣多的禮砲還沒有對任何一位海軍上將放過。」

島子顫抖起來，像石杵似的搗着拂妮嬌嬌的墳，我們送來的砲彈怒吼了。烟和辛辣的塵埃掩蓋了整個對岸，德國兵營在焚燒着。德國人開始向我們回答，但是一會他們的砲台沉默了，被小島上轟去的復仇之火撲滅了。我們的砲台却還是一直轟擊着。暴怒的，震響的空氣，似乎，彎折着樁垣裏的樹膠木。每次排砲發出，白救生圈上的黑披肩總微微地飛揚起來。

（遇 通譯）

學爾文采夫  
(Арн. Первенцев)

# 試煉

(ИСПЫТАНИЕ)

長篇小說●  
(Роман)

## 第七章

前綫迫近了。各工廠從右岸搬走。有許多軍用列車駛過城市。從那慌亂地堆積着機器，鑄鑄成塊的有色金屬以及其他的材料和設備等的無蓋的運貨火車上跳下混身灰塵，皮膚炙得黝黑和形容消瘦的人們。

火車拖着許多機關車，這些車子是插入一個已經給德國人佔領的車站的車庫的。這些逃難的機關車拖着數百節車輛，有時候兩輛接在一起，它們拖着一切向東而去。

機關車司機們用麻絮揩拭着疲乏而勞累受了委曲似的臉，他們不願意回答問話。他們吃着麵包，這還是在遺棄給德國人的爐子上烘培和用他們從小就喝的水焠煉的，所以這麵包的味兒很苦……但是誰也不出怨言……人們變得峻嚴起來和鎖閉在自己的情感之中了。

「我們還要回來的……」

「不會統治得長久的……」

「廠來得及搬出嗎，還祇是亂七八糟地搬出了些什麼呢？」

「直到止旋螺絲，一切都搬走的，」工人們回答說。

● 續。前見『蘇聯文藝』第六期。

「那末那廠房，牆呢？」

「牆有什麼道理……有什麼道理——炸了……」

「自己炸的嗎？」

「要不然去請別人嗎？」

「那倒很可惜。」

「唉……說什麼……應該要懂得……」

廠裏沒有完全想像到那直接危險的威脅。

莫斯科來了第一個警告。這是國防委員會發出的。什麼東西也不該留給敵人，在不得已迫得要退走的當兒，應該把一切都搬走。不能移動的原動受動聯合機應該毀掉。

廠工作得很緊張。他們日日夜夜在配合製成飛機，把它們試飛，補充編成飛行團，派到前線去。

難道一切都要連根拔出，扔在無蓋的運貨火車上，運到不知什麼地方去嗎？黨組織在夜裏集合開會。共產黨員們來自廠裏的各工場——他們聽取了雪夫柯普里亞斯，賴莫丹和杜賓珂的報告之後，又回到工場裏去了。

工頭霍敏珂（Хоменко），一個身高和背曲的人，眼睛聰明而慫慂，他滯留下來：

「但是我可不離開自己的廠，」他說。

「你要留在德國人那兒嗎？」雪夫柯普里亞斯問。

「我不離開廠，」他確切地重複說。

霍敏珂老也不向誰望地走了。

「阻止他，賴莫丹。黨證在桌子上！」雪夫柯普里亞斯激動起來。

「交給我辦，」賴莫丹蹙着眉說，「我去跟霍敏珂談談……這樣，那末警告是明白的了。應該準備工人。」

「工人全搬走嗎？」貝朗問。

「幹部工人全搬走，」杜賓珂回答。

「我們辦不了，」貝朗無望地揮了揮手說，「困難。」

「困難，這還並不是沒有可能。」

「我是運輸從業員，我明白，把全體抬走需要多少車子。大概每一

個人是要帶着自己的家，帶着老老小小，破舊的東西走的。」

「全體搬走。家我們不拋棄。」

撤退工廠需要近千節火車。有一架壓榨機是不久以前從國外得來的，這是老人杜賓珂的精華和驕傲所在，它需要四十節無蓋的運貨火車。拆卸這架壓榨機必需要從前已經運到莫斯科去的那幾架強大的起重機。現在在廠裏的那幾架動臂起重機力量很小。杜賓珂提議把這架壓榨機算做不能移動的原動受動聯合機，就是說，在退走的時候要炸毀的東西。賴莫丹嚴厲地看了他一眼而把這問題延擱到局勢明確的時候再說。賴莫丹要把一切搬走，「直到止旋螺絲」——這成了現在這一件工作的特徵。夜裏，他們和莫斯科通話，請示關於拆卸壓榨機的事。起重機不能送來。他們建議如果不可能運走的話，就把它炸毀。賓格唐決定不把採取的決定告訴父親，但是父親從別人方面探聽到了這件事。

「決定砍去廠的手臂，」他看見賓格唐的時候說，「不要搬走大家預備好了許許多多的箱子，還是把壓榨機拖走的好。亂七八糟……」

「我們拆下來，運不到，就毀了它。」

「我們也拆得下來，也運得到，也不會毀的。」

「你幹嗎，父親？」

「我幹，」老人應允下來，「爲什麼不幹……難道已經糟到這步田地了嗎，賓格唐？」老人把嗓子壓低到耳語地說。

「預防呀。」

「你們比較看得清楚……」

父親走了，賓格唐發覺他露出一種悲傷的神氣，正像他看見霍敏珂所有的。對於工人是難受和不慣的。他們是慣於創造而不能和破壞妥協的。

在參戰車輛的數量上是歷史上未會有過的坦克戰在國境舊界上發生了。數千輛坦克互相往來衝突，轟射，鋼甲鎔化成塊塊，人們唱着「國際歌」(“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和扔着手榴彈，砲塔被塞沒，齒輪破裂。鐵在烏克蘭(Украина)和白俄羅斯(Белоруссия)的沸燙的原野裏軋軋作聲。賴莫丹的兒子也在那兒作戰。賴莫丹等候戰事結束，

● 蘇聯國歌。

輾轉痛苦着，從諾伏格勒—伏倫斯克（Новоград-Волыньск）運來了傷兵。敵人的坦克潰敗了，但是勝利是以重大的代價購到的。受傷的坦克手們長上了一層污垢和火藥的煙的皮，他們咬緊了牙齒輕輕地講這一次戰鬥。包紮的紗布上滲透出血來，肉體的痛苦給精神的痛苦所加重了。

那時候還沒有人知道這一次戰鬥的意義比了大勝更重要，數千輛被毀的坦克的意義比了我們放棄那給金屬毀得不像樣的焦土更重大。

給坦克手們包紮好，給他們喝了牛奶和水菓汁，給他們吃了熟櫻桃，然後又向前運走。

賴莫丹向他們打聽到了關於他的彼奇加的消息。他打得很勇敢，受了重傷，好像，他已經給運出來了……有一位兩腿受傷的少尉知道彼得·賴莫丹，他吝嗇地稱讚了他一下而睡着了。

賴莫丹跨着堅強的步伐走出醫院，坐上汽車，馳到杜賓珂家裏去。賴莫丹現在完全孤獨了。妻子和小兒子在戰前不久到邊疆去探望姊姊，他們也失蹤了。

「我的彼奇加……我跟他差不多告別也沒有告別，」賴莫丹對華麗亞說，「這樣一個又小又瘦的漢子。他從前喉嚨老是有病。後來徵入軍隊醫好了……現在受了傷……受了重傷……」

「受了傷——是會醫好的，」華麗亞安慰着，「會送進醫院的。」

「當然會醫好的，華麗亞。我想難道會醫不好嗎？妻子也失蹤了，一點訊息也沒有。」

「她大概是在什麼地方趕路，來不及告訴。」

「當然她在什麼地方趕路，她是不會留在德國人那兒的。」

賴莫丹喝着茶，吃着櫻桃凝乳餅，這餅安娜·安德萊葉芙娜做得多好吃，但是忽然他放下杯子，墮入有點空洞的沉思中去，眼睛凝視着一點。後來他搖動着身子，扣上軍裝的鈕扣，旋轉着頭微笑起來。

「所以她也是人的頭腦，裏面爬進了一切用不着的念頭。季米雪那兒寫些什麼？」

塔紐莎連忙拿出幾封用紅帶子紮着的信，她從一個蓋着戰時檢查的印和軍隊番號的信封裏拿出最近的一封信來讀。有幾句話她跳過，這時她臉紅起來——這些話祇關涉到她。



「「塔紐莎，」」她念道，「「敵人很強大和危險。我恐怕有許多人不明白這一個簡單的事實。我們退走是並不可恥的——因為我們是且戰且退的，這種戰事你當然是想像不到的。現代的戰爭是很響的。它是由爆炸聲，噓噓聲和機關槍射擊聲組成的，那種機關槍聲響要在一分鐘內把軍中所貯存的彈藥全部放掉一樣……這還是在戰爭的第一天，那時我們的兵車正開近前綫，周圍是原野和小林子，我聽見遠處傳來模糊的砲聲。好像這和烏克蘭六月的優美的大自然是不相關的。我們行着，還不懂得戰爭是怎麼一回事。你是知道你自己的軍人的。但是後來我們懂得戰爭了。祇在今天，我們頭頂上就飛過了十四架德國轟炸機。它們向我們的縱隊投下了一百多個炸彈。它們到處橫衝直撞，而最主要的是我們退後，但是毫無辦法。後來空中出現了一架我們的驅逐機。我們想，一架驅逐機抵抗在我們頭頂上飛行和開着機關槍和砲的十四架可怕的黑飛機，這會有什麼成就呢。但是那架驅逐機却像一隻年青的雄雞似的向它們衝去，它馬上把一架打中燒起來，後來又打傷了另外一架，餘下的四散逃走了。那隻小鷹飛在整個天空中追逐它們，不到用完汽油不歇。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位飛行員，後來我們知道——這是英雄史吉邦·蘇普龍（Степан Супрун）。我們舉起來復槍，向他致敬。但是他是難以看到我們的欣喜雀躍的情形的，雖然在告別的當兒，他在我們頭頂上飛過，睨了睨翼子……我們在零崩似的砲火下退走，塔紐莎，大概，我好像是裝了鐵甲一樣——竟沒有東西能制服我，也許，子彈知道我是有着你和一個好女兒的吧，祝你們健康……」——以下是對我說的了，」塔紐莎說，她由於激動和對於她丈夫的驕矜而臉紅耳赤起來。

「那兒他沒有寫到坦克手嗎？」賴莫丹問。

「沒有……什麼也沒有……」

「大概他沒有碰見坦克手，要不然也會寫到他們的，像寫到史吉邦·蘇普龍一樣……怎麼，我是知道蘇普龍的，一個戰士……說什麼呢……」

「他寫到他和弟兄，和尼古拉碰見的情形。」

「哦，把這一次碰見的情形念出來聽聽，」賴莫丹輕輕地表示合意了。

「最近我看見了我們的尼古拉。他也率領着自己的軍團退走。應該說，當我決定和將軍接吻時候，我覺得有點不自在。去他的吧，他是我的弟兄。但是現在我不過是少尉，而他是多麼大的長官。而且他乾乾淨淨，可是我骯髒不堪，竟像一個稻草人。尼古拉穿着全副戎裝工作。他的騎兵唱着歌行走。我在各團裏看見有樂隊。尼古拉一切都有，甚至坦克也有……」』

「他到底看見了坦克了！」賴莫丹喊起來。「流浪漢。」

「那兒不會有彼佳的，」華麗亞說。

「我知道不會有，——但是坦克終看見了。這好呀。」

「應該說，我們自由在地透了口氣，我們看看那些騎兵，有點高興了。甚至於我們立正了，也唱出歌來了。你知道唱的是什麼？就是我同你在伊爾平（Ирпен）唱的那個：「噯，你，迦里亞！」（“Ой ты, Галя！”）結果很好……讓希特勒要什麼就恨什麼吧。但是我們唱着歌，像在伊爾平一樣……「迦里亞，迦里亞。」』

「他們唱的好歌，」賴莫丹說，「這樣說來，他們並不覺得怎樣可怕。不要緊，他們會慣的，會鍛煉好，完全熟諳，將來一切都會順利起來的……必需要瞭解人民……有些人還搖幌不定……」

## 第八章

城裏和廠裏有許許多多人不相信空襲的可能。前綫很遠，到前綫的地方綿延着一個強大的防空網，它以集中的圈子包括着烏克蘭各龐大的工業中心。

有數百高射砲，機關槍，聽音機瞄準着天空。探照燈探索每一個掠過城市上空的點已經有個把星期了，它們祇把那些點作了相當的認識，就把它們放走了。每一所屋子門口有居民和門丁站崗。民團團員們接到了鋼盔，防毒面具和來復槍。防空隊的當值人員還在玩笑地評測他們將來撲滅該城火災的拯救者的工作。青年們出來站崗，他們利用黑暗切切

私語着，有時響亮的接物聲驚動着隨便那一個檢查自己崗位的負責的值班者的心。

羅勃少校警告大家說，天空海洋是廣大的，而空軍——這是最難捉摸的一種武器，認為敵人不企圖把他們的轟炸機大隊投到這供養前綫的城市來，這種想法是愚蠢的。

『如果我們現在使工人們相信，空襲是不可能的，』他說，『可是到將來向我們身上一下橋子的時候，他們就要說了——你們怎麼胡說八道呀……』

羅勃少校勸告在離開稍遠的地方用三夾板做幾座偽裝的廠房，準備些說，在地上放幾個屋頂，裝些煙囪，甚至在有些地方放些光。他從城市裏帶來了幾個偽裝專家，杜賓珂分出一個一百五十人的工作隊，迅速地在離開真的工廠五公里的地方造了一個假的。少校企圖用一種新的計謀，他在別一處地方，河岸邊，運去了十五噸重油廢料，用過的蕪絮抹布和其他易於着火的廢物。他不對任何人洩露他的計謀的意思，不過賴莫丹當然知道這一位還在迫不得已期待他的真正的空中事業的戰士羅勃少校的企圖是什麼。

廠裏的院子裏和飛機場上設了深壕，壕上鋪了兩層防禦彈片的木頭，上面又掩了一層一米厚的黏土。

按照計劃，預定要建造鋼骨水泥的避彈所，但是水門汀不夠，因此避彈所的建設擱置了。而且廠需要不顧空襲而工作的，祇在有直接危險的時候，才有一部份工人要避出工場。

杜賓珂第一次從事防空的準備工作，所以他想像不出，如果開始空襲的話，工人怎麼能夠工作呢。他們不會逃走嗎？決定在警報時不停止工作會不會引起失魂落魄的情緒和甚至於慌亂呢？共產黨人們在各工場進行工作，工人們完全鎮靜地接受向他們提出的那些要求。他們嚴肅地對付事情和真正地習慣戰爭，並不多餘地騷擾。

資格唐差不多不到家了。改裝飛機武裝的工作將近完成。需要用來包裝戰鬥機的鋼板在砲兵射擊場作試煉。德國的穿甲彈在鋼板上祇遺下一個白泛泛的痕跡，劈幫用粉筆在金屬上戳了一下。德國的自動高射砲彈是德軍坦克師的防空掩護摩托縱隊的主要武裝，這種砲彈在鋼板上打

了些不大的凹痕，這是可以用不十分大的熱力輕而易舉地修好的。因為戰鬥機總要遭受不少這樣的打擊，爲了便於修理，他們想法用特別的鎧裝護鋼板。當然砲也不拆去。一切都照原樣留下，祇添上了一種可畏的新武器，關於它廠裏大家正在切切私語地談論。工作以急速的速度進行着，像工人們把不換班的工作所喚叫的『全能的』工作成爲平常的現象了。廠裏可以看見一堆堆分散睡着的工人，他們蓋着家裏帶來的被窩或者飛機和馬達的套子。他們打一會兒瞌睡，跳起來，奔去洗一下速瀝浴，又開始工作了。妻子們，尤其是分佈在河邊的個人住宅的工人屋裏的妻子們給她們的丈夫和弟兄們帶來食物，這種食物那時在烏克蘭這樣的多。那時在烏克蘭是神話似的豐年，而且據傳說——全聯邦都如此。

從市黨委員會主席團裏來的雲夫柯普里亞斯對賓格唐說，烏克蘭穀物收穫的平均數字等於二十六生的納<sup>①</sup>，甜菜等於二百五十生的納。但是這種豐收會不會收割呢？

在鋼鐵屋之南三公里的地方通過的那條幹路大道上已經第三天沒有降落雲層似的灰塵了。當風從南方吹來的時候，灰塵向廠那兒括去，於是一切都遮上了灰色的掩蔽物。大路上駛過難民的車輛已經是第三天了。這是第一批從特爾西泊河右岸，也許是從貝薩拉比亞（Бессарабия）和西烏克蘭各州望到此地：運貨車隊。工人們到路旁去沉默地看這移民。如果起初馳過的祇是汽車隊，通常總是乘着不適於荷載之用的搖搖幌幌的舊汽車，那末現在是騎着馬，牛，甚而至於乘着母牛而行了。貨車上載着各式各樣的家具，家具上坐着混身是灰塵的孩子和老太婆，他們用帕巾和破手帕遮去臉上的太陽和灰塵。有許多人用長的枯樹枝撐着母牛，驅着羸弱乏力的小牛，趕着綿羊，山羊。人們飽受磨折的臉上顯出一種悲慘的漠然的神氣，祇有在談話中，在簡短的字句中和在那隱藏在染滿灰塵的眉毛之下的眼睛的光彩中可以隱測到仇恨。

運着受傷的人——孩子，老人，婦女。他們抬起了包紮着剝帶的頭，講述侵入的敵人的暴行。德國人從空中掃射退後的難民車。有許多母親已經失掉了孩子，現在他們低下了頭走着，或者用手捧住了頭，坐在貨車上。無盡止的悲傷在那些給戰爭的風括出來的人的頭頂上漂浮……

①（Центнер）等於五十公斤。

但是在悲傷之上，人民的仇恨伸展着它的強大的翅翼……

向前錢那方面却行駛着摩托化軍隊。運貨汽車一輛一輛的馳過，這些車輛平常已經不是新的，而是普通的，破舊的，在運貨汽車動員的程序中得到的。卡車上互相緊擠地坐着紅軍戰鬥員，刺刀或者自動槍的精緻的槍柄怒髮沖冠般的林立着。他們看着難民，他們看見了這些和他們親密的人，人人在那些傷心人的身上認出了自己的母親，父親，孩子。紅軍戰鬥員們不唱歌，他們祇是望着公路的左面，那邊沿着灰塵的運貨大路流着無家可歸之流。在短暫的停步休息的時候，戰士們走近那些難民，女人們在這些漢子的胸中哭訴着自己的苦處。紅軍戰鬥員們立誓要向敵人復仇，但是他們做得很吝嗇，不說多餘的話：

『等着瞧吧，下流胚……』

戰士們咬緊了牙齒，跳到汽車上去，敲擊着車廂：『快一點……靈活一點……』車夫們並不需要同志們的督促。他們也咬緊了牙齒，開足速度而去。在這種艱苦的時候，給祖國號召去抗戰的青年們的臉上現出了多少皺紋，多少斑白的鬢髮！這是獻身給祖國的子民們的高貴的白髮，這是榮譽的皺紋……

杜賓珂和雪夫柯里亞斯一同在觀察這大移民的景象，他也想到自己的家。他的母親也將那樣的坐着，懶洋洋地垂頭的頭低垂在包裹上，噙着淚，用手掌的邊緣擦拭那滿是裂紋的嘴唇。他的妻子將在貨車旁邊走，她面前除了那咿咿啞啞地走在前面的車輪和被輪子壓出來的散跡之外，什麼也看不見。也許她將號哭，正像那邊那一個坐在一輛高高的貨車上的女人，她失掉了兒子，她的兒子在特蘇泊河渡口被德國驅逐機射死了……她將一面拉着那些塞滿了破布和其他的家當的桶，一面號淘大哭……至於他的兒子呢！……

賓格唐輕輕地對雪夫柯普里亞斯說：

『我想到家裏去一趟，伊凡·伊凡諾維奇。』

雪夫柯普里亞斯看看杜賓珂，點了點頭：

『在家裏過夜吧，賓格唐·彼得洛維奇。我們今天夜裏會不用你安渡過去的，今天剛剛是額莫丹值班，我們同他聊聊天過這一夜吧……』

杜賓珂請車夫開得快一些，那車夫是愛『風馳電掣』般飛馳的，刹

那間把他送到了家。資格唐不理會腿上的病痛，急急忙忙沿着扶梯跑去敲鈴。他覺得好像他不會再看見他家裏的人了，當他看見了妻子的微笑的臉，他吻了她好久。

「你怎麼了？」當他把她從懷抱中放出來的時候，華麗亞說。

「我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覺得好像進了一所空屋子，好像你們中間我一個人也碰不到了，你們踏着灰塵，趕着貨車，慢慢兒地向那邊什麼地方去了……」

「你得到了什麼消息嗎，資格唐？」

「噢，不……我看見了可怕的事。路上流浪着難民……烏克蘭來的難民。這多難受呀，華留恩卡？阿廖沙在那兒？媽在家嗎？塔紐莎怎麼樣？」

「一切都好。阿廖沙在街上奔跑。媽躺着打瞌睡。塔紐莎在寫信給季米雪。這是她唯一的安慰。你要吃飯嗎？」

「我想是要吃的。雖然我剛才不多一會兒在廠裏吃過了……這樣，華留恩卡，我們要討論一些家庭問題……」

資格唐倚在沙發上，採了一個舒適的姿勢，想使腳安定下來，他把一隻手擱在頭的後面。房間裏又舒服又涼快。沉重的帷簾差不多完全遮掩着，所以街市上的喧鬧聲達不到他的覺，而且也沒有光的妨礙。太陽和熾熱的灰塵迫害了他，祇到現在才放鬆了。他面前坐着他愛戀的女人，他和她同甘共苦了已經有十年了。他知道，他一到家裏，總可以找到支持和瞭解，如果需要，而且還可以找到慰藉。有多少騷擾不安的事曾經和他一同進入這所屋子，但是它們總是在家裏消散了，他離開這裏出去的時候，總是勇氣百倍，能更進一步的工作了。

「如果你們大家都不得已要離城的話，還你看怎麼辦，華麗亞？」

她看了看他，抑住突然爆發的不安，問着說：

「那末你一個人留下嗎？」

「我一個人留下。」

「你怎麼能一個人留下呢，你的腿……」

「我會醫的……哦，將來會醫好的，不會永遠如此的呀……」

華麗亞搖搖頭。

「你不會露的，資格唐。你施過多少次手術了？我看，大概祇有兩次吧……」

「三次。不過有一次我沒有遇到那要給我施透熱醫療的護士小姐。」

「難道局勢無望到如此了嗎？」她一面問，一面用她那惶然退出不安的情緒的悵鬱的黑眼睛研究他。

「局勢並非無望，但是應該領先出走。城裏已經在撤退婦孺了。今天開出了第一次兵車……」

「但是我們可以在任何時候坐了汽車走的呀。」

「不。」

「爲什麼？」

「我不能在任何時候護送你們，而且我們不知道，到那時有沒有坐汽車出走的可能，德國人掃射汽車，掃射和轟炸公路，大道……」

「我不離開你，資格唐。」

「不，你應該走……」

「我不把你一個人丟下。」

「但是現在很危險呀。」

「也一樣。我不把你一個人丟下。」

她的固執開始把資格唐激怒起來。怒氣已經要轉成神經性的爆發了，但是他努力用意志的力量克制自己，他把她那燕瘦苗條的嬌軀偎倚在身邊。她把臉鑽在他的懷裏號哭起來。資格唐沒有料到會這樣，他撫摸着她那抖動的肩膀，說着含含糊糊不明不白的話，正像平常這種時候的情形一樣。

她舉起哭得紅腫的眼睛，咬着嘴唇，竭力想笑，但是後來又哭了。

「你怎麼了，華留恩卡？」

「我怕失掉你，資格唐……我怕……這種時候，是不能分散的。一分散，就……完全分離了。我不願失掉你……我現在不看見你，多麼難過。你甚至於禁止我打電話來驚動你……你在這兒就離開我們很遠，但是假使我們分散走開的時候……」

「但是留在城裏是危險的呀。」

「我要和你同嘗危險。反正沒有你，我也就沒有命。要是我失掉了

你……」

『那末阿廖沙怎麼辦呢？空襲警報，空襲要開始了。』

『我將和阿廖沙一同到避彈所去。我們大家全去：媽，塔紐莎跟她的女孩子……全去……我們甚至於開始同媽在縫製那種蒲團，以便帶了它們到避彈所去……』

『如果你今天看見了難民的話，你就不會這樣考慮了，華留莎（Валюша）』。

她有點詫異地看看他：

『但是你想使我們做難民嗎？』

『你這就是婦人之見。』

『爲什麼是婦人之見呢？』華麗亞擦擦眼睛，她的臉上露出了笑容。『你看飽了難民，就也想使我們做難民，爲什麼我們要走？你是共產黨員呀……』

『不加考慮，這決不是共產黨員的特色。不過……實在說……隨便你……』

『我們留下，我們留下！』

華麗亞跳起來，在房間裏團團轉。

『媽，塔紐莎，我們留下！』

他們闔家一同吃晚飯，說了許多話，當然第一是關於戰爭。塔紐莎哭了起來——不過說起來，她是贊成撤退的。她經驗過空襲，她努力儘可能想帶了她自己的孩子遠離戰爭的恐怖。但是她把自己的意見說得很小心，並不想干涉華麗亞斷然採取的決定。城市籠罩着優美的夏晚。迷漫於街上的暮色流到房間裏來。大家的臉色變得蒼白，悵鬱起來了。他們決定點火，但是要點火就必需要放下遮掩火光的簾子。然而那是很悶的。他們掀開帷簾，打開窗，走出來到那蔓長着兔絲子和放置着花的陽台上去。下面街市哄哄地鬧着，孩子們喊叫着，其中叫得特別響的是阿廖沙的聲音。父親彎身俯過陽台欄杆，對兒子叫了一聲，兒子看見了父親，向入口的門口衝去，過了一分鐘，他已經飛也似地跳到資格唐的膝上，把他的興奮熱烈的臉倚着他。

● 華麗亞的愛稱。



家裏這樣的美好和熟悉。一切都照舊，在遙遠的什麼地方進行的血戰好像完全觸不到他們的家似的……

## 第九章

空襲警報在十點鐘的時候吼叫起來了。幾千隻揚聲器重複發出的討厭的「立刻把那些不必受敵人轟炸機打擊的人全部掃出屋子和街道。

賴莫丹打電話給資格唐——汽車已經派出，他必需到廠裏去。資格唐把家眷領到那用他們家裏的平常的地室做成的避彈室裏去。那地室預先用標住澗骨水泥室頂的粗大木柱加強了防禦設備，設置了預備的出口，外面的半窗和通風口釘上了木板和堆塞了沙袋。沿牆的玻璃窗之間放着板床，入口的地方橫七豎八地擺着鐵桌，鴿嘴壺，鑊子和斧頭。當資格唐在安頓母親和阿盧沙的時候，有一個頭戴套着白套子的內河航輪制帽的植軍站崗的人雷聲似地告訴大家說，如果「給炸彈毀壞」和地室倒塌的時候，遭難的人就用這些傢伙「挖掘出去」。這位站崗者的話是用威脅而又相當悲傷的堅調說的，這使許多女人起了恐懼，他們開始不大樂觀地注視地室，撫摸木柱，看看灰色的頂，切切私語起來。地室裏笑着下來了幾個穿白褲子和翻領襯衫的年青人，那站崗的人叱責他們的歡笑，並且說：「如果掉在他們的目的物上的炸彈比預料時多的話，」他要叫他們援助的。來了幾個老太婆，她們隨身帶來了枕頭，麵包，黃瓜和裝在幾個瓶裏的水。好像她們是一輩子躲在避彈所裏似的，她們的行徑多麼細心鄭重。杜賓珂家的那張板床上坐下一個年青小伙子，他不戴制帽，不束皮帶，穿着軍需技士的制服。他向什麼人都不看，樣子有點扭扭不安，他安頓一個姿容嬌好的金髮女子坐在他身邊。杜賓珂知道她，她是在某托辣斯工作的，住在他們的屋子裏，高一層樓，歷次和資格唐見面的時候，她總對他投射招呼的目光。那位軍需技士顯然是訪她去的，但是他被警報所阻，才下地室來的。他坐着，捧住了臉頰，明顯地裝出牙齒劇痛的樣子，——他不肯爬到屋頂上去在這一所與他無隔的屋

子裏對機夾彈作鬥爭。那少女招呼地打量了寶格唐一眼。寶格唐是常常發覺女人們對他投射的坦率的目光的，今天他對此却另眼相看：生活在過下去，誰也不能阻止它的不變的法則。他問好地向那金髮女子點了點頭，像對一個熟人一樣，她臉紅耳赤得直到頭髮根，含含糊糊地低聲說：「您好，杜賓珂同志。」

「保重你自己，」華麗亞在告別的時候對他說。

「別着急，」寶格唐安慰着。

他不願放下家，但是廠裏在等他。母親坐着，外貌安靜，手裏抱着睡着的外孫女。阿慮沙讀臥在祖母身邊。塔紐莎不安着，但是竭力想不露出她的不安。這一點她像母親。

杜賓珂借着潮濕的石梯上去，出來到院子裏。值班的人們帶着防毒面具和防水手套站在崗位上，臉上顯出聚精會神和一本正經的樣子。值班的那個內河航輪職員脫去了制帽上的白套子，把它塞在口袋裏。大家都望着天空，空中浮動着稀少的幾朵雲，羣星閃爍着，遠遠裏什麼地方忽明忽暗地爆發着冷冷的火星——駐紮在城外的高射砲在轟擊，遠處轟隆隆的響聲已經飛到了聽覺所及的範圍。這是所謂城市和平居民對敵人空襲進行偉大勇毅的鬥爭的開始。站在黑暗的牆旁邊和望着空中的人們，站在黑色的屋頂上兩手抱住煙囪的人們，帶着柁架橫在各處門口的救護員們，他們從此以後直接參加戰爭了，不過暫時還沒有自覺到這一點。大家覺得，好像就要發解除警報了，他們將由於疲憊和夜裏的濕氣而伸着懶腰，四散回家去，以便早上跑去做本來的工作……

杜賓珂走出大門，汽車沒有。他看了看錶。從發出警報的時刻起一共過了十分鐘。砲聲漸近。分散在全城和城郊的新砲台也加入了。尖銳的高射砲聲和砲彈的爆炸聲不停地響着。杜賓珂側耳傾聽，聽到了漸漸迫近的馬達聲。他的富有經驗的耳朵聽了聲音確定這是些效能良好的非常強大的馬達的聲音。『莽克斯』向城市飛來了。

高射砲把天空蓋滿了一卷卷爆炸的砲彈和閃爍的火光。火疊成好幾層。勞艦是完全不可能穿過這一個火的旋風似的。但是馬達却頑強地響着。爆發了探照燈的光。它們切過黑暗，鑽入空中，在每一朵烏雲裏摸索。光會合起來，兩三道一起的在空中奔馳，後來熄滅了，又在各處閃

亮起來。在不遠的地方，屋頂上有一尊自動砲響起來了。最後，許多探索彈向空中飛去，向那漸漸加強的馬達聲迎去，留下紅綫的痕跡，機關槍也開始工作了。傳來一陣呼呼聲，劈劈是巨大的鋼鞭掛錘的聲音，後來轟然一聲爆發了一道向上衝去的閃爍的皇冠似的水柱。資格唐被推了一下，給一陣括過些條街的猛烈的爆發的浪衝倒了。他倒在人行道上。玻璃像射擊似的倏然一聲破裂了，碎片像子彈似的飛下來。資格唐本能地用手掌遮住了臉，昏暈了一會兒，站立起來。他把手放下，看見手上有尖銳的割傷的創口和血。高射砲火和炸彈的爆炸似乎把屋子從地基到屋頂都撼動了。前面隔壁那所黑黝黝的大廈後面濃烈地衝起急遽的浪潮似的煙，從那給後面的火光勾出了輪廓的屋頂後面跳躍出尖銳的火舌頭。許多小粒的焦灰墮到臉上。馬上亮了起來。左面酒精廠所在的區域裏就這樣又快又廣地燒起來。喉嚨裏作着癢。院子裏有一個站崗的人用啞啞的聲音叫着說：『用鐵鉗子鉗它……把它放在水裏……用沙……』

像拍岸的海浪似地穿過砲聲的嘈雜的人聲鬧得他震耳欲聾。傳來一陣陣斷斷續續的喊叫聲：『別走近去！』『要當頭轟來的，』『用鉗子……拿它……』『拿住它的尾巴……』『燒着，澀着，媽的。』

杜賓珂倚着屋子門側的柱子，有三個少女帶着担架跑到他跟前來。其中有一個，他突然認出就是那金髮女子。

『您沒有受傷嗎？』少女們含唱似地問。

『沒有，』資格唐回答，『謝謝你們。』

『關於我們的避彈所，你可以不必擔心，資格唐·彼得洛維奇，』那金髮女子說，『那邊甚而至於聲音也聽不見。祇有點震動而已。』

隔壁一條小巷裏，有一個民團團員呼籲地吹起警笛來。少女們鞋跟的的篤篤地擊着瀝青，向那邊跑去了。

『爲什麼沒有車子？』杜賓珂氣憤地想。他又看了看錶。玻璃上塗着血，他用袖把它拭去。自從發出警報的時候起一共過了二十七分鐘。杜賓珂站在飛濺近旁，他身邊時常掉下碎片。街上馳過消防隊和兩個背上背着自動槍的摩托自由車兵，走過一小隊撲救營。大門裏走出門丁和那戴着內河航輪制帽的值班者。他們興奮地繼續在做沒有完的談話。

『我對你喊：用沙掩它，用沙，用鉗子，放到水裏去。可是你在旁

邊圍圍轉，」值班者以上司譴責的口吻說。

「無法馬上走上前去，要當頭轟來的，」那門丁驚呼着，但是却並不氣急，而是帶着尊嚴的感覺。

「應該用鉗子鉗它到水裏去。就會嗤嗤的響起來，勃勃的滾起來，別怕呀。」

「我又不是怕。我要到後來才用鉗子鉗這可惡的東西。勃勃的滾和嗤嗤的響，畜生……不過爲什麼我不馬上把它扔在水裏呢——並不是什麼東西都可以扔在水裏的呀。」

「那末用沙。」

「有的用沙行，有的用沙不行。」

「隨便什麼東西，用沙都行。他們是一樣的。」

「這我不同意。投一樣的炸彈還有什麼意思呢。德國人也是很狡猾的。他們全歐洲都打到了……這在我們是第一遭……」門丁走近杜賓珂，看了一眼，認了出來，「這是我們的，資格唐·彼得洛維奇。他有全夜的通行證，等車子嗎，資格唐·彼得洛維奇？」

「是等車子。」

「也許不來了。看看整個情形，他們到處在投彈。瞧，媽的，又在轟轟地鬧了……要鬧到雞啼天亮的時候才歇嗎……」

車子開到了，車夫頗爲支離破碎地開始對杜賓珂解釋遲到的原因。給遲到激怒了的杜賓珂把車夫推到右面的座位上，他不用喇叭和燈的向廠馳去。有幾個巡邏兵跟在後面對他喊說叫着廢話，但是他不停；在出城的地方，當他飛馳過通行證檢查處的時候，他給一個摩托自由車中士追着了，他阻止了他們，檢查了通行證，當杜賓珂衝動地向中士證明了急忙的原因之後，才放行。

給大火的霞光照得通明的城市還在後面了。杜賓珂面前騎着那周圍種着年青白楊樹的磨得精光的滑的公路綫。資格唐看見遮風玻璃上閃耀着紅光，他什麼地方也不要看，祇是看着還在他面前飛馳的像刀鋒一樣的狹帶似的公路。他飛過鐵路橋，河橋，這時他才舉起眼睛。廠在燒。火在很大的面積上燒起來，黑煙高高地豎在空中，在這地方的上空——他的聽覺非常敏銳——德國轟炸機發出它們特有的吼聲飛着。

「溝，杜賓珂同志！」車夫叫起來。

車子給扔開去，震動得使資格唐撞在車廂的邊緣上，但是僵硬的手巧妙地握住的舵輪卻沒有脫出來。杜賓珂向前飛去。每一分鐘迫近的霞光燒掉了意識中的任何汽車慘禍危險的念頭。臉色變得灰白的車夫每一秒鐘想把杜賓珂手裏的舵輪奪過來，但是每一次他的手祇捉了個空。杜賓珂馳出公路，沿那種種着萵蕪和甜菜的田野直飛而去。矮樹彈打着車身，在橡皮車胎底下嗶嗶作聲，一球球萵蕪飛到車蓬頂上去，但是立刻給風吹括得飛開去了。

又是路了。工人村！許多白色的小住宅，捲縮的樹木，電話綫，又尖又密的鹿苔棚……車子越出村子，飛近小河旁邊去。煞車軋軋地響起來……資格唐跳到外面，車夫才總算抓住了沸燙的舵輪。

資格唐迷過高長的雜草，穿過矮樹林，來到岸旁。給一點一點的小火星照得通明的黑色的河在他的脚旁邊流。燒在那一邊，炸彈也爆炸在那一邊。資格唐沾了些水，潑在自己的臉上。水流貫到領後，流在沸燙的身上。他回頭看了一眼。是為……這是工人村……所謂「白舍村」……在它的東北方應該是廠。而燒却是燒在村子的西南方。德國轟炸機這樣狂暴地轟炸的是什麼目標呢？資格唐回到汽車那裏，推推車夫，叫他仍坐在他的位子上，但是車夫不動。於是資格唐兜過車子，坐在他並排。

「那邊燒的是什麼？」他說下便帽問，「什麼？」

「一切沒有用的廢物，杜賓珂同志。」

「怎麼這是沒有用的廢物？」杜賓珂激怒起來，以為車夫在譏笑他。

「我們也是到今天什麼也還不知道。原來是羅勃少校和我們的書記賴莫丹的計謀勝過了德國人……」

「您在胡言亂語些什麼？」

「資格唐·彼得洛維奇，難道您不知道嗎……那邊燒的是重油，萵蕪架……第一個德國人一投炸彈，立刻就燒起來了。後來所有的德國人全到那兒火上去，把炸彈一個一個的丟下……上這兒來的時候，他們投彈，離開這兒的時候，他們投彈。飛機分成五層浪潮飛過。大概有半百來架，少不了多少……」

「那末我們上這兒來的時候，這您全知道的嗎？」

「怎麼不呀。」

「那末幹麼您什麼也不告訴我呢？」

「我想說……但是您難道會聽嗎？您佔住了舵輪就闖……難道您是在開車嗎？真的，賓格唐·彼得洛維奇。」

「那末說來，廠完整無損嗎？」

「完整無損。」

賓格唐把身子向後俵在坐位的靠背上，輕輕地說：

「那末開到廠裏去吧……」

## 第十章

羅勃少校的計謀成功了。杜賓珂，雷夫柯普里亞斯，賴莫丹，七爾迦葉夫到失火的地方去，一數有八十六個給各種口徑的炸彈所炸出的彈穴。羅勃跳到那些彈穴裏去，在裏面喊游說：「拿梯子來，我爬出機械工場」，或者「拿梯子來，我怎麼也爬不出這個鍛接、水力和飛機合工場！」大家都明白少校在這種無傷大雅的玩笑之下的意思，要是這些禮物掉在廠裏的話，現在大概也就不用心迫切的撤退了。

早上，有一架「亨克爾」（Хейнкель）●偵察機向城市飛來，它給我們的驅逐機擊落了。第二批兩架偵察機是給高射砲火打下來了。和第一夜空襲中擊落的五架「芬克斯」一起，高射砲手們已經打下了七架飛機了。在德軍指揮部的戰報裏說，南方有一家出產他們所懼怕的戰鬥機的廠毀了。過了兩天，城市又重複受到空襲，不過工廠區沒有被炸。爲了徹底使敵人相信，賴莫丹遵照中央的建議，做下了工廠「被毀」的迷彩。在工廠上空飛過的我們的偵察機帶來了幾幀照片，照上顯出燒焦的廠房的牆，給彈穴毀蝕盡淨的飛行場和像是燒掉的黑色的住宅。

家眷撤退勢在必行了。但是有許多人不肯走。拋棄長住之所，丟下

● 德國飛機的牌子。

男人而投奔到不知什麼地方去，這是可怕而陌生的。有時祇好強迫撤退。

平時載送住在城裏的工人的公共汽車開近到住宅區來，停在各處門口。孩子們興高采烈地坐上公共汽車，女人們却很悲傷。她們隨身帶着塞在箱子裏和包在包裹裏的傢具。有些人未雨綢繆地拿了暖熱的圍巾，靴鞋和皮衣。這種人不多。誰想在別人的地方過冬呢……但是大路上仍舊飛揚着灰塵。非但整個右岸的烏克蘭在飛出惶惶不安的巢穴，而且左岸各州也已經開始搭上車軸了。

然而假使說鼓動那些住在國家寓所裏的家族並不怎樣困難，那末推動那些白舍裏的家族却難得多了。有一千多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的家住在河邊那些好像在畫中一樣的小屋裏。這村子是杜賓珂的孩子。杜賓珂訪過了美國「陶格羅斯」，「寇蒂斯·萊特」及「康索里台特」等各工廠之後，從那兒帶來了這新奇的東西。

村子在短時期中成長了。由於這些住宅的興建才開始了工人永久的泊宿之所。人們經營他們的菜圃，牲畜，花園，葡萄園，他們固定在企業上。有些家庭是有三四個人是在廠裏工作的。平時早上，撒着沙的石子路活躍起來，沿着翠綠平實的白楊樹旁邊和蘆葦、蕎麥及向日葵的田野旁邊馳過許多汽車、摩托自由車和自由車。它們互相追逐着，人們放肆地喊叫，勞累互相在驕傲自己的富裕和美滿的生活。通常這總是些史達哈諾夫者，模範的工匠，幹練的工程師。他們的忘我的勞動受到很好的酬報，正像賴莫丹所說，對於工人階級已經開始了他們生活的黃金時代。當需要鼓動人來完成隨便那一件緊要任務的時候，第一批總可以指或在白舍的居民們的身上。他們愛自己的廠，他們不肯讓隨便什麼東西來侮辱它的榮譽。

現在來了可怕的時期了，白舍的居民們不肯扔開自己的家。居民們默示反抗的主持人却原來是霍敏珂。賴莫丹把霍敏珂叫來，和他談了不止兩個鐘頭。從黨委員會裏出來的時候，他們兩人的眼臉都脹得爐紅。

「我沒有辦法對付霍敏珂，」賴莫丹對雪夫柯普里亞斯說，「他是我們的人，真正的……」

「可是他引起了多大的騷擾？」雪夫柯普里亞斯生氣起來。「經過

你的這一個真正的人，所有的個人主義者全不肯動了。就是用猛烈的炸藥炸他們也不成，是嗎？要是德國人近來的時候，叫我把他們怎麼辦呢？啊？我要救的是廠，而不是他們的傢具，懂嗎？要把霍敏珂逐出黨，這樣……趕他出去。啊？』

「不，並不如此，」賴莫丹說，「現在每一個戰士都有用。驅逐出霍敏珂是最容易不過的。但是這就損失了一個共產黨員，戰士，我們的人……」

「鬼知道它，」雪夫柯普里亞斯揮揮手，「真莫明其妙。霍敏珂不肯走——不好，而這一個貝朗老是咬着我的耳朵說——要溜到塔什干去。也不好。啊？』

「『溜』到塔什干去？你怎麼拿他去和霍敏珂比呢？』

「也許，我們會和廠一同給搬到塔什干去呢？你那裏知道呀。」

「我們已經在烏拉爾選好了預備替用的地點。杜賓珂還是在戰前把它選擇好的。」

「地點杜賓珂也在喬治亞選好的，可是那邊却撤去了許多別的代替者。」雪夫柯普里亞斯扣上了夏季海軍裝的所有的鈕扣。「暫時有事，賴莫丹，我們且到飛行場去看看。今天把這些新砲試過了。鬼知道它們，裝了這樣的妖怪。我怕我們的飛機也要一陣燼地給化成灰燼了……」

飛機的變後的檢閱和試飛現在並不像從前那樣的在總飛機場上舉行，而是在分散在相互之間距離約摸十五——二十公里地方的三個後備飛機場上舉行了。在那邊張在小林子裏的天幕中，前綫的飛行員和軍事代表在等候飛機。他們要把飛機直驅上他們進行戰鬥試練的前綫去。

在試驗者的天幕裏，雪夫柯普里亞斯遇見了杜賓珂。他坐在飛行員們中間喝啤酒。在那放在天幕中央的小木檯上有一大碗大蝦。有兩個少女侍者乘着運輸汽車而來，她們從熱水瓶裏倒出來端上烏克蘭的菜湯和鮮櫻桃製的蜜餞。飛行員們和那兩個少女開玩笑，邀她們坐到桌子前去，她們紅着臉拒絕，她們取了用體的碗盞，像岸邊的野鼠似的到另外一個飛機場上去了，那邊也在等候她們。雪夫柯普里亞斯和賴莫丹受到試驗者們親熱的歡迎。談話談的是關於試驗現代化飛機的事。雪夫柯普里亞斯明白，杜賓珂要在友誼的環境中向飛行員們探聽徹底完成製造飛機



所必需的一切。杜賓珂，除了官式的行動之外，他也信賴於飛行員們的直覺，再說，他們差不多全是空中的老練，所以對於他們的意見也是應該聽取的。

「我以為，」飛行員羅曼吉諾克中校說，「飛機是上等的。我起初也覺得蓋上鋼板會使構造困難，老實說，坐在裏面是有點担心的。不過還有什麼鬼東西沒有用來攻打過它呢。真是傑作！我小小心心地開着走……」

「我們知道羅曼吉諾克的呀，」雪夫柯普里亞斯一面倒啤酒，一面說。「看來，你家老爹運送酸乳到市場上去，要使它不澆出來。」

「不光是老爹，」羅曼吉諾克微微地笑了一笑，「父親也運送的，他怕車子咿咿呀呀的響聲，而兒子却坐在你的轟轟隆隆地大鬧的飛機上飛行，雪夫柯普里亞斯……」

「哦，哦，說呀……說下去呀……」

「我小小心心地開着走。它很聽話，加上一排氣——還好……我做了一個不大的急轉彎——我就熟悉了。向下——它也能話……但是，當我低飛削去的時候，我告訴你們，我自己也開始為德國人害怕起來。闖來這樣一個怪物，滿載着火的車子，飛到砲兵射擊場，就向那些坦克模型轟去，幾乎把它們轟出綫路之外去，下面祇看見煙霧繚繞。完全轟得不像樣了……如果把這樣沉重的飛機派二千架來架到前綫去……」羅曼吉諾克開始對付那些蝦，他竭力吸幾隻腳，巧妙地分開那頭。

「如果二千架，」雪夫柯普里亞斯眨眨眼睛，「那會怎麼樣呢？」

「不會派去的呀！」羅曼吉諾克說。

「那末要是我們派去的話呢？」

「哦，那還用說。那些德國裝甲坦克軍的將領就要驚慌失措了……」

「那末飛機不會失敗嗎？」杜賓珂問。

「在喪失速力的時候嗎？」

「噯。」

「您想想看，覺也不覺得。這樣轟轟隆隆大鬧的飛機，設計得好極了……」

「哦，滿意嗎，廠長？」

雪夫柯普里亞斯拍拍羅曼吉諾克的肩膀。

「這一切我知道得比你早，親愛的……啊？」

「所以你才是廠長呀——一切比我們知道得早。誰告訴你的呀？」

「莫斯科寄來了從德國報上剪下來的消息。」

走出天幕。他們面前橫着一片田野，田野上的小麥還是在不久以前收割的。現在，那還沒有成熟的小麥收割成了禾束，田野用極平樹根壓着，但是要使得從空中望下來看不大清楚。小樹林前的空地上停着三架以楓樹枝遮掩着的飛機。飛機旁邊有些技師和機械士在工作。

敵人是不要給阻止，擊潰和驅逐的。這種必需性的感覺非但以一種肉體的動力緊壓着賈格唐，而且也緊壓着雪夫柯普里亞斯，賴蘇丹和全體工人。

## 第十一章

昨天這裏還飄亮地顯露着「白舍村」。今年這裏要第一次採割從馬克西姆·特盧諾夫的庫班(Кубань)菓樹園裏運來的蘋果和南方的白李。有幾個穿着油布胸帷的女人在澆草地和花壇，她們認出了杜賓珂，間歇地向他揮舞手帕。孩子們在演布爾雪維克和法西斯蒂，他們攻擊那長在柵欄旁邊的黃色的阿刺伯樹膠木和酸栗的矮樹。但是祇有那些在院子裏挖掘的隙縫上面的黃色粘土的小丘才使人想到戰爭……然而今天……

杜賓珂看着這一幅空前的破壞的景象。用那些白粉刷得雪白和蓋着五彩瓦的舍宇有的燒光了，有的給爆炸的浪潮毀了一半。有三架德國俯衝轟炸機給高射砲火擊出了作戰的行程，它們飛過村子上空……它們在拂曉的時候就已經進攻，它們出清了兩側的燒夷彈箱和扔了爆炸彈之後，就進行第二個回合，它們用機關槍和砲掃射逃出屋子和各處地方的人。這兒是什麼錯誤他不曾有的……希特勒黨徒毀滅和平居民。他們要想恫嚇和壓倒抗戰的意志。

醫生和救護員的衣衫染着血污和塗着燒掉的住宅的炭煤。救護汽車

把死傷的人運到城裏去。

穿着甲冑般繃硬和潮濕的特殊服裝的救火員們拖着防水布的管子。龍頭的銅管噴着急密的水流。有些地方還在爆燃發火和猛烈地四散竄出張牙舞爪的紅紅綠綠的火。燒焦的建築物的木頭上冒着懶洋洋的煙和水氣。沙上一灘一灘濃厚的烏煤，黑色的木板。到處是打得破碎和擊成粉密的瓦。柵欄被拔出來彎得彎曲了。菓樹的葉子乾焉了，草地給殘踏和狼藉着燒焦的木頭。人們在花上行卡。現在還有誰要它們呢……

腦子對此還不能馬上習慣。可是拳頭本能地緊握著，心中沸騰着巨大不滅的仇恨……人們昨天還相信自己的安全，他們不肯離開，拋棄白牆，草地，蘋果樹。他們沒有料到敵人會這樣殘酷。

「一百十九個，」賴莫丹看完了長長大篇的犧牲者的名單之後說，「這是怎麼回事，啊？九十八個是女人和孩子。」

他們四周擁集着一大羣廠裏的工人和工程師，子裏的居民，大家都疲乏不堪，又濕又勝。他們撲滅了火災，有一點東西是保全了，但是却並不因此而能有一點一滴的快樂墮入他們的心坎裏。在村民的眼睛裏，杜賓珂看到了和賴莫丹的眼睛裏相同的東西，——不是慌張或是恐懼，而是仇恨。

有一隊工兵乘着一輛卡車來。在郵局的白房子旁邊的角上橫着一枚沒有爆炸的炸彈。工兵們勞動是一輩子幹這種事似的，他們迅速地用柱子圍住那彈穴，張了繩索，就在四周挖掘泥土，以便達到那炸彈。有人對他們說，這炸彈顯然是定時炸彈，必需用沙袋堆沒那掉下的地方，等它爆炸。

「小事情，」有一個愉快的小伙子一面搬出泥土，一面說，「精神辦法。」

他說這一個字說得津津有味，而且明顯地露出樂意的樣子。鏟子發出了一下碰着金屬的響音。

「像是到了，同志們……啞哨……大概要挖三個鐘頭才够呢。」

「多重呀？」人羣中有一個小老頭子問。

「你問他幹嗎，爸？是在藥房裏做事的嗎？」

「我的機關就在這兒旁邊，」那小老頭子指指那郵司的小屋子，「

我從戰爭第一天起就做郵差的。」

那工兵脫下鉛形帽，放開鏟子，看了看。郵局的屋頂上不見了瓦屋頂；毀了底板，飛去了樞架子，近根折斷的電桿木倒在地上，把一束束濃密的電線絞住在鐵絲網上。附近纏着打碎的絕緣器，電鐘。那工兵抬頭向上一動，把額上的頭髮拂到後面去，在掌上唾了一口：

「炸彈重二百五十磅。要是爆炸的話，大概也就找不到你的機關了……爸，去嵌上玻璃，收拾辦公室去吧。」

杜賓珂和賴莫丹動身到工程師賴夫洛夫（Лавров）那兒去。他那所小屋子受災很少，飛去了門，樞架子，鏟倒了天花板，各房間裏狼藉着玻璃，碎紙。賴夫洛夫的妻子在號啕大哭，手裏拿着一張給爆炸力粉碎成許多小塊的複印的照片。賴夫洛夫站在窗口，手裏拿着一個小鏟子和幾隻釘子。他形色慌張，好像什麼也還沒有明白。他對進來的人點了點頭說：

「像在白列斯特（Брест）一樣！我已經在六月二十二日經驗過這種事了！樞架子……連根拔了……」

「我們到工作的地方去談談吧，」杜賓珂說，「您來啊。」

賴夫洛夫跳起來，揮舞着小鏟子：

「現在我不去工作。」

「你怎麼，」妻子放下了那複印的照片，走到丈夫身邊去，「難道可以這樣說話的嗎？現在是不能這樣同人說話的……請你們原諒他……」

「我不能去……」賴夫洛夫聲音衰弱無力地說，「我不能去……我神經受不了……我親自嵌上這些玻璃，親自把牆壁塗上泥灰，親自鉋地板……你們應該明白，如果你們不明白……」

「我們走吧，」杜賓珂對賴莫丹說，「他會安靜下來的。」

他的妻子送他們走過那撒着碎玻璃的游廊；她一路拾起了一隻打碎的碟子，一個穿着花花綠綠的小衣服的洋娃娃和還有一塊什麼破布。

「離我們很遠的地方掉下一個炸彈，據說，打中了霍敏珂那兒。不過你想，震動得多利害呀……」

賴莫丹看了看杜賓珂。

「我們去看看霍敏珂，」他對賴夫洛娃(Лаврова)●說「霍敏珂自己沒有亂難嗎？」

「他在工作。可是家眷……他們躲起來了，但是躲的地方離家不遠。他們給泥土壓死了……妻子和兩個女孩子……」賴夫洛娃咬住了嘴唇，轉過身去。

……霍敏珂坐在卡車的踏腳板上，低下了頭呆呆地望着。他的臉色灰白，而且好像拉長了。膝上靠着那隻佈滿擦傷的創痕和紫血斑的手。在那又枯又皺的頭上有一個不十分大的破裂的傷口流着血，那白色的，但是給焦灰染黑的額滲透了血。同他招呼的時候，他舉目看看走近來的人，瞬時好像想起了這是什麼人。後來他的臉上閃過一種表情，像是感激，痙攣地抖動了一下嘴唇。

「沒有辦法的，」賴莫丹一面說，一面坐到他身邊去，「我也是這樣……妻子，兒子……」

「嗯，」霍敏珂微微地動了動手說，「我知道。」

「我的彼奇加受傷了，聽說嗎？」

「我聽說……」

「我們共同來嘗苦味吧，霍敏珂。」

「不，」賴莫丹搖搖頭，「不，……各有各的苦味……」

「你怎麼？」賴莫丹指指腦。『受傷了嗎？』

霍敏珂用一隻手指摸摸，然後還是以那種惘然的目光長久地望着那塗着血的手。

「不要緊，」他微微地張開顎骨說，「不要緊……什麼時候了？」

「您今天可以不用出去工作了，霍敏珂同志，」資格唐說。

「不……我要去……我要去……」

前面對河一帶林子後面冒着煙——又黑又窄，劈劈是畫在蔚藍色的地平綫上似的。霍敏珂以頭指指那邊。

「據說，羅曼吉諾克打下了飛機……那邊攔着一架「碧克斯」……祇要是真的，我就要吻吻羅曼吉諾克的手……」



● 即賴夫洛夫的妻子。

『實在說。對付這種廢料本不是我的事，』羅曼吉諾克說，『可是當時需要這樣做，當這一個流氓飛上前來的時候，我及時升到空中去。在這鬼東西身上做了我們飛機的試煉，』他指指那德國飛機的殘骸。

『你把他打得好，』雪夫柯普里亞斯一面說，一面帶着專家的興趣察看那商標『蓉克斯』——羅曼吉諾克取下的一方鋁合金片——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二日出品。『戰前十日燒成的，可是……已經給你把它燒了，羅曼吉諾克。讓我把這商標留給子孫做紀念吧。好嗎？』

『你留下吧，大概是不會吝惜的。我還有戰利品。落網的是些劇盜呢。』

羅曼吉諾克在草地上拋下四顆鐵十字章，兩枚粗織的袖章『爲那維克』<sup>①</sup>：上面壓出交叉的鏽，推進機和長莖的條頓玫瑰的印紋的裝飾。

『劇盜……』雪夫柯普里斯從地上拾起一枚勳章說。

『還有呢，』羅曼吉諾克給他們看兩顆刻着姓字的金戒指和一隻皮夾，皮夾裏塞着文件，佔領區發行的馬克，麵包券及領取麥粉，蕎麥和凝乳的夏季口糧的配給券。『那邊袋裏還有一切醜東西，隨他們怎樣好，也不願諱我的手。防空司令部裏有人會來做紀錄。』

『那末他們自己——就是你的戰利品在那裏呀？』

『躺在旁邊，在陰涼的地方。他們以爲，降落傘可以挽救，但是不行。屍首是在田野裏找到的，集體農民們幫的忙。』

忍心消滅和平民的德國飛行員們，在羅曼吉諾克覺得並不是應該受到尊敬的兵士。所以他也並不驕傲自己的勝利。羅曼吉諾克是一向高傲地佩掛他的兩枚『紅旗勳章』的，他叮叮當當地用腳踢踢那給他壓倒的敵人佩帶過的勳章。戰士的勳獎普通是爲了果敢和正直的英勇而頒發的，這却是以兵士所不該做的行爲掙到的。

那些德國人堆在楓樹蔭旁邊。他們近旁站着一個默不出聲的大鬍子的集體農民，年紀大約有五十來歲，手裏拿着一枝霰彈獵槍。

有一個德國飛行員是一個長腿的少校，穿着『閃電式』<sup>②</sup>的長統皮

① (“За Нарвик”) 那維克是挪威北部的海港，德軍於此次歐戰之初曾在該地擊退英軍，以此得意忘形起來，自稱爲是德軍光榮的戰役，參加該役將士均懸『爲那維克』徽章，以示誇耀與激勵。

② 即『拉鍊』的意思。

靴，灰色的眼睛變得像玻璃一樣，睫毛上撒着泥土，他躺在中央。他的前額給打破了。大概是在墮下的時候打破的，光禿的頭蓋上凝結着血。花白得很厲害的微黃的頭髮粘結成一束一束。少校神氣活現地騎着，長官一樣的嚴厲地抿緊了嘴，他旁邊是他飛機裏的人員，穿着壓皺和染着血污的軍服。

漆着巨大卍字的『吞克斯』的尾部綠縱翼高懸在他們的上面，這一個方頭的，歪折的十字上有着某種命運的意味。

『我看看，也感覺不到平常所有的人性的憐憫，』杜賓珂輕輕說，『我覺得，好像他們是沒有家，沒有父親，沒有母親似的……在這種軍隊裏服役真糟糕！』

『畜生，』雪夫柯普里亞斯說，『他們給人們帶來了多少眼淚……我真羨慕羅曼吉諾克，他給了他們制裁！』

## 第十二章

杜賓珂把那剛剛衝進來的尼古拉·特盧諾夫擁住在懷裏抱了好久。難道這一個十字地交叉束着皮帶，佩着一歪一斜地掛着將軍的小綠星的小綠色軍徽的人就是他的老朋友古里加嗎？蓋着灰塵的長統靴，尼古拉以特別的式子裝着的黯然無光的馬具，一柄銀色的劍——這是老人特盧諾夫的禮物，一個妨礙擁抱的望遠鏡。

『哦，放手呀，鬼東西，』尼古拉請求着，『可是華麗亞寫信說你病着，說日日夜夜在用燙斗溫暖你。你還折了骨頭。』

『我真對你高興，真高興，尼古拉。好久不見了，悶得要命。你是可以和你坦直說話的第一個親近的前綫的朋友……』

『可是你要坦直說些什麼話呢，』尼古拉微微地笑了一笑，『我知道……我知道……一看眼睛就看出來了……』

特盧諾夫解下了腰帶，皮帶，行軍囊，武器。平時安娜·安德萊葉芙娜存放家庭照相簿的那張小桌子上放着一支膛裏上着子彈的短自動

槍和兩顆手榴彈。

「你好像非常快活，尼古拉，」賓格唐坐到那朋友身邊去說。

「爲什麼非常快活？哦，說話又要攪了。最好還是預備澡盆，好手巾，我愛有軟毛的。你想，我已經有二十天沒有洗澡了。」

「可以在小河裏隨便什麼地方洗的呀。」

「噢，你這老兄，我說難生活了。在我們戰爭的時候，現在是沒有功夫讓將軍洗澡的。德國人到處放冷箭，所以洗澡要存着戒心。瞧，隨身要帶日式機關手槍，炸彈。在從前的戰爭中看起來，竟要將軍帶小兵的武器。可是迫得要這樣做呀。」

「那末他們的將軍呢？」

「也是存着戒心的。游擊隊，游擊隊……戰爭深入了全部，賓格唐。現在我的老頭子給扔在那一邊了。那邊到處流行着關於馬克西姆·特盧諾夫的傳說。你想，一知道是特盧諾夫指揮，他的戰友們就上我這兒來了，以爲是馬克西姆。他們看看我，又走了……」

「失望了……」

「當然。」

「那末打過仗嗎？」

「比預料的要多，賓格唐吉克（Богданчик）<sup>①</sup>。不要緊，我們會應付的。說起我正需要一個優良的飛機師，以便把無線電台，一點兒彈藥和一些指示帶到那邊去。飛機製造家的你大概是會有這種資格的好漢的吧？」

「我們可以找到的。祇好又要派羅勃少校了。」

「姓倒是適合的。馬上就看出是有膽量的。現在表現自己的機會更多了。活動的境界對於一個軍人是很廣大的。實際上已經是每一個兵士的行軍囊裏都可以露出元帥的符節了……但是你想不想給我洗澡了呀？」

「澡盆預備好了，」克拉莎走進來說。

特盧諾夫輕輕地彈彈她的面頰。

「謝謝，親愛的克拉莎。祇有你才會救我……」

「內衣也預備好了，尼古拉·馬克西莫維奇，」克拉莎說，她啟稱

① 賓格唐的愛稱。



讚得臉上起了紅潮了，「還有你的也留下了。我洗了。」

「這就是對疲乏的戰士的關心……你來，資格唐，給我擦背。背好久沒擦了……」

特威諾夫走了。不久華麗亞來了，是資格唐打電話給她的。她在醫院裏當值。他身上發出藥，酒精和祇有院所特有的各類氣味。華麗亞吻了吻資格唐，向房間看了一週。她用一個手指當心地試試那光彩奪人的自動槍的桿。

「沒什麼嗎，尼古拉？」

「怎麼沒有什麼？」

「沒有受傷嗎？」

「沒有。」

「看看傷兵真難受。這樣的好男兒……」華麗亞沉鬱起來。「我今天看看這些孩子……你知道，資格唐……我哭了……聽，我是這樣的一個看護……是不是，資格唐？你的妻子真糟糕。」

「這是自然的情感。保衛祖國——這是嚴肅的事業，而不是情感的放任。我說話有些蠢。說得很討厭，華留恩加。但是當子給數目字和……飛機東轉得多緊，有時候要想說出個方面的自己的意思，——就找不到話了。範爾俠小的專家，鬼……還有這可惡的老病痛……」

「又病了嗎？」

「又病了？唉，你這位看護小且。它沒有斷根。有時想上外科醫生那兒去，請他把它齊腿斬去。」

克拉莎進來。

「資格唐·彼得洛維奇，是到浴室裏去的時候了……」

「為什麼要到浴室裏去呀，」資格唐不懂地問。

「您難道忘記了嗎，尼古拉·馬克西莫維奇請求的呀。」

「忘記了……我去給將軍擦背。你給我們在正事之後預備一些什麼酒。尼古拉，可以給他預備白蘭地，他是能喝的，我們還是「亞勃勞—李斯林」（“Абрау-Рислинг”）<sup>①</sup>……祇要一小瓶。過一個鐘頭我要到廠裏去。」

① 一種酒，底細未詳，待查。

尼古拉在蓮蓬頭下嗶嗶地叫。他擦着腋下，用手掌拍拍他那強健的晒黑的腰部，搖晃着頭。這是從前那個又頑皮又愉快的古里加。

賓格唐用肥皂把一束菩提樹皮塗得泡沫一團一團地積下來，於是開始擦拭將軍的背。尼古拉起初忍受着，後來開始曲身避開那束像祖錘刀似的在他身上移動的菩提樹皮。

『哦，得了，朋友……好了……』他把他那笑顏逐開的臉轉過去，『白蘭地酒備好了嗎？』

『放心好了。』

從街上跑來的阿廖沙入迷地站在特盧諾夫的武器和軍裝旁邊。這一切對於孩子的心覺得多舒服。當那神清氣爽和散發着香水味兒的特盧諾夫穿着父親的腰衣出現的時候，阿廖沙甚而至於退後了一步。他不認識尼古拉叔叔了。但是當尼古拉叔叔張開懷抱，招手他到那兒去，他就直衝上去吊在他的頸上。阿廖沙吻吻鼻子和面頰，以肩膀做出一種動作想掙脫，他跪下來到地板上說：

『古里亞叔叔，給我帶來了什麼東西？』

『給你帶來了一顆勳章。』

尼古拉從軍衣的腰袋裏摸出一顆一等鐵十字章給孩子。阿廖沙把手攔在背後，搖搖頭。

『哦，拿呀……』

『不……』

『為什麼不？』

『我已經是少年先鋒隊隊員了。』

『哦，那有什麼關係呢？』

『這是法西斯的……我知道……』

『瞧你這年青的一代，』特盧諾夫詫異起來，『他們將來才有作為呢。將來這些人去打仗……』

『您怎麼還想打八年仗嗎？』安娜·安德萊葉芙娜問。『願上帝免了吧……難道這不是最後一次嗎？』

『我看不是……』特盧諾夫對賓格唐說：『你為什麼不打發你自己家裏的人走呀？』

「他們不肯。」

「怎麼這樣不肯。戰爭的時候——應該命令才是呀。」

「你去命令……」

「我就命令。從今天起，我是你們城市的防軍司令了。我希望還是聽得到你們的吧？我命令立刻撤退……」

「難道我們的局勢這樣嚴重了嗎？」華麗亞問。「我們還是以為我們的城是不會失去的呢。」

「我們也是以為如此。可是戰爭中主要的是先見。永遠要瞻望以後才是。簡括些說，你們明天必需收拾上路，後天是最後的期限，要你們已經不在城裏。」

「我們上那兒去呢？」安娜·安德萊葉芙那問。

「非看到伏爾加（Волга）或者西比利亞（Сибирь）去。」

「那邊我們不去，」塔紐莎堅定地說，「季米雪沒有勸我們去過。」

「季米雪現在還不過是少尉，塔紐莎，而他的哥哥無論如何是將軍。他的吩咐我可以加以變更。」

「那末要是到庫班（Кубань）去，」塔紐莎說，「是到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Степанович）那兒去嗎？」

「也許這行。不過老人是很不安穩的。他不大坐得定……」

「我不走，」華麗亞堅定地說。

「為什麼這樣？」

特盧諾夫用微笑的眼睛看看她。

「我不願丟下寶格唐。」

「寶格唐是孩子嗎？」

「不是孩子，可是我要看住他。」

「問題顯然是值得討論的，」特盧諾夫倒了一小杯喝了，「等我們粉碎了德國人之後回到他那兒去吧。正像有一個叫許韋克（Швейк）的英勇的兵士對朋友伏琪奇卡（Водичка）所說的那樣：「戰爭之後六個鐘見面談吧……」走是需要走的。寶格唐不能讓家束縛住他。將來還有重大的試煉。寶格唐也是兵。軍隊在戰爭的時候是應該獨身的……您想，在軍團裏光是對書信一項就使我苦死了。好像覺得沒有功夫寫，

可是不，弟兄們，不論戰鬥員和指揮員，天天都在寫。無論倚在什麼地方，馬上從胸懷裏拿出紙和筆來就寫，不過天天寫可以寫些什麼呢？真不懂……譬如你，塔紐莎，季米雪是時常用信向你轟炸的吧？』

『已經五天沒有接到信了，』她眼睛裏湧出大滴的孩子的眼淚。

『瞧，季米雪把妻子嬌養到了這樣了。五天沒有信，就流淚了，要是一個月寫一次，那一切都就正常了。』

『我看你太過分了，尼古拉。』

『可是這是我的看法。我有我自己的見解。我還沒有全說出來呢。不過大家寫信寫得很多，我的政治委員却倒很高興。他說，戰士們少想到危險。我承認他是對的，但是現在是戰爭，家並不是永遠要留在自己身邊的。嗯，不過也不可能。一般說來，是很使人感動的。想起太太，還有這樣肥頭胖耳的孩子，』尼古拉抓了一抓羅薩奇卡的小臉頰。

『你看看昨天德國人在白舍村裏毀了多少孩子。要是兵士老是貼念自己的家，並且知道打了敗仗，他們的孩子就要這樣，那我想，這對於他們的將軍也不會更壞吧。』

『給你們壓服了，』尼古拉站起身來，看了看錶，『村中孩子被殺了很多嗎？』

『九十八個女人和孩子。』

『混賬東西，』尼古拉齒縫裏嗤嗤作聲，他臉上露出一種新的表情，不像從前開玩笑似的那樣了。『那末工人怎麼樣了？沒有受驚嗎？』

『他們在工場大會上立誓要工作得還要好，言辭多麼的動人和峻嚴哪。』

『德國人在此次戰爭中沒有懂得一點。我們的人民將一天一天地更熱烈起來，可是他們的人民却將一天一天地變得更冷酷，使俄羅斯人灼熱起來是很困難的，不過要是已經使他們灼熱起來了的話，使他們冷下來可就要化非常多的時候了……明天我們開始在城市四周挖掘補充的防坦克壘壕，實格唐。要鞏固城防。』

尼古拉環顧大家，看見安娜·安德萊葉芙娜和塔妮的臉沉鬱起來了，他微微地笑了一笑。

『戰爭呀……沒有什麼辦法……』

來了一個副官，他雄壯地響了一下馬刺，呈給特盧諾夫一封佈滿印戳的信。這封信顯然是從莫斯科來的。特盧諾夫把它打開，裏面放着一張不怎麼大的紙，這紙對這大信封和那些封蠟的大印是不相稱的。

「汽車在下邊嗎？」

「是，少將同志，」他又響了一下馬刺。

「委員在司令部嗎？」

「在司令部，少將同志。」

「您等在下面，我馬上就下來。」

在副官出去後關上門的時候，特盧諾夫堅定地說：

「資格唐，明天要使家眷不在這兒。」

「好，尼古拉。」

「你們還沒有接到把廠搬走的命令嗎？」

「第一次警告來了。」

「讓蘇夫柯普里亞斯和賴莫丹今晚九點鐘<sup>①</sup>的時候上我那兒去。我努力給你們修運貨火車……廠要開始搬走了，資格唐。」

「可是我們還剛剛調整好成套的出品呢。」

「今天要舉行三首聯的決定。我走了……」

特盧諾夫的堅決的話苦惱地影響了一切的人。勞弊發生了這樣的事，大家都一尋不響地四散到各房間裏去，聽見箱子蓋劈劈拍拍地響起來。戰爭迫近寓所了……

晚上，當資格唐在廠裏做拆卸設備的計劃的時候，杜賓珂住的那所屋子旁邊停下一輛濺着泥濘、蓋着枯枝的汽車。看起來，這輛長長的車子是從遠處馳來的，濺着泥濘的不單是車身和輪子，而且還有頂和玻璃。缺壞的翼子板，用繩子繫住在行李架上的裝着汽油和油的油箱，鏟子，帆布桶和甚而至於鍍錫的鐵漏斗也都粘着泥濘。

這汽車對門丁和站崗的民團團員引起了不舒服的印象。他們從兩面向它走去，等待着將發生的什麼事。從前面的車廂爬出一個胖男子，寬闊的肩膀，鷹爪鼻和大力士般的強壯的頸頸。他一面抖動着身子，一面囁哩咕嚕着。托爾斯泰式的寬大的帆布上衣給泥濘和機器油塗得發黑

●● 即晚上七點鐘。

了。闊邊的草帽，頂上已經破碎，因此它一面的邊垂在肩上，這添加了這一團剛來的人的風貌。腳上穿着後部着得歪在一邊的普通的鞋子，邊着穿舊的騎兵褲子上扣住靴子的結得不行的皮帶。祇有那出色的阿華爾●●名匠製造的刻着金印的上好的腰帶，還有那背在肩上、掛在裝飾着高加索的精緻的花紋的皮帶上和裝在那給歲月所磨光的槍袋裏的毛瑟槍，這使人在向他要文書之前，迫得先要想一下。那民團團員給門丁推向前去，他就伸手行了個敬禮，請他呈示護照，駕駛員執照和差使的命令。

來人詫異地舉起他的藍眼睛看看民團團員，他拍拍他的肩，竟拍得他蹣跚了起來，他和善地說：

「怎麼，馬克西姆·特盧諾夫也不認識嗎？」

但是，看樣子，那民團團員顯然不大熟悉歷史。他不知道馬克西姆·特盧諾夫，這使來人有點悻悻然了。

那民團團員皺着眉檢查這異鄉人的文書。一切都對：護照，差使的命令，但是沒有一樣——駕駛員執照。

「你怎麼，小鶻兒，」特盧諾夫把文書藏在衣袋內說，「你想我要隨身把整個辦公室都帶走嗎……」

他鑽進車子，車子裏有一輛拆碎了奇妙地塞進去的「印第安」（Индиан）牌摩托自由車，並放着一籃白李，那兒還擺着早熟的甜瓜，有的破了，有的裂了，一看就知道它們在路上受過很厲害的顛簸。特盧諾夫從摩托自由車的輪子底下掏出一件也是那樣壓皺的法朗區式軍裝披肩●●，他把它抖了一下，披在肩上。那民團團員立正舉手敬禮。披肩上一個一個並排着三顆「紅旗」勳章和一顆工農紅軍二十周年獎章。

「你為什麼這樣看着，小鶻兒？」

「您就是那個特盧諾夫嗎？」

「就是呀，小鶻兒，就是呀，到底認出了。喏，拿一個甜瓜去，剝去這一個爛的地方吃了吧。你們這兒還沒有這種寶貝呢。嗯，你們也不

●●（Аварцы）高加索民族之一。

●●（Френч）一種軍裝披肩，外面縫有四個大口袋，附有腰帶。這是由於一九一四——一五年英軍總司令法朗區將軍（Gneral French）作備穿着而得名的。

會種它們的。你們城裏的好好兒①②怎麼弄得好……」

他塞一個甜瓜給那民團團員，走到門口去了。他一面走，一面說：

『看好車子。要不然在你們這兒馬上就會給沒收的。李子我立刻派人來拿……』

## · 第十三章

馬克西姆·特盧諾夫一面等着兒子，一面換穿了軍裝，着上靴子，靴子也覺得緊了一點——不知道爲什麼，脚腫了。魁格而強健的他好像有點煩躁不安，他不耐煩地看着他兒子要出現的那些門。他很高興，尼古拉沒有看見他穿着『阿根廷人』的裝束和風塵僕僕的樣子，但是現在他有點生氣了，父親到了，尼古拉知道到了，竟不像他認爲好兒子所應該做的那樣立刻跑來。爲了消磨時間，他走到院子裏去洗洗車子，把轉動的地方上了油，裝好了摩托自由車，但是卻不會開走。『印第安』裏有什麼東西壞了，他決定到資格唐那兒去研究『這件事』，資格唐在機械學方面的學識他是很賞識的。資格唐的不在他是原諒的，不過他自己去叮了一個電話到城裏去，請求不要把老人杜賓珂留住在工作的地方，他想同他繞舌一翻。結果他這一次的來島竟沒有像平時那樣的成爲重大的節日。是呀——戰爭。馬克西姆懂得這一個大字，知道人們忙得要命，不過同時他認爲戰爭並不是件怎麼樣繁重的事，以致於爲了它要時忘記父母，快樂和完全忘記正確的生活。現在發生的戰爭是非常的，靈魂中有許許多多不安，可是屈從於這些不安的疑慮也應該當心。七月三日在無線電裏聽了史大林的聲音，他就明白了——迫臨祖國的危險很大，誰也不能說離已經開始的鬥爭而置身事外。他根據內戰就已經知道的約瑟夫·維薩里翁諾維奇（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③④的聲音中，

①②好好兒（Хохол）從前烏克蘭人頭頂上時常留着一小撮向上翹起的髮辮，他們叫做『好好兒』，後來大俄羅斯人就取笑地以之稱呼烏克蘭人。

③④史大林的名字和父名。

他感覺到那肩負祖國命運重任的人的決心。七月三日這一天，作為像特盧諾夫個人生活的轉變階段地續進了他的意識。史大林號召全體人民抗敵。於是特盧諾夫依據心靈上的責任，認為自己是被動員者。不久獲得了中央委員會對於出發到烏克蘭去的許可，特盧諾夫立刻坐下汽車，祇在添置燃料，油和水的時候稍作短暫的勾留，一直聽到約定會面的城市。行過庫班，頓斯興那（Донщина），頓巴斯（Донбасс）的時候，他遇見許多熟人——現在已經白髮霜霜的人們，他從前的戰友和部下。他們和他談話，大家都燃燒着向敵人撲去的希望。

最後，他的兒子在他的面前了。馬克西姆帶着忍住的高興周身看着他，但是不露聲色。

「也許強使你離開工作了半，將軍？」父親聲音有些不高興地問。

「原諒我，」尼古拉溫和地說，「要做一些決定。完全不能脫身。就是現在，我們談一下，也還要到那兒司令部裏去呢……去商議……」

「你們那些商議有沒有意思呀，尼古拉？我記得我們最少在城裏和農舍裏商議，而是到外邊清爽的草原裏去，高長的草叢裏去，那邊思想也要開闊些，看起敵人來也要清楚些……」

「我們也要到外邊清爽的草原裏去，高長的草裏去的，父親。」

「什麼時候，」特盧諾夫大踏步地在房間裏來回踱步。「要趕快了。你們以為怎麼，還是小舅子來做客過謝肉祭節日嗎？」

「誰也沒有這樣想，父親，」特盧諾夫一面回答，一面嘆息，顯然已經話不投機起來了，「我們都知道……」

「在德國人面前是不能畏縮的。祇要你剛剛背心向他，他就要像老鷹趕兔子似地向你撲來了。我們打過德國人，打過兩次。我知道他們的一切習性，一切脾氣。他們成羣結隊而來的時候是很強勁的，祇要隊伍一被擊破——那他們就一切都要翻身完完大結了。我們一個弟兄去，會愈打愈厲害。可是德國人單獨的時候——是麻雀……德國人看見背就趕，看見胸就刺……懂嗎，小鴉兒？應該用胸膛來迎他們。」

「我們是在迎他們，父親。軍隊退走，但是沒有給背他們瞧。他們正在用火和刀接待敵人。每一個境界上有德國人的屍首墓塚。」

「這樣還要好久嗎？」



「命令多久，就多久。」

「那末要是命令停止呢？」

「我們就停止。」

「一動不動嗎？」

「怎麼一動不動，父親。我們要前進……難道不習慣打仗了嗎？」

父親坐下，執拗地向自己面前看了好久。兒子觸觸他肘子以上的手臂，他摸到了好像鋼鐵一樣的筋肉。這一個年近六十的人的雄壯強健的體格是值得羨慕的。這就是古代人用石頭雕刻出來和像神一樣的崇拜的。

「我懂得你，父親，」尼古拉坐在旁邊輕聲說。

「懂嗎？」他抬起眼睛。

「嗯……有許多不懂，但是這是由於無知而產生的。艱難可怕的試驗降到了我們身上，但是抗戰是不會受到挫折的，父親。軍隊的士氣沒有受損。如果你要的話，我送你到各團裏去和戰士們談談。他們作戰過許多次，他們是且戰且退地離開普魯特（Прут）<sup>●●</sup>的，但是他們的士氣變得更堅強了，父親。這樣的軍隊是無法征服的……」

「亞姆波里（Ямполь）走過嗎？」

「走過的。」

「那邊有什麼人，記得馬克西姆·特盧諾夫嗎？」

「記得的，父親。他們問起過……」

「你不扯謊嗎？」

「不，他們問起你……有許多人以為你在指揮軍團。」

「那末波畢柳希村（село Попелюхи）呢？」

「走過的。他們也問起過，父親。」

「那末麥林卡（Джулинка）呢？」

「走過的……那邊有一個人來報名投入我們的游擊師……我不記得他的姓名了，那樣高高的個子，微微的曲着背，鬚鬚差不多垂到肩上。」

「頭上有肉瘤嗎？」

「說到肉瘤，我就不記得了，父親。不過右邊的面頰上我看見有軍

●●蘇聯和羅馬尼亞交界處的大河。

刀的創痕。」

特盧諾夫跳起來，在兒子的肩上打了一下，打得他忍不住痛得屈膝了。

「你怎麼打架了，父親！」

「嗯，怎麼不要打你……上你那兒來的這一個人是騎兵連連長普洛柯庇·謝米杜勃（Прокопий Семидуб）關於他，我對你講了一百次了。這樣說來，謝米杜勃還活着。」

「對呀，是謝米杜勃，」兒子想起來了。「他還認出了我身上掛的你的軍刀。」

「哦，謝米杜勃怎麼會認不出，」特盧諾夫用拳頭敲着桌子。「那末烏曼（Умань）●●到過嗎？」

「怎麼不，父親。」

「那邊的人民，簡直可以和他們一同直闖到拉孟普（Ламанш）……他們永遠不會和德國人妥協的，尼古拉。你們要把這批人民號召起來才是。」

「哦，號召，」尼古拉狡猾地看看父親，「我能辦的。」

「你不扯謊嗎，」父親附在兒子的耳朵上，「在那兒鼓動起那樣的游擊戰，使天都要覺得熱不可當。」

「游擊戰不需要，不過游擊運動●●倒不壞。說起，我今天跟前綫司令說過，他很熟悉你，他不反對。」

「你已經把父親賣了嗎，啊？」父親開玩笑地叱責。「唉，你們……」

「不同意嗎？」

「你怎麼？取笑嗎？過三十分鐘等我裝置好我的「印第安」，就趕

●●英法之間的海峽。

●●這兩個詞的譯法還待商榷，這裏譯作『游擊戰』的原文是 партизанщина，『游擊運動』的原文是 партиза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前者指的是各游擊隊單位沒有相互的聯絡，沒有總的領導和組織的各自為戰的游擊戰爭；後者的含義就完全不同了，這是一種有總的領導和組織的運動。

到前綫和越過前綫去。」

「你乘了「印第安」是提不到的，父親。游擊隊現在有組織了，我們同他們有聯絡，他們執行着我們的戰鬥任務。我們用飛機送你去，父親。」

「別傻了，兒子。我不是小鶩兒。你們還要強迫我跳降落傘吧。我的腿是不適於做這種遊戲的。」

「你大概是不用跳降落傘的。文文明明地送到。趁便你把兩座無線電機，彈藥帶去，至於調令，也許今天夜裏你可以在司令部裏接到的。你的職司我們用電報和最高司令部去商定。」

「難道和約瑟夫·維薩里翁諾維奇商定嗎？」

「也許。」

「他會知道馬克西姆·特盧諾夫又去打仗了嗎？」

「哦，這他一定會知道的……」

「嚇，你們還叫蘇維埃將軍！」特盧諾夫狂喜地說。

尼古拉到司令部裏去了，馬克西姆還在房間裏跨着他那寬大的步伐踱了好久。

兒子採取的決定對於特盧諾夫並不覺得意外，不過，顯然二十年太平平過慣的生活起了反映……老人激動不安着。他不安，並不是因為怕從事危險的事業，並不是因為怕死……不，——唯一鑽着他的腦子和迫得他在房間裏心慌意亂地踱來踱去的念頭是：「他能不能喚起人民，他會不墮入孤獨的境況？」但是逐漸逐漸地磨滅了記憶中的過去的年代，他覺得自己變得更年青和更英勇了，分散到他瞭如指掌的烏克蘭右岸各城鎮去的他的戰友們的白髮變黑了。謝米杜易已經像從前那種年青的樣子從賽林卡出現了，他終究憑着舊時的記憶到他的兒子那兒去了，馬克西姆的敏銳的記憶已經觸到了一切可以佈置伏兵和不怎麼大的計謀的小山峽和狹林子，嗯，為什麼不對可惡的敵人進行真正的戰鬥呢……

當老人杜賓珂小心地開門進來的時候，馬克西姆攔住了他，拉到房間裏來，把他緊抱在他的熊爪之中。

「你怎麼了，馬克西姆，」彼得·杜賓珂說。「幾乎把我的靈魂都抖落了。」

和馬克西姆一比，彼得·杜賓珂看起來就顯得比較老弱了，雖然一般說來，他的身材相當高，而且體格也並不怎麼弱。

『我打算擊去，彼得。我要集合隊伍，再向德國人發發威。』

『嗯，德國人是要教訓教訓他們才是。大概能見過他們炸我們工人村的情形了吧……一百十九個人……他們對德國人做了什麼事呵？應該去同兵打，可是却去同些女人，孩子打。羅曼吉諾克打下了一架。機上死了四個壞蛋。沒有人對這幾個死人脫帽，不是人——是野獸末，馬克西姆。對這村子，我的資格唐多麼關心！他從美國來的時候，誰也沒有得到住的地方。要做得比美國更好。他做到了……雖然我沒有到過美國……人民剛剛開始生活，剛剛有規模，聽。就飛來襲擊，燒毀，扔炸彈，侮辱……』

『我要使他們出血，為你們的一百十九個人復仇，彼得，』馬克西姆頗為莊嚴地說。『不過要是忽然拒絕我到那邊去的話呢……拒絕——那我就自己去。將來對黨解釋，如果能活的話。哦，彼得，講講你那邊「鐵匠店」裏怎麼樣？』

『不久我們要把一切連根拔了。搬到遠一些的什麼地方去。暫時要搬出烏克蘭了，馬克西姆。老實說——我羨慕你。』

『那末老婆打發到那兒去呢？你的安奴雲卡（Аннушка）呢？帶在身邊嗎？』

『不知道，馬克西姆。對於廠，我們還要好好兒的攪呢。它兩列兵車也裝不下。我好久不在家了，不知道決定把家怎麼辦。』

『寶格唐怎麼說呢？』

『今天他叫我講電話。好像尼古拉勸書明天打發去。』

『說到家……我以為……這多想些什麼，明天打發他們到庫班去。直放到我家裏去。我馬上打電報給我的代理人——他會佈置一切。』

打了一個電話。特盧諾夫拿下電話筒，他覺得不能忍住不安的情緒，故意化好多時間來鬆散那絞住的電綫，一面譏理咕噥着。杜賓珂裝出等待的姿勢。是尼古拉打來的電話。他一共祇說了四個字：『恭禧，父親。』

●● 安娜的愛稱。

馬克西姆握住了聽筒的桿，他的臉顯出滿意的微笑。

「哦，怎麼，彼得，恭禧恭禧新的紅軍戰鬥員吧……我們的老骨頭也有用了。我們也不是無用的。」

……清早，馬克西姆推醒了杜賓珂父子，迫他們快快穿衣，自己坐在舵輪之後，向廠那一方面馳去了。

賓格唐感覺到早晨的涼氣，身體蹣縮起來，馬克西姆打開了汽車裏的所有的窗而不肯讓上。父親坐在特盧諾夫並排，他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背後。他們談着什麼事，有時候馬克西姆回過身來，賓格唐看見他臉色意氣洋洋，銳敏的眼睛今天特別年青地發着光。特盧諾夫駕車駕得非常好。汽車駕駛運動家的賓格唐也從來沒有能夠做到像老人特盧諾夫所懷有的那種間熟輕捷和出色地在各種路形上把握住方向。瞧，他做了一個峭急的，但是完全流暢輕快的轉灣，一跳跳到了泥土的小路上去，沿着白舍村那方面馳去。過村子的時候，特盧諾夫馳得很慢。父親用手指指，想對他說什麼話，但是特盧諾夫阻止了他，他靜默地在下垂的眉毛下望着村子的廢墟。街已經收拾好，炸彈穴已經填沒，有些地方重新豎着柵欄，燒焦的木板和木頭堆成一堆一堆，但是毀壞的痕跡到處顯露出來，愛好勞動的人們的手怎麼也不能把它們掃除。

特盧諾夫從南面馳出村子之後，在河岸之上沿着長滿蕪草的泥土的隘路馳去。越過了橋。馬克西姆又平行着大路行駛了幾公里，時而向那罩住公路的全部路樑的雲霧似的灰塵投射詭譎的目光。

「我們這兒瞧瞧，」特盧諾夫說。

他停下車子，伸伸那麻痺的腿，踱了一會兒，回轉來，用靴子的尖頭踢踢輪胎，這時他才握着拳頭撐在腰裏，環顧那呈現在他眼前的景象。

「這兒，在一千九百十八年，我們擋住過德國人，八天八夜。地點很方便。這高地，就是我們站着的，下面是平原！對於防守很好，嚶，對於進攻多糟呀！你也曾經在這兒什麼地方拿着你的奧國馬槍騎着。記得嗎，彼得？」

「記得，」老人杜賓珂回答，「怎麼不記得這種事。這兒，如果找找看，大概還可以找到那個曾經躲在裏面避子彈和彈片的小坑呢。」

「找不到那小坑的了，」特盧諾夫說，「從前是怎樣的草原！可是

現在？全開墾了。甚至於，瞧，那些看墳人也在墾耕了。把墓塚留下才好！那些墳上要長出多少向日葵和小麥呀？」

「對於耕種機比較好，」老杜賓珂說，「如果用馬或牛耕種的話，難道會碰動這些墓塚的嗎？兜兜過就好了。不會使牲口受苦的……」

下面，他們面前，橫着肥沃的平原。太陽光在小麥的成熟的田野上奔跑。不遠的地方，顯出綠色的一方，那邊豎着向日葵。他們把自己的黃金色的花冠轉向太陽，繁茂粗糙的莖上閃耀着露水。有一隻雲雀哀哀地啼叫着，一會兒又消失了。什麼地方傳來纖美高吭的歌聲，帶着特有的呼聲：「我們痛飲去——我們痛飲去。」空氣充滿了植物因豐富和滋滿液汁而發出的慷慨的香氣……

賓格唐好奇地注意着特盧諾夫。這一個人和他的朋友來到了那曾經發生過現在已經編成傳奇的從前的戰鬥的地方，他現在的感想怎麼樣呢？特盧諾夫把手當胸又成十字形站着，他混身浴着陽光，鬍鬚是用石頭雕成似的，賓格唐看見這位老首領的臉上露出很大的惆悵。

左面，從西進東，沿地平綫起了一帶灰塵。

「那邊有人出走了嗎？」特盧諾夫不對什麼人看地問。

「嗯，」賓格唐回答。

「我們到大路那邊去，」特盧諾夫說，「我們也要沿那條大路出走的。這樣可以確定了，不論在後退和進攻的時候，都避免不掉這條大路了……要不然誰還會光顧這兒呀？」

他們身邊開到了一輛綠色的汽車。汽車之後大概百米光景的地方，有幾輛載着紅軍戰鬥員的卡車在道路低窪的地方鑽上鑽下的馳來。那輛汽車裏跳出了尼古拉·特盧諾夫，他從汽車裏跳下來到草地上。

「父親！」他詫異地叫起來。「人家告訴我，說你在廠裏。」

「我廠裏也是要去的，」特盧諾夫回答，「我打攬了彼得和賓格唐，拉他們跟着我走。他們急急於要去工作，我却拉住他們。可是你，尼古拉，上這兒來幹什麼？」

「偵察呀，父親。要看看地勢。」

「在什麼地方迎接客人●●呀？」

●●指德國人。

『正是說呀。說起，真還可以問問你的意見。等指揮員來了，我們要動動腦筋。』

『還有什麼多動腦筋。命令挖掘壕溝，沿這一帶地的全部。試試應試的軍械……這裏擺下機關槍，就可以掃射到整個平原了，從前我們守住這裏八天，抵抗的也是那個德國人。』

『抵抗的人有點不同了，父親。這德國人有許多坦克。』

『哦，說到坦克我就不在行了，將軍同志。』

將軍在望遠鏡裏觀察平原，他對那走近前來的副官說了些什麼話，那副官抽出一張地圖，把它攤在草上，用小石子壓住邊緣。那些裝載紅軍戰鬥員的卡車停了。有一個工兵營長走到將軍面前去，他是一個個子不高的上尉，他把手伸到制帽的舌頭上行敬禮，站在離開尼古拉·特盧諾夫不遠的地方，睨視着馬克西姆的掛飾着勳章的胸部。

『我的父親，』將軍說。

上尉必恭必敬地作了自我介紹。

尼古拉放下了他以之在地圖上劃什麼東西的鉛筆，以採取最後決定的口吻命令說：

『上尉同志，防坦克壕在那邊掘開去，』他用手掌的邊緣沿着高原那一帶引出制定的一綫。『要做得和佈置地雷陣，防禦橋和火點的計劃圖相配合。』

尼古拉看了看父親。

『嗯……除了我們的戰士之外，城市也分出勞動力來。明天這兒要來十萬人。今天要找取簍子，鋤頭，要預備小車。資格唐·彼得洛維奇·杜賓珂會幫助做簍子的。』

營長走開之後，尼古拉挽住了彼得和資格唐·杜賓珂的手說：

『要幫忙供給簍子和小車，我覺得你們廠裏這些東西一夜就可以做成了。工人會在工作時間之外來幫忙的。』

『十萬不可能，』彼得·杜賓珂說，『要雙節火車的鐵板，要做機型，我不知道怎麼接……』

『哦，難道說十萬全要嗎？有許多人會帶自己的簍子來的。我們要開些倉庫。簍子第一次大概要添二萬……』

『我們來努力，』彼得同意了，『我們把人民激動起來。不過我已經到了要工作去的時候了……你們長官是可以玩兒的……』

『您可以坐汽車去。工兵們待下來，汽車開去取材料了。』  
老人走了。

馬克西姆走在撤退中的汽車，貨車和蒙受顛沛流離之苦的步行的人羣之中。老人詳問德國人的行爲，找尋熟人，詢問麥林卡，波舉柳哈，斯密拉（Смела），乞吉林（Чигирин），烏孟等處的情形。也有人從那兒來的，他們訴述着淒慘的消息，因此煮沸了這老軍人的心。

難民們對馬克西姆講述侵略者使人們遭受的苦痛。每一家已經都有了死去的人，甚至於對死者哀悼都不及做到。特盧諾夫在人羣中走，祇是聽着。後來他說了聲『得了』，就停留在小丘上站了好久，低下了頭，彷彿他是使同胞人民受苦的罪人。

孩子們趕着滿身灰塵的畜羣前進；他們赤裸裸的黑腿走在牛芒和燙熱的泥上。這些孩子的肩上掛着裝放糧包和從家裏搶出來的衣服的包。當公路上馳過那些調到西方的戰爭的火口裏去的步兵縱隊的時候，孩子們就停下來。鞭子懸掛在他們那些給太陽晒黑的瘦肩上，他們揮着手，對紅軍戰鬥員們祇喊出五個字：『叔叔，打他們！』好像他們說好了似的……

大約在離開公路有一公里之遙的地方的小麥，向日葵和蕎麥被踐踏得變成了粉末了。

『這是怎麼回事，』最後馬克西姆激視着兒子開口了，『怎麼把人民弄得這樣了？』

『你要說這是希特勒幹的嗎，父親？是嗎？』

特盧諾夫默然。他的臉上躍動着癱腫。灰塵落在臉上，眉毛上，脫露的頭上。他拂去這些灰塵。彷彿是旋風括起來的克拉阿斯（Клаас）的灰燼落到烏林雪比格里-格茲（Уленингель-гез）的頭上<sup>⊙ ⊙</sup>。後來馬克西姆舉起他那副一樣的眼睛。

⊙ ⊙ 烏林雪比格里-格茲是比利時作家却爾斯·柯斯特所作小說中的主人公，克拉阿斯是一個地方的名字。譯者探查所得，僅至於此，一切還待查考。



「噫……希特勒……那些不幸的人也是這樣說……希特勒……這樣的狗名字……噫……」

有一個人，頭戴草帽，雙手握着鞭子，穿着破靴子，從一匹淡黃色的瘦小的牡馬上下來，他把繩子給那另外一個十七歲左右的騎士，走近特盧諾夫面前去。那人在遠遠裏站了一會，像在辨認，忽然聲音粗野地叫起來，這種聲音同時可以當作憤怒和高興的表示。

「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

那人衝到特盧諾夫面前去，但是沒有跑到一步，就停步了，他脫下帽子。

「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

那人還是繼續帶着一種高興的感動的神氣望着特盧諾夫，但是那些軍事要人的在場強迫他抑制了自己。那人手裏拿着帽子旋轉着，沒有決心跨最後的一步。

特盧諾夫注視了這陌生人一下，忽然號叫起來：

「普洛柯庇！謝米杜勃！啊，是你，小鱈兒！」

馬克西姆把他的老戰友緊緊地吻了好多次。

「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謝米杜勃給衝動的情緒感動得幸運起來，他喃喃地說，「我一看見你，我不相信我的眼睛……我趕着這畜生，看看四面八方，我們是在這裏打過仗的呀……我心裏就生了種種陰沉沉的念頭。我回想到你，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後來我一看，看見：我們的指揮馬克西姆·特盧諾夫本人站在這小墳墩上。我記得也就是這個小墳墩……我揩揩眼睛，我以爲也許在做夢！不。是站着馬克西姆·特盧諾夫自己，四周是他的軍人，那邊缺少的就是普洛柯庇·謝米杜勃……站着我們的指揮，一切都像從前那樣。好像是昨天分手似的……」

謝米杜勃的聲音中斷了，他轉過身去，摔下了眼睫毛上的眼淚，又狂喜地帶着一種純樸的忠心耿耿的樣子注視他的從前的指揮。

「哦，那兒有「好像是昨天分手」的樣子，」特盧諾夫露出肅穆莊嚴的神氣說。『我老了，普洛柯庇。老了。就是你，我看也老邁了……』

「別這樣看我，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你自己也知道，裘林卡在什麼地方。我就是從那兒趕牛而來的，讓它們安息吧。可是在特聶泊

洛彼得洛夫斯與那（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щина）又加上了大概三百頭牲口。好像職位上陞遷了……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難道說我的事就是趕趕牛算了嗎？」謝米杜勃的聲音裏可以聽到委曲的痛苦的音符。「我是穿了新的長統靴走出家的，瞧，它們成了什麼樣子了。成了屠三一樣了。我是穿了新襯衫走出家的，可是祇剩了碎片了。這在這兒可以便利些，要不然德國人在一路上橫行，或者用炸彈轟炸和機關槍掃射。我也祇知道躺在溝裏。身上穿得又舊又破。就變得像老頭兒了。要是給我想出別的事——我就丟了這些牛。但是他們的奶是要掙的呀。我一趕到這裏，立刻就像兔子似的跑去找女人，掙奶的女人。有的地方會做，有的地方不。撕破了喉嚨，對大家喊叫……你，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救救我脫離這苦海吧……」

「你的鬚到那兒去了，普洛柯庇？」特盧諾夫一面憐惜地審視這位老戰友，一面問。

「我把它剪去了，史吉邦諾維奇，」謝米杜勃用手掌蓋住了嘴，好像難為情起來了，「鬚對於劍客勇士是好的，但是對於牧人就祇有好笑了。」

「同你一塊兒騎馬來的是誰？」

「是兒子，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伊里古（Илько）……老婆我已經葬了。那還是在一千九百三十九年。是她的運氣，沒有活到今年。」

謝米杜勃迅速地轉過身去對着尼古拉·特盧諾夫去，把他那粗糙而破裂的手伸直在袴縫上問着說：

「記得麼，將軍同志，我在裴林卡曾經上您那兒去過的？」

「怎麼不，記得的，謝米杜勃同志。而且我對父親講過。」

「還要謝謝了，將軍同志。」

馬克西姆把兒子引到一旁，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後來老特盧諾夫對謝米杜勃說：

「你要把你的牲口攔在那兒呀？」

「大概是在史托陀爾區（Стодольский район），就在一旁……那邊水也有，掙乳的女人也有。已經發過電報。」

『那末坐到我的車子裏去，我把你送到史托陀爾去，給你找一個代替的人。你把車子把我的牲口交給他，至於你和伊里古，我帶走……』

『上那兒去呀？』

『嗯，也許到就是那一個裴林卡去。』

『你怎麼了，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裴林卡有德國人的呀。』

『也許你怕和他們碰面吧？』

『我明白了，』謝米杜勃的臉發光起來，『明白了，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我願意回到裴林卡去……』

賈格唐又覺得人變得非常年青和出色地顯出本色了。謝米杜勃振作精神，從一面肩膀到一面肩膀看看自己，束緊了破腰帶，把骯髒的帽子歪推在一邊。他身上已經一點也沒有剛才的委曲的樣子了。他的步履也不同了。這樣緊箍着他和迫他覺得要『倒下』的長統靴忽然的的篤篤地在地上響着，髒髒是精細的騎士的漂亮的靴子，甚而至於那蜿蜒於右頰上的龍騎兵軍刀割下的疤痕也得到了從前的意義——英勇果敢的印記……

在那些可怕的日子裏，在我們的全部領土上，戰士們的心就是這樣從塵埃裏起來的……

……夜裏，賈格唐把安娜·安德萊葉芙娜，塔紐莎，她的女兒和兒子阿廖沙送上了車站。車站擠滿了人，經過很大的困難，才使他們坐上火車。華麗亞留下和賈格唐在一起。阿廖沙由母親照料——他們把自己的獨生子託給她。馬克西姆·特盧諾夫找到了總車務長，指了指家眷，命令說：『安全送到指定的地點。』

有幾千人在這一夜裏互相別離了。幾千家人家給戰爭的斧頭砍成了二，三，四部份。全國成千成萬的人向各路分散，甚而至於那些人家重新團聚在大桌子前的曙光也好像一縷也看不見。

……正像在飛機場上所說慣的，在三點零零分，那架給露水淋濕的龐大的『陶格拉斯』飛到空中去了。操縱它後面坐着能作任何冒險飛行的專家，沉着鎮定的機務少校。少校在那裏發着坦克戰，砲戰和步兵戰的閃光的戰綫上空飛行。雨打在飛機的翼板上掉下來。

窗口倚着第一次乘飛機飛行的普洛柯底·謝米杜勃。

『麥林卡？嗎，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他問。

『睡吧，普洛柯底，』特盧諾夫鼻子低垂在人衣的領上，喃喃地說，『那裏有什麼麥林卡。特馮泊也還沒有到呢。你多心焦呀……伊里古不會不湊巧掉出去嗎？』

『不……伊里古，也許，他睡着……做有什麼……』

『你也睡吧，普洛柯底……』

下面在射擊。『陶格拉斯』在烏孟的上空飛過。

## 第十四章

『你仍舊可以留在醫院裏的呀，』資格唐對妻子說，『也是工作呀。』

『我要跟他們一塊兒走，資格唐，』華麗亞以那種在她是很意外的堅決的態度說，『我要盡我的責任。』

『可是你並不完全健康呀，華留莎。』

『小事情。我完全健康，資格唐，無論如何，有許多掘築防禦工事的女人好好兒要比我弱得多呢。』

她穿上了舊的低跟鞋，灰色的裙子，用紅色的三角巾紮了頭，這用的是阿廖沙的少年先鋒隊的領帶。克拉華導着女主人。她還不相信她的女主人會同她一塊兒去挖壕溝，搬泥土，用沉重的鏟子工作。但是女主人收拾好了，她把食物包、包裹裏，和她一同到街上夫。

『也許，您還是留下了心，』克拉華不信地說，『我還是替你工作吧……』

『瞧，你有了同盟了！』華麗亞微笑着對資格唐說。

『哦，說什麼，工作吧，我的孩子。我開汽車送你到城外去。』

『不。我們這區的集合站在區委員會的庭院裏。一同大家一塊兒去。』

她在轉灣的地方對他揮揮手。這時她多麼像資格唐第一次在共青黨

細胞裏結識的那一個姑娘。頭上的紅帕巾，低跟的皮鞋，熟悉的腰和肩的搖動。她留下來和他在一起，想分担那降落在他的肩上和城市的肩上的切艱鉅。她做得對，所以資格唐對於她的行爲很滿意。她也回復了她早時的少女時代。而且，大概，她也覺得自己現在比較舒服了。最近幾年她沒有做事，她煩悶地等他工作回來，給他吃東西，服侍他。到適當的時候，她也沒有入黨。她現在祇剩了丈夫而已。這不能滿足她。現在她像花一樣盛開了，她晒得黝黑和復原了。誰也不會說她現在已經三十歲——她和十九歲的克拉華的分別在什麼地方呢？也許，祇在眼睛旁邊多一些皺紋吧了……

自從馬克西姆·特盧諾夫飛走之後，已過了兩星期了。至今還沒有什麼關於他的消息。也許，老人已經死了，也許，他身邊聚集着步騎兵人馬，右岸的烏克蘭又老遠地轟傳着老馬克西姆·特盧諾夫的名字。戰報也提到游擊隊的行動。但是爲了軍事祕密的原因，姓名是不說出來的。

廠以增長不已的効力工作着。已動用的材料的貯藏量減少下去，從頓巴斯和東方運必需的金屬來的大車愈來愈頻繁。運來的有美國的鋁合金——大葉一大葉鏗鏘作響和玻璃般的發着燦爛的光輝。

工人們變得峻嚴起來。資格唐在自己父親的身上看到了這一點。全體基本幹部都給轉到了軍營狀態之下，但是作爲可能在任何時候到廠裏兒子的機器旁邊去的工頭的父親是准許在家裏過夜的。父親拒絕這種特權，雖然加重的工作明顯地反映在他的身上：眼睛陷得更深，眉毛和鬚鬚變得剛硬和灰白起來，頸子也消瘦了。父親每隔一天寫信，有時寫給季米雪，安慰他和應許不放手做擊潰希特勒黨徒的工作，有時寫到庫班去——給女人們。寫到庫班去的那些信裏含着實用的意見：老人擔心着冬天，他默議怎樣獲取燃料，火油，怎樣貯藏西瓜，蕃茄，馬鈴薯和葱。他愁思着家，資格唐有時在自己身上提到他那溫暖而悵索的目光。

父親在把製造和送發答應特盧諾夫將軍的分批的十萬鎊子的情形報告兒子時候，他問：

「腿怎麼樣了，資格唐？」

「很好。」

【可是好像有點跛足呀？】

【好像而已；父親。】

【但願上帝保佑好像而已。要不然我倒打聽到了一個新藥方……】

【這是什麼呀？放四滴水在一杯伏特加裏嗎？！】

【適度地用些燒酒是永遠不會有害處的，】父親說，「不過方子是可靠的。霍敏珂去年釀好的，變性酒精，亞摩尼亞水，樟腦，沃度，一罐腦兒放在瓶裏。份量我抄着。」

他從那插着幾枝鉛筆和測量器的工匠的小口袋裏抽出一張一指四的油污的小紙頭。

【一切都會藥到病除的嗎，父親？】

【要相信藥才是。那末就有效驗了。你請求華留雪加，讓她夜裏着着實實地擦一擦。】

【華留雪加編防禦工事去了。】

「哦你，」父親眉飛色舞地稱讚，「好女孩子。我沒有白白地疼她。哦，那末今天就帶我到家裏去，讓我來用這種藥燒燒你的腿吧。說起，我要洗洗頭……熱水有嗎？」

【有的，父親……手榴彈造得怎麼樣？】

「機構簡單。老實說，當你把它定貨帶到工場裏來的時候是沒有把握的。好像不是我們的事，而且是不熟悉的。小事情。我們大家習慣大機器。而這樣的小東西好像放在手指裏也要失掉似的。可是現在得心應手起來了。」

許多裝着打壓好的手榴彈零件的箱子載在小貨車裏送到配合工場裏去。在那邊把手榴彈配合起來，載在卡車上發送到城裏去充武裝。手榴彈和鎗子在太平時世對於這種工廠都像是一種恥辱的東西，但是現在人們以製造飛機的那種尊敬和熱烈的情緒來製造它們了。

國家改組成戰時狀態。漸漸西方各區工廠脫離了工作的行列，它們有的被炸毀，有的裝在車上搬到國家的深入的地方去。但是前綫需要軍器。非但那些大企業，而且那些製造床，刀叉，玩具和鈕扣的不十分大的作場也開始做手榴彈和地雷了。

晚上七點鐘的時候，雪夫柯普里亞斯手裏拿着一份電報到賓格唐那

兒來。人民委員長建議着手分三次把工廠拆卸，一面要不斷地生產出品到最後一小時。現在需要這樣的分配工作了，使設備的拆卸不在飛快的銜接配合上起反映。廠搬到烏拉爾去，當時杜賓珂觀察過的地方去，那邊還需要分次送去勞動人力和工程技術人員。

大家等着這件事，但是當電報到杜賓珂手裏和後來又轉到雪夫柯普里亞斯手裏的時候，他們明白了命運給他們預備下的是什麼試驗。賴莫丹打開門，輕輕地踏着腳尖在地毯上走去坐在安樂椅裏。他已經知道電報的事，他沉默地一會兒看看廠長，一會兒看見資格唐。人們在他們大家所寶貴的病篤垂死之人的門後就是這種樣子的。

「我們要記住這一天，」雪夫柯普里亞斯說，「並不是一切全照計劃運送的，但是拆毀是應該按照計劃的，分三次。對？」

「破壞，」賴莫丹輕輕地加以糾正。

「破壞，」雪夫柯普里亞斯銷沉地表示同意，他從安樂椅上起來，「古時也曾經被見過俄籍新，但是那時撤退比較容易。跳上馬，再牽一匹馬，就走了。哦，小草屋燒掉——並不可怕。祇是軍器在身邊吉吉格格地響響說得……啊？可是現在……」

「我們把廠搬走，」杜賓珂說，「我們要安置在新地方。」

「在理論上……是嗎？」

「也許，也是在實踐上，伊凡·伊凡諾維奇。」

「並不是也許，而正是如此，」賴莫丹說，他的臉上露出從前那種堅決的神情，「有許多日子要記住的。沒有害處。我想我永遠不會忘記六月二十二日，後來又來了第二天。彼奇卡乘了坦克走了，後來諾伏格勒·伏爾斯克之戰，後來是妻和古里卡所在的小地方被佔的那一天，後來彼得受傷，後來城市受到空襲，後來白舍，後來開始掘壕溝，於是來了今天……」

「哦，說什麼，」杜賓珂沉着說，「這些日子這樣沉重地壓在肩上，好像身子挺也挺不直了。但是不……挺直身子，走去，工作，就覺得腿愈站愈穩了。這就是人性，同志們。懂嗎，雪夫柯普里亞斯？」

雪夫柯普里亞斯揮揮手。

「您煽動我些什麼？就想和自己接近的朋友散一散心。鍋子也要爆

裂的，要是它裏邊的氣不止的增多起來的話……應該放掉一點兒才是……我們在我們二十三年之中成為接近的自己人了，親愛的……啊？」

「是呀，」賴莫丹說，「將來戰爭之後，正像英勇的兵士許韋克對他的朋友所說，隨便什麼時候在晚上六點鐘我們聚集在一塊兒談談吧。」

「你沒有明白我，賴莫丹，」雪夫柯普里亞斯不快地說。

「我一切都明白。也許我是第一次好好兒的，真正的明白你。並不言僚化……現在我們國家需要開始工作了。你命令貝朗？證運輸的辦法。火車更許許多多呢。叫他注意，車輛不光是我們需要。有二十家企業要從城市移動。要有調度的命令。即使命令有兵車也好……」

「會有的，」雪夫柯普里亞斯說，「你祇要着手人這一方面。不是任何人都容易推動的。你想想霍敏珂。」

「霍敏珂現在會走的，教好了。換班之後，我收拾十五分鐘。」

「怎麼，賓格唐·彼得洛維奇，收拾設備嗎？」

「計劃已經做好了。我們拆卸第一批要三個鐘頭。不過這個車輛……貝朗，要推動貝朗。」

「我來推動貝朗，」雪夫柯普里亞斯說，「他是個手腳敏捷的漢子。」

……幾朵不大的烏雲在空中奔跑，吹着一陣陣燥風。杜賓珂和父親一同馳出大門，沿着公路向「白舍村」馳去。他到城裏去，但是順路想把華麗亞帶走。

在一帶高地上，循着特庫諾夫將軍當時指定的高低不平的那一綫，綿延着涅寧的防坦工壕，在防壕的後方以斜插着的鐵路軌，梁木和水木的防禦工事加強了它的陣容。

幾萬市民，大多數是婦女，在進行大規模的工作。將來俄羅斯土地的這些繁榮的景象將供作研究救國史的寫實寶貴的參考，但是今天人們工作的時候，還沒有想到自己勞作的偉大。

女人們掘完壕溝，遠沒掩蓋所和供機關槍，或坦車砲和追擊砲用的巢穴。幾乎把劍子在彎彎曲曲的一綫壕溝上閃耀着。五顏六色的裙子，罩衫，頭巾和帕巾。壕溝裏延開去，劈斃是那閃耀着的金黃色的田野和淡綠色的高地的支脈上的一個黑色的大切口。



杜賓珂馳在高地邊上找尋華麗亞。行駛很不方便。碰到許多坑，山丘，新拋下的泥土，路軌，梁木，一捲一捲的鐵絲網，交叉銲接在一起的刺蝟般的鐵杆，敵人坦克的齒輪碰在這上面是要毀壞的。

祇好把車子停在那送到一批小車的汽車隊旁邊。寶格唐請一位身穿藏青制服，一頭淡褐色捲髮的汽車夫招顧車子，他和父親走了。在兩個地區交界的地方，他們看見一棧柱岸，上面有一方木板寫着「列寧區」（“Ленинский район”）。華麗亞是和這一區一同出發的。她在那邊。寶格唐把父親留在堆積的鐵桿材料的後面。

「我們看看她工作……」

華麗亞正在把黏土扔在掩蔽所的頂蓋上。她身邊有兩個女人在工作。其中有一個是城外的集體農女，她赤着腳，捲起了裙子，露出青筋腫脹的腿，還有一個是消瘦的知識婦女，她穿着橡皮底鞋子和外國貨的絲織短上衣。那農女差不多不離位子的井然有序地把泥土，在梁木上，她時時取笑那穿外國貨短上衣的女人。那一個女人也不回答，她每一次都是把她的玩笑一笑了之，她時常透透氣，把臂肘子倚在鏟子上，看看那雙顯然已經佈滿了水泡的雪白的手掌。有一個體格強健的中士走到華麗亞那兒去，他是工兵，修光着臉，態度很隆重。他對她說了些什麼話，拿下她手裏的鏟子，開始用敏捷而習慣的動作撥泥土。他把鏟子還給華麗亞，摸摸她的手，大聲說：「姑娘，你工作得好極了……」那工兵走開到一旁去了一會兒，又到華麗亞身邊去，他一面抽起煙來，一面把腳擺在梁木上看着她。

寶格唐揮着帽子到妻子那兒去。

華麗亞看見了他們，點了點頭，繼續工作。當他們走近的時候，她微微地笑了一笑，抖去裙上的灰塵，她用頑皮的姿勢把那掉在額上的一束頭髮，到後面去。

「哦，你們爲什麼來呀？這裏是不愛乾淨的人的呀。」

她看看丈夫的整潔無瑕的上衣，櫻桃色的鞋子，綢緞衫和他漫不經意地拿在手裏的帽子。

「哦，你這女孩子，」寶格唐詫異起來，「工作了一天，就已經擯絕世界了。怎麼說，要我預先弄髒身子嗎？」

『在水潭裏泳一下好啦，』華麗亞笑起來。

『我很謙，華留雪加，』父親說，『我大概是可以在你們這兒的吧。嗯，而且帶來的是誰的工具？是我的……鏟子，小車……不用工具是蛋子也不打死的……』

『我們是來接你的，』賓格唐說，『大概快要停工了吧。』

華麗亞睨視了中士一眼，小心地用一個手指觸觸丈夫的手。

『你們自己走吧。我會走回來的……』

『我們走吧，華麗加，』賓格唐把她攙住一半。

『不行，』她掙脫了，『四周全是紅軍戰鬥員們的妻子，去打仗的人們的妻子，我不願做例外。』

『對不起，我沒有想到……不過你準備走吧。你就這樣不穿襪子走嗎？』

『有汽車來接我們了，』華麗亞走近些說。『他們載來了第二班的人，要把我們送走。但是我們願意走回家去，讓汽車載穀物，穀物已經用合成式刈割機打好了堆在田野裏了。如果我同你坐車子回去，要碰見同志們的。』

賓格唐不能反駁什麼。

『那末我們就走吧，父親，』他說。

『走吧，賓格唐，』老人俯在媳婦的耳朵上：『好孩子。我以為你開始擦粉點胭脂和梳這種樣子的頭髮之後，你就變壞了。一切全是到什麼時候說什麼話的，華留雪加。』

路上父親對賓格唐說。

『在死之前大家是一律平等的。要不是沒有一個人不去打仗，那就大家都要死了。你的華留雪加不肯和其餘的人分離。她做得對。』老人稍微頓了一下。『不過對於那架主要的壓榨機至今還不行呀，賓格唐。』

『為什麼？』

『機器呀！沒有辦法對付。祇好留下了。』

『我們把壓榨機炸了吧！』

『你說什麼！』父親駭然跳起來。『這樣的一架壓榨機……化了多少萬金子給美國人呀？』

「沒有辦法的時候祇好炸呀。」

「倒楣……」父親向自己面前望着，「簡直倒楣……應該努力一下。把壓榨機搬上。那末如果是礦穴的話呢？」

「礦穴也要炸的。」

「那末特講的水力發電廠呢？你可記得，我們在開幕那天去的情形。河沿着流去，後來水呀，水呀奔騰起來……梁木隨波流去，露出了許多灰塵的大路，同時還有馬炭，蕪草。」

「也照如此。」

老人把頭縮在兩肩之內默然了。

「你怎麼懂，父親？」資格斯問，這時已經飛進城了。

「我活了好久了……還是早些進棺材的好。做了多少的建設，有過多少的抱負。」

「我們再來建設。」

「我是看不到……活不到的了……」

## 第十五章

雪夫柯普里亞斯緊急地被召回莫斯科去了。他和羅曼吉諾克乘了『N-2』飛去了。第二天雪夫柯普里亞斯打電話給杜賓柯。他所報告的事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他將派到南方薩拉茲茲（Сарабуз）去。雪夫柯普里亞斯在戰爭一開始就懷抱的衷心的願望實現了：使他回到親愛的黑海艦隊空軍裏去。

「這是他自己部署的。」賴莫丹對杜賓柯說了之後說，「這是他對我們說過的，你想學他的話嗎，「把火藥裝在襪裏。」●●他已經擔心不安了兩個星期了，留心着有沒有海軍人民委員給他的信件。」

夜裏賴莫丹也叫到對講電話那兒去，當夜他到杜賓柯的寓所裏去。

「我忍不住，我個人給你道喜，資格斯。要你塔收斂了。」

●●意思是「暗暗埋伏出其不意的驚人舉」。●●

「怎麼的，賴莫丹？」

「很簡單。你得說一聲謝謝伊凡·伊凡諾維奇·雪夫柯普里亞斯。我來同你商量。我看要把土爾迦葉夫保舉給人民委員長做總工程師。」

「完全想不到，」杜賓珂說，「哦，這個雪夫柯普里亞斯！」

「我們回頭罵他吧，資格唐，」賴莫丹袒護雪夫柯普里亞斯了，「也許南方的局勢如此，實際上那邊是需要像我們廠長這樣的空中流浪漢的。這兒我們自己隨便怎樣也總會順利撤退的……」

雪夫柯普里亞斯帶着征服者的樣子從莫斯科回來。他從飛機艙裏跳出來，揮着從頭上脫下的盔，向迎接他的人們舉手致禮，上他自己那兒去了。

資格唐去看他的時候，雪夫柯普里亞斯拍拍他的肩。

「你暫時做總工程師。土爾迦葉夫讓他做自己的事。好像他在那兒開始努力研究新飛機上的什麼東西，你們做好了新飛機的基礎，土爾迦葉夫就做總設計師。」

「沒有了你要有點悶了，伊凡·伊凡諾維奇。」

「這就是另外一件事了，弟兄，」雪夫柯普里亞斯坐到杜賓珂身邊去，「上面很尊敬你。輿論很好。我還沒有介紹你，就立刻決定了，這樣結果也就好像不需要我了。這兒把我髒髒扣留在療養院裏一樣！啊？」

「裝出可憐相是沒有用的，伊凡·伊凡諾維奇。」

「或許也沒有用。可是雪夫柯普里亞斯要工作嗎？」

「要的。」

「不過不要開玩笑呀。」

「伊凡·伊凡諾維奇，」資格唐非難地搖搖頭，「我現在想像也想像不出，我們沒有了你可怎麼辦。」

「你們動動，資格唐！不過我請你們別毀了一切。我在莫斯科同真正的人們談過。當真的大家都明白悲劇是不會演的。工業按照計劃在撤退。一切都指示好了。哦，真的，不是藥房，你自己也明白，不過事情進行得很鎮定。飛機是需要供給的。啊？祇要一觸到新的地方，馬上一切都要動了。我們不是最先，我們不是最後。我們且來談些正事，親

愛的廠長，要照總的合同爲某航空部隊製造十五架飛機……』

雪夫柯普里亞斯從腰袋裏抽出一張表，用手指把它撫平了交給杜賓珂。

『你自己也明白，弟兄，如果你不尊敬老頭子雪夫柯普里亞斯，那末也應該尊敬黑海艦隊……艦隊，媽的，它沒有睡過六月二十二日……啊？』

過了三天，飛機場上來了兩架『пээс』●●。從塗着黑白綠三色的飛機裏出來一羣海軍飛行員，舵手和射手。雪夫柯普里亞斯在那裝預備給黑海艦隊的新飛機旁邊隆重地歡迎他們。水兵們分散到那些飛機那兒去，他們的眼睛燃燒起了那種貪婪之色，這種神色區別出了那些正在接收新機械的飛行員……

〔本章完，全書未完。〕

（白 寒譯）

---

●●一種飛機的牌號。

# 劇 本

李翁諾夫  
(Л. Леонов)



## 侵 略

(НАШЕСТВИЕ)

—— 四幕劇 ——

### 人 物：

達朗諾夫·伊凡·鐵霍諾維赤 (Таланов Иван Тихо-  
нович)，醫生

安娜·尼古拉亦夫娜 (Ан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他的妻  
佛陀爾 (Федор)，他們的兒子

奧麗雅 (Ольга)，他們的女兒

健米其亦夫娜 (Демидьевна)，家裏的自己人

阿尼絲卡 (Аниска)，她的孫女

柯列斯尼可夫 (Колесников)，區執委會主席

法尤寧·尼古拉·謝爾格赤 (Фаюнин Николай Сер-  
геич)，死人淘裏的人●

戈哥柳斯京·謝妙·伊里赤 (Кокорышкин Семен  
Ильич)，初昇的明星●

葉戈羅夫 (Егоров) } 安得烈 (Андрей) — 夥裏的人  
韃靼羅夫 (Татаров) }

莫沙爾斯基 (Мосальский)，曾經是俄羅斯人

維別里 (Виbbель)，市鎮守軍司令

施普勒 (Шпурре)，蓋世太保 (德國秘密政治警察) 的  
毒龍●

孔次 (Куц)，維別里的副官

老人

男童普羅柯飛 (Прокофий)

穿軍裝外套的少年

游擊隊員，軍官，穿男子大衣的女子，侍者，瘋子，  
押解的兵士及其他

★

事情發生在俄羅斯的一個小城市裏，現代

- 意指革命前的舊政權人物，革命後像死去似的不知到那裏去了，德軍一來，他們像死人復活似的又爬出來了。
- 含有惡意的指一種正在往上爬的人。
- 意指殘忍可怕的傢伙。

## 第一幕

古老磚房裏的一間矮矮的房間。這是達朗諾夫醫生的住宅，佈置着本世紀初葉流行的樣式，那時醫生剛開始他的業務。左面兩扇式的門通鄰室，門上有齊腰的磨砂玻璃，一張普通的少女睡的床和一張小梳妝台，放在角落裏，用屏風隔着。有許多鑲着框子的照片，在所有照片上面領頭的一張是一幅闊額微瘦的，穿着水手服的男孩的半身像。在中間一扇寬闊的窗戶裏看得見內省的俄羅斯式小城鎮的暗黑街道，遠遠的在小丘陵上面有一座鐘樓。黃昏。安娜·尼古拉亦娜在桌子邊上正要寫完一封信；在桌子的另一端健米其亦夫娜正在收拾食具。

健米其亦夫娜（以下簡稱健） 廚房裏的蟑螂，夜裏逃走了。

〔安娜·尼古拉亦夫娜作厭煩難忍的手勢。〕

怕德國人，所以逃跑了。你到街上去聽聽看。

安娜·尼古拉亦夫娜（以下簡稱安） 你老是把這一套往家裏載。一會拿回破馬蹄鐵，一會帶回骯髒的謠言。

〔有人敲門。〕

健 進來。誰還在那裏打？

戈哥柳斯京（以下簡稱戈。伸進頭來。） 對不住，是我，戈哥柳斯京。我在那邊找不着伊凡·鐵霍諾維赤。

安 今天是他施手術的日子。快要回來了。請進來，等一會。

戈 沒有關係，我就待在這裏吧。

〔於是門就關上了。〕

安 戈哥柳斯京！……真是少有少見！

〔她跟他出去，把避開的他領進來。這是一個有些近於盲目的，年齡很難確定的，穿着一件肩脾不合式的小大衣的人。〕



戈 那末請原諒我不脫衣服了，我是家常打扮●。我的事情就是要簽幾張公文。

健 坐穩了，別打攪。我們在給佛陀爾·伊凡諾維赤寫信。

[戈哥柳斯京坐下，咳嗽一聲，把紙夾放在膝上，一動也不動。] 大家都像發了瘋似的亂蹦亂跳。波羅夫柯夫(Боровков)家私全都載走了。姑奶奶坐在頂頂上面，捧着茶壺。人家都逃走了。

安 誰也不逃到什麼地方去。你問問戈哥柳斯京看，他什麼都知道。

戈 (稍起立)。確實。在逃走。

安 柯列斯尼可夫剛才還打電話來，什麼也沒有提起。他既然是區執委的主席，自然知道。

戈 他也要走了。

安 就讓他們走好了。(俯身寫信。)健米其亦夫娜，你別再噲噲了。

健 我沒有什麼噲噲的……可是誰都說，趁地還沒有凍硬，快把東西埋起來。(對戈哥柳斯京)。阿尼絲卡三件貼身的襯衫都給搶去了。上面放着一根絲帶，剛洗過，預備紮辮子的……就連這帶子也被看中了。

戈 還是那一位阿尼絲卡？

健 剛不久從洛姆吉伏(Ломтево)，從德國人手下逃來的小女孩兒。四十多俄里步行捱來的。那才好受呢！

[戈哥柳斯京同情地作嘖嘖之聲，然後又坐着不動。]

她剛喝過茶，那小孩老是發抖。剛打發她去排隊領糖。她已經跟我這麼親熱：老是奶奶呀奶奶呀的叫……(對安娜·尼古拉亦夫娜。

)我想法給個睡在箱子上。她可以給我們拖拖地板，洗洗什麼。

安 當然，讓她休息休息。(寫完信。)洛姆吉伏！伊凡·鐵霍諾維赤是在那裏開始工作的，佛茄●是在那裏生的，還到那裏去度過暑假。什麼都變了！

健 寫吧，寫吧，給他流你的慈母淚吧。(有心地注視一下男孩的半身

● 西俗入室應脫去外衣，以示禮貌，這裏說裏面是穿着家常衣服，不便說出來顯醜。

● Федя, Федор 的愛稱。

像。)他就是寄張明信片來也行啊!

安 (封信封。)最後一封!假使連這一封也沒有回音,那就上帝與他同在吧。(含羞地,半含淚地。)請你原諒我們。我們跟你熟了,戈哥柳斯京。

柯 我真心明白。(帶着感情地。)我自己雖然因為身體關係,沒有孩子……可是在我的思想裏什麼都會有過,心裏安甯一下,也就算了。(偷偷地揩一下眼睛。)我在你家沒有遇見過他,那位佛陀爾·伊凡納赤。①

安 他出門了……健米其亦夫娜,把窗戶關上,飛機快飛來了。

戈 他早就這個……出門了嗎?

安 已經三年……零八天了。今天是第九天了。

健 他又不是算命的。

安 他向來身體很弱。只有奶媽領了他才出去。是個好人,不過很熱情……(站起來。)好像,伊凡·鐵霍諾維赤回來了。

[健米其亦夫娜把窗戶上三夾板的擋板關上,把燈開亮。奧麗雅身穿秋季大衣,頭戴樸素簡便的帽子,手夾公事包,工作完畢後回來。她看着燈,眼睛睜了一會,然後低低地說:「晚安,媽媽,」當即走到屏風後面去。她脫掉大衣,無聲地站着,把手放到後腦。]

飯給你燒燒熱,還是等父親回來一同吃?

奧麗雅(以下簡稱奧。) 謝謝,我在學校裏吃過早飯了。

安 (注視她。)你有些不舒服吧,奧林卡②?

奧 不,你看上去是罷了。(從公事包裏拿出一疊練習簿。)已經疲倦了,可是還要看卷子。

安 為什麼奧林卡不朝眼睛看?

奧 沒有什麼。剛才軍隊在學校前面開過。默默地。退却。孩子們端端正正地坐着。立刻好像顯得很空虛……甚至於狗都靜下來了。(很嚴峻地。)前綫情形不好,媽媽。

① 伊凡納赤(Иваныч)是伊凡諾維赤(Иванович)的別音。

② Оленька, Ольга 的愛稱。

安 什麼時候的事情？

奧 昨天夜裏。他們抄襲彼淑夫斯克（Пыжовск）鐵路交叉點，楔形衝到密德維其哈（Медведиха）。我順路到柯列斯尼可夫那裏響一下：他們在燒文件。

戈 各處飛揚紙灰，好像下黑雪。看着難過！

奧 對不住，我沒有發見你，戈哥柳斯京。

戈 （激烈地。）現在應該用鐵絲網把他們圍起來，用大砲把他們都消滅。

奧 我們在後方談論戰爭容易，可是在那裏……

安 還發生些什麼事情，奧林卡？

〔她不作聲。〕

你沒有吃飯嗎，戈哥柳斯京？上廚房去。（對門裏。）健米其亦夫娜，給些戈哥柳斯京吃的。

戈 你們待人真好，我要在你們家發胖了，安娜·尼古拉亦夫娜。

〔他走下。母親等待地看着女兒。〕

奧 可是你別害怕，媽媽……他活着，並且很健康。一切都很好。我剛才看見佛茄。

安 在那，在那？

奧 在廣場上……一個大水塘，水面上起着小波。他站在小橋上，謎謎着眼睛朝暗地裏看，獨自一個人……

安 破破拉拉的，一定是，很難看，穿着破鞋……是嗎？

奧 不……瘦得多了。我聽見他的咳嗽才認出來。

安 早來了嗎？

奧 我沒有走近去，我打從門裏看的。後來我便趕回家來，告訴一聲。

安 我們站在這裏做什麼呢……健米其亦夫娜，健米其亦夫娜！

〔健米其亦夫娜跑上來。〕

健米其亦夫娜，佛茄來了。開飯，把菜棚裏的酒拿出來。他從冷地裏回來，一定要喝一點的。讓我披件什麼衣服，我自己去跑一趟。否則他又耍丟失一千年……

健 對於兒子害人的事情，你的記性太壞了，安娜·尼古拉亦夫娜。

奧（拉住母親的手。）什麼地方你都不要去：關於那個女人，我們警告過他。是他自己離開我們，就讓他自己回來好了。（聽着寂靜。）我們貯藏室裏有人在走動。

〔她們傾聽。洋鐵撼動的聲音。〕

肩膀碰到鐵盆了。一定是病人來找你父親，在暗地裏瞎摸索。

健（移步向前聞。）我們的門又沒有關上。

安 你走，我去關。

〔她出去，立刻聽到柔弱的呻吟似的叫聲。只有母親才會這樣叫。然後出現謙恭的男子的低音：「算了，別哼了，媽。手脚沒有搬家，腦袋還在肩頭上，一切都很好！」〕

健 母親等到光明的節日了。

〔母親和兒子站在門檻上；現在這樣小的她扶着他的肘子，他顯然不高興。佛陀爾——很高，像父親一樣，鬍鬚；在深陷的眼睛裏閃爍着謹慎的粗暴。這些纖細的瀟灑的鬚鬚，對於他並不適合。皮面大衣由於時間而變硬了，肩上沾着白粉灰，靴上沾着污泥。烟捲在牙齒上冒着烟。〕

佛陀爾（以下簡稱佛，脫出母親緊攥的手。）你好，妹妹。你不屑伸出手來嗎？

奧（有意無意地向他跟前移動。）佛陀爾！佛其卡<sup>●</sup>，親愛的……  
〔他被她的激清所窘住，退却了。〕

佛 我，你知道，受涼了……在路上。別着急。

〔突然猛地襲來的咳嗽震撼他。烟捲落在地上。奧麗雅失驚地把它拾起來放在烟灰缸裏。他把手帕掩住嘴，然後又習慣地藏到袖管裏。〕

你看，變成什麼樣子了……

安 到爐子旁邊去暖和一會吧，佛琴卡<sup>●</sup>。我們的爐子是暖的。把你的皮大衣脫下來。讓我來把它掛上。

佛 得了，我自己來。（更加忍不住地。）放手，我不是說過了嗎。

---

● Федька, Федор的暱稱。

● Феденька, Федор 的暱稱。

〔她顯得更加小了，蹣跚後退。他把大衣豎立地放在門旁的地板上。〕

沒有資格掛到架子上去，讓他這麼站着吧。（用指頭威脅狗似的。）站着！（到現在才說，用以代替問候。）你老些了，媽媽。還沒有反觔斗？

〔在健米其亦夫娜的臉上一根肌肉都沒有動。〕

安 奧麗雅，你陪陪佛陀爾……我去預備一點吃的。（對佛陀爾，怯弱地。）不吃晚飯不放你走。

奧 健米其亦夫娜自會預備，媽媽。

健 別擋她，讓她的手去做些什麼事情。

〔安娜·尼古拉亦夫娜忙着跑下。她的嘴唇緊咬着。〕

奧 似乎，你對於你開槍打死的那女人的愛情，把你的一切都吞掉了，佛陀爾。甚至連對於母親的溫情。你不是可以對她溫和些嗎。她是我們的好母親。她爲了我和你把音樂院，掉了，她本來可以得到何等的成功啊！

佛 我不好過，你不明白嗎？在街上徘徊了三天，不敢走進來，就是爲了不要聽見這個……落葬的哀號。（他巡行房間，懷着好奇心觸動熟悉的東西。）還是那許多東西，還是在原來的地方……我認得出……（打開鋼琴，敲一個鍵。）母親還彈嗎？

難得彈。你甚至於連一封信也沒有寫給她。是害羞嗎？

佛 不，就這麼忙。很忙。（他看一眼半身像，一剎時之間他的姿勢和像片裏孩子的姿勢相同。）我們大家都做過孩子，看，孩子却變成這個樣子。（並不回頭地，經過肩頭對媽媽說。）你怎麼，老太婆，盯着我看，連脊背都熱起來了。

健 我在鑑賞佛琴卡。你變得漂亮了！

奧 你的期滿了嗎？要是說，你算完全放出來了嗎？

佛 我不是逃犯……別怕，我不會連累人。

奧 （受辱地。）你不該這樣瞭解我，健米其亦夫娜，你跟他坐一會，我去幫幫媽媽的忙。（垂着頭，下。）

佛 看，你把大伙都趕跑了。現在，看來，是就輪到趕我了。來，我們

來玩一會，把性子捺捺平……

〔她坐到椅子上，在中央，坐得穩些。佛陀彌在她面前有些怯生生的，拉拉他嫌太短的上衣的袖子。〕

你吹給奶媽聽聽看，爲了那娘們不看重你這樣的美貌，你怎麼就把她宰了。

〔他迅速而兇惡地看她一眼。〕

別使眼睛來嚇唬人。惜着點氣力吧，爸爸快回來了。

佛 得了，奶媽，得了。別多嘴吧。

健 我已經偷偷地向上帝暗示，求上帝把你這可悲和無能的人從罪惡裏收去吧……可是沒有成！（嚴峻地笑了笑。）可不是嗎：那時候我跟上帝求到了一件夾大衣給我姪子。可是我爲你做的禱告卻沒有達到上帝的耳朵。

〔佛陀彌站着，聽，手撐在桌子上的信上。紙張在他的手掌下颯颯作響。〕

人家不顧生命地，吃苦地打仗。可是你還是老朝你那魔鬼的心腸裏瞧。你究竟預備做什麼事情？

佛 （注視着地板。）不知道。我已經不再能夠照老樣子過活了。

健 良心發現了……難道頸子還疼<sup>①</sup>嗎？

佛 （屈服地。）別說了，奶媽。一提起我的生活我簡直打寒噤。

健 那可不是嗎，打寒噤。你啊，我的苦命的，也該穿上一件軍人外套才對。軍人外套比一千張海狸皮還暖和。應該連頭帶腦的跳進火裏去！

佛 他們不會要我。（輕輕地，並環視一週。）我的胸脯壞了。

健 你想想法子，試試看，去懇求懇求。

〔阿尼絲卡偷看一眼；她十五歲，她穿着花布衣服，粗大的有條紋的毛織襪。她看見陌生人有些怯弱。〕

進來，小姑娘，別怕。我們並不是三頭六臂<sup>②</sup>的人。

阿尼絲卡（以下簡稱阿。） 奶奶，我把糖領來了。

① 意謂受過懲罰，吃過虧，頸創還痛。

② 原文爲「長角的人」，即夜叉魔鬼的樣子。

健 放在櫃裏，乖孩子。鼻子別嗅，靴子別敲，人家在看着。  
〔阿尼絲卡顛着腳，伸着手虔誠地把小包拿走。她的眼睛這樣發亮，面頰因為受了冷而這樣發紅，在動作裏透露出這樣驚惶無措的天真，看着她簡直不能不微笑。佛陀爾的臉色柔和了。〕  
你認得出嗎？

佛 了不得的美人。她是誰？

健 你還記得嗎，在洛姆吉伏，院子裏玩陀螺，不讓你睡覺。她就是阿尼絲卡。你看，長大了。從德國人手裏逃來的。（對阿尼絲卡。）  
問個好，這是佛陀爾·伊凡納赤，主人的兒子。他是旅行回來的。  
〔阿尼絲卡鞠躬，舐嘴唇。佛陀爾不動。〕

佛 你笑什麼，塌鼻子姑娘？

阿 這並不是我笑。我的臉是這樣。

健 你和她談談吧，她倒是一個利嘴的姑娘呢。

佛 （不知道，問什麼好。）你們那裏的德國人怎麼樣？

阿 他們會怎麼樣呢！並不怎麼樣，生活着。

佛 他們說話怎麼樣，客氣嗎？

阿 還好，一般的說是客氣的。要什麼東西，都是說外國話。

佛 （對健米其亦夫娜。）洛姆吉伏的孩子都是我的好朋友。那長子達巴柯夫（Табаков）大概已經養了孩子了吧。他有很多孩子嗎？

阿 三個，最小的一歲。（活潑起來，對健米其亦夫娜。）我忘記告訴你了，奶奶……他和他太太押到絞刑架去的時候，他們的小狗把德國人的手咬了一口。他們的狗也是這樣機靈。於是他們就把小狗和女主人絞死在一塊……（抖了一下，好似受了寒。）看來，連狗都打仗了。

佛 （陰鬱地。）啊……。史大特諾夫·彼得（Статов Петр）呢？

阿 這人一開頭就上樹林子裏去了。在澡塘子裏洗了最後一次澡，把澡塘子都燒掉了。把孩子也隨身帶去了，是六年級的。名叫普羅斯卡（Прошка）。

〔佛陀爾對於她唱歌似的音調微笑着。阿尼絲卡生氣了。〕  
你笑什麼，旅行家？

佛 就這麼樣，看着你：好笑。要是所有的人都是這樣就好了！  
〔奧靈雅開了門，只說一個字：「父親」。大家都行動起來了。健米其亦夫娜把椅子推開，阿尼絲卡走掉。佛陀爾也顯然激動着，把繞着頸子的淡灰色圍巾的兩端塞到衣服裏而去。〕

健 別向爸爸叫喚。讓他給你叫喚幾下，你這個頭強腦的人。  
〔佛陀爾退到窗戶跟前。達朗諾夫，一個矮小，剃光，銳意的人，上。看來他沒有知道兒子回來。〕

達朗諾夫（以下簡稱達） 飯我不吃了。茶送到書房裏，濃一些。健米其亦夫娜，親愛的，總好把掛絆給我縫上了吧。我已經說了三天了。（發現兒子，用好似昨天還看見他的聲調說。）啊，佛陀爾！回到父親的家裏來了：好極了。

〔佛陀爾預備回答，——震耳的，苦惱的咳嗽妨礙了他。達朗諾夫側着頭，幾乎是職業地聽着，等候咳完。〕

好——極——了……

〔健米其亦夫娜把皮襖拿出去，佛陀爾把手帕藏起來。〕

早到這城裏了嗎？

佛 昨天。（並且像以前預備好似的，練熟地說。）我給你和母親帶累麻煩。請你饒恕。

達 我們也有過錯，佛陀爾。你是頭生兒子。爲了不讓你受苦，我們太愛惜你了……於是你便以爲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爲你預備的。

〔佛陀爾聽到這裏臉色苦澀了一下。〕

這女人……死了嗎？

佛 沒有。我想把自己打死，但是沒有來得及。

達 你爲什麼把她……這樣？

佛 我愛她。不該這樣的。

達 現在呢？

〔佛陀爾不作聲。〕

來休息休息是嗎？那有什麼呢，住住，看看。

佛 謝謝，不要。大家都要管我，教訓我。我是到你這裏來看病的，正像來聽醫生一樣。



達 好極了。不過，老弟，我晚上看不大清楚了。坐到燈光下面去，我要細細地把你看一下。

〔佛陀爾聽從地甚至於把絹質燈傘的邊提起來，坐在燈畔。燈光斜射在他額上。達朗諾夫揪住放在桌上的佛陀爾的手，看着兒子的臉。佛陀爾把手抽掉。〕

佛 怎樣，診斷好了嗎？

達 診斷好了。我不喜歡你的噁嘔……還有這個發亮的眼睛，你的手是軟和的，發燒的。

佛 這些都不重要。我還有別的病象。

達 是還有別的。你失去了頭腦。你由於惶惑騷動而粗暴。這些小鬍鬚也是。你在尋找出路。這已經很好。（好像和犯過的小孩子說話。）你看看看，佛茹。何等的痛苦爬到我們的土地上來了。受了許多苦難的俄羅斯女人在森林大火旁邊哭泣……她身旁有孩子，呼吸着大火的烏烟，這烟永久不會從他們的靈魂裏灰掉。你知道，這種受傷的小孩有多少經過我的手醫嗎？比方說，昨天……（他揮一下手。）唉，痛心和憤怒把頭腦攪混了，痛心和憤怒。你的病是可以醫治的，佛陀爾。

佛 那就更好了。坐下，開藥方。

達 藥方已經寫好了，佛陀爾。就是對人要正直。

佛 正直，（被陰火所燃燒。）那你醫治了三十年的人，他們對你自己正直嗎，是你，還在成名之前，就第一個人施行人心的手術。是你用自己汗血的錢創辦臨床診療所。你却成為城市的附屬品，市政的財物，像它的救火的水龍管子一樣……

達 （半閉着眼睛傾聽。）說得很好，繼續下去。

佛 現在北歐的「毒資族」向東侵犯，破壞一切。人們逃跑，人們把破布破屑和耳聾眼瞎的老太婆都抬走了。他們怎麼把你忘記了呢，老醫生，啊？起來，站到十字路口去，抓住別人家東西的箱子；也許會讓你坐上去。（嘆起噁來。）唉，那裏什麼都在沸煎着……燒着，燒着。

達 燒到並不壞，壞的是毒火在燒着你。

〔奧麗雅開開門。〕

別打攪我們，奧麗雅。

奧 爸爸，對不住……柯列斯尼可夫來了。他一定需要見見你。  
達 （遺憾地。）是的，他打過電話到寓處診所去。請。（對兒子。）  
我要和他談幾分鐘話，你到屋角裏去抽口煙。

佛 我不願意和他碰面。你們後門沒有釘上嗎？

奧 你暫時到屏風後面去避一避。他很着忙，不會畏久。

〔佛陀爾被打發到屏風後面去。奧麗雅開了門。〕

爸爸請你進來，柯列斯尼可夫同志。

〔那人進來，穿着皮毛短大衣，腰帶上已經掛着槍匣。他也是  
闊額，長身，有些像佛陀爾，佛陀爾則在屏風後面聽以下的談  
話。〕

柯列斯尼可夫（以下簡稱柯。） 我是來同你的，伊凡·鐵霍諾維赤。  
車子等在門口，兩張定好的位子 is 空的（用眼睛搜尋。）你們攤着  
許多東西？

達 我不改變決定。我那也不去，親愛的柯列斯尼可夫。在這裏我更加  
需要些。

柯 我知道，你會說這句話，伊凡·鐵霍諾維赤。

奧 （低低地，不向誰注視地。）時候正好。天很清朗，快有空曠了。

達 （對柯。）你快走吧，否則就來不及過橋的。愛，我們再會吧！

〔柯列斯尼可夫沒有伸手回答他。〕

你不是也走嗎？

柯 （頓了一頓。）有誰聽我們說話不？……鄰居人家呢？

達 我們那兒是麵包舖。

〔奧麗雅要走。〕

柯 你並不妨礙我們，奧麗雅。（對達朗諾夫。）事情是這樣，……我  
自己要在城裏……待一個時期。我是黨員，在我還活著的時候……

達 你們看！（學他的聲調。）我也不是一捆布疋，一件藝術作品。我  
是生在這城裏的。成爲這城市的附屬品……（爲佛陀爾說。）像它  
的教火水龍管子一樣。在這必要性的程度中，我看到自己的特別光

榮。在這三十多年中，半城的人是我親手接的生……

柯（微笑地。）我也是！

達 你也是。我記得，那時你父親是做那位已經去世的商人法尤寧的更夫。（諷刺地。）我向你報告，自從那時以來，你年紀大多了。你不大滑雪了。

柯（看一眼奧靈雅。）滑雪行軍的時候現在就要來了。

（佛陀爾碰到小桌子上奧靈雅的梳子。東西落在地上。柯列斯尼可夫警戒起來。）

有人在那裏聽我們說話……伊凡·鐵霍諾維赤。

達 沒有……沒有誰。

（柯列斯尼可夫發現佛陀爾的大衣，默默地抬起眼睛來看達朗諾夫。這時佛陀爾從屏風後面走出來。）

佛 沒有誰，看來，這是我。正像小說裏所寫的那樣，一個中年的幽靈從牆壁裏走了出來。晚安，貴族們！

達（難堪地。）你們不認識嗎？這是佛陀爾。我的兒子。

佛 我曾經和柯列斯尼可夫公民見過面的。小時候甚至打過好幾次架。想得起來嗎？

柯 這是確實的。我們職業學校不喜歡中學生。（帶着責備的對達朗諾夫。）……在長久分離之後兒子來看父親，……我不明白有什麼不好！

佛 噯，第一，兒子是有黑印的。犯罪的烙印！第二，是靠近前錢的地帶。也許，他沒有通行證趁車，走了一百多公里，並且越過這樣的沼澤到這裏來……也許懷有什麼秘密目的吧？

奧 你拿什麼來觸怒我們，佛陀爾，拿什麼！

柯 你犯不着給自己加上污名。你跌倒過，不錯……但是、假使把你釋放，那就是說，社會又重新信任你了。

佛 你以為是這樣嗎？好。那末……你剛才失言說……你將留在城裏。自然，是和一羣忠實的人在一起，怎麼說呢，——歡迎光臨，德國朋友，吃俄國人的獵槍。劈——拍！那末，你肯收一個這樣的——改過的人到自己隊伍裏去嗎？不錯，他沒有相當的介紹，但是……（堅定地，並且直視着眼睛。他却會履行一切。他也並不怕死：他

已經和死神擁抱着睡了三年。

〔尷尬的沉默。〕

不合格嗎？

柯 我只待到明天。我也要離開城市。

佛 明白了。（撫鬚髯。）因此所以也這樣固執地勸爸爸離開這裏嗎？

達 我請你對我的朋友們要有禮貌，佛陀爾。

柯 我回答他。伊凡·鐵霍諾維赤完完全全把自己獻給了人們。甚至於鄰近地區的人也到他這裏來。我們要把他救出危險。而且這裏一定會很亂，各種各樣的死人就要復活起來。現在連蛇頭也從地底下伸出來了。

佛 這樣說來，比方說，這種混亂對於我妹妹倒是有益處的吧？

奧 我跟學校待下來，佛陀爾。

佛 （雙手放在口袋裏，搖晃。）不更簡單些嗎？德國人需要有名的人物担任各種職務……

奧 （帶有暗示，嚴厲地。）恐怕他們已經找到這種人物了，佛陀爾。

柯 結束你的思想吧，母親在車子裏等着我。

佛 你不擔心我爸爸在這裏沒有你的監視會做出很蠢的事情來嗎？

柯 你很憤慨，但是你的不幸僅僅是你自己的錯。除此之外，我沒有工夫深入你的精神變化。等下次再談吧。再見，伊凡·鐵霍諾維赤！

〔他們擁抱。柯列斯尼可夫把目光移向奧麗維。〕

奧 （低聲地。）我送你到車上。

柯 （對佛陀爾。）誠心希望你在生活中給自己找到位子。

佛 （用低音。）謝謝。

〔奧麗維隨着柯列斯尼可夫出去。〕

達 追上去，道歉，佛陀爾。

佛 達朗諾夫醫生從來不打孩子的。難道他對於教育的觀基因年齡而改變了嗎？②

〔達朗諾夫疲倦地半閉着眼睛。奧麗維回來。她怕冷地把雙手

② 意謂達朗諾夫從前沒有強迫自己的孩子做不願意做的事情，想現在也不敢於。

抓着肩頭。)

奧 星星，星星……似乎，已經飛來了。

佛 (半抱歉地，對父親。)你聽，難道你現在怕他嗎？我是懂得砲兵學的，這尊砲已經不能射擊了。①

達 現在我知道你的病了，這是自私，佛陀爾。(他不舒服，他抓住台布的邊，坐倒在圓椅裏。)

(奧麗雅趕到他跟前去。)

奧 爸爸，你病了嗎？……給些水你喝喝吧，爸爸？

(端碗飯進來的健米其亦夫娜忙着去幫助她。)

不過要輕輕地，輕輕地，別讓媽媽聽見。

(當安娜·尼古拉亦娜進來的時候，她們已經來得及把水給她喝下，把枕頭塞在他的頭底下了。)

媽媽，他已經好些了。你不是已經好些了嗎，爸爸？

達 艱難的日子挨到了。都是孩子，孩子……

健 (對佛陀爾。)你暫時出去，兇人。等一會你來敲門……(完全底聲地。)我開你進來。

(佛陀爾經過奶媽的肩老是看着父親和在他周圍忙碌着的女人們。他似乎不相信，這樣的小事將會引起這樣的後果。)

奧 (走到佛陀爾跟前。)真的，你現在最好還是走吧。父親起得早……工作很多，很疲勞了。

佛 (拿大衣。)我不知道，奧麗雅，這是你的未婚夫。對不住！

奧 (悲哀地。)這就是你整個晚上所瞭解的一切事情嗎，佛陀爾？  
(遠遠地傳來空襲警報，漸漸變得高而強。佛陀爾聽着，抬起頭來；然後走掉，誰都沒有送。沉默。奧麗雅坐到桌子跟前，把手掌堵住耳朵，着手改練習簿。)

安 (對丈夫。)戈哥柳斯京拿公文來找你。叫他來，健米其亦夫娜。

健 (對廚房。)進來，公文②③。大概在爐子旁邊烤乾了吧。

(她下，戈哥柳斯京接着出現，一面走，一面從口袋裏摸出墨

① 意謂柯列斯尼可夫已是下台人物，發不出威力了。

②③ 諷指專拿公文紙的人。

水瓶。〕

達 我就攔你了，戈哥柳斯京。

戈 沒有關係。可是閒着倒幻想了一下。

安 你幻想什麼呢？（傷痛地。）不是想兒子嗎？

戈 我的幻想超出農業的領域。（在公事包裹翻尋。）戴克里先皇帝①②  
曾經拋棄國事去種青菜。上伊利里亞③④去。（舉出一隻手指。）  
長出很大很大的菜花。（遞紙。）這是關於施行國防方策的。

達 這是關於看護婦講習班嗎？（簽字。）曾經有過這麼一天，安孃⑤⑥  
……我們也有我們的幻想，在從前。你是舉行考試，你穿着五月的  
輕衫。那時你彈一隻……我已經忘記了，叫什麼？

〔安娜·尼古拉亦夫娜走到鋼琴跟前。她站着，用一隻手彈起  
一句有名的音樂句子。〕

再往下，往下。有一個地方，吹進風和希望。

〔於是她坐下來用全力彈。戈哥柳斯京默默地遞紙，達朗諾夫  
簽字。〕

戈 最後一張，伊凡·鐵霍諾維赤。

〔聽見炸彈的爆炸聲，第二個，近一些。音樂繼續着。這是兩  
個相反自然力的鬥爭。當英勇的旋律充滿一切的時候，發出第  
三個，十分靠近的爆炸。玻璃的震碎聲和坍塌的轟響聲。燈熄  
滅。安娜·尼古拉亦夫娜趕緊地把其次兩節奏完。然後是安  
靜。〕

別把墨水打翻，伊凡·鐵霍諾維赤。等一會，我給你劃火柴。

安 奧麗雅，把燈點起來，燈放在窗戶台上。

〔火柴劃着。奧麗雅已經在窗戶旁邊。巨大的影子在牆上擺動  
着。短促的射擊聲，街上傳來的難於瞭解的喧鬧聲。燈點得不  
好。大家都站起來。佛陀爾的照片落在地板上，好似已經來到  
了另外一個世界的另外一個晚上。健米其亦夫娜拿着燭頭從廚

①② Diocletian (245--313)，284至305年的羅馬皇帝。

③④ Illyria，亞得利亞海東部的古國。

⑤⑥ Аня, Анна 的愛稱。

房裏走進來。〕

奧 健米其亦夫娜，把掃帚拿來，把玻璃掃去。佛茄摔下了。

〔健米其亦夫娜下。門邊有輕微的悉索聲。這時達朗諾夫家人才發現入口旁邊的椅子上坐着一個不相識的老人，兩膝之間夾着一根多節的棒。他微笑着，並且點頭，點着禿頭，也不知是問候，也不知是懇求施捨和避難。〕

達 （經過相當的距離。）你怎麼到這裏來的，老伯？

老人 嚇得爬進來的，主人。天塌了。

〔奧麗雅把燈捧得近些。客人身上穿着污穢的棉褲，同樣的褂子；行囊和破舊的帽子放在腳旁。好像聞嗅着似的，戈哥柳斯京從各方面去察看老人。〕

奧 你自己是從那裏來的，老頭？

老人 我像拉撒路<sup>②②</sup>那樣流浪……穿着掩埋的屍衣。並且，唉，我的棺材板還在後面看着我呢。（用棍子敲敲，並且用這樣銳利的目光停在屋角裏，使所有的人不禁也斜眼向那裏看。怎麼，怎麼。石頭寡婦把腿支開了！

安 （半聲地。）一定是病人……來求你看病的。

達 （已經職業地。）你早就流浪了嗎，老伯？

老 不知怎麼的：腦經很有貪心，很不慈悲，切切地說——一年，一年

---

②② 新約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節到三十一節說一個渾身生瘡的乞丐拉撒路被放在一個財主的門口，因為財主天天宴樂，乞丐想得到他的殘羹剩飯。兩人死後，乞丐被抱在亞伯拉罕懷裏，財主被拋在地獄受苦。財主求救，並且請把拉撒路派到他父親家裏去，向他五個兄弟作證，不要只顧生前享樂，致使死後受苦。亞伯拉罕不肯，他說：他們有摩西和先知的話可以聽從。財主說：「若有一個從死裏復活的，到他們那裏去，他們必要悔改」。

這裏一方面暗示法尤寧猶如拉撒路在蘇維埃政權之下受苦，但德軍一到，猶如昇天一樣，在神的懷裏享福。另一方面暗示他是「死人」中復活的一個，要向達朗諾夫這類蘇維埃政權的擁護者們「作證」，叫他們「改過從新」。

，可是脚却呻吟說——三百年，三百年！就這樣瞎走着，被兩根鞭子擡着。

奧 那末你是瞎走走錯了，老公公。

老 這不是法尤寧家的房子嗎？

達 房子倒是法尤寧家的，不過你應該越過廣場。門牌我記不得了，也是從前一個商人法尤寧的房子。那裏住着一位像我這樣的醫生，留着鬍子。他正巧是流浪病的專家。你上他那裏去吧。

安 讓他等一會，等空製過了再去。

老 謝謝你的好心，安娜·尼古拉亦夫娜。

安 （警戒起來。）你怎麼認識我的？

老 也許偶然是在夢裏碰見。你看，圈手椅放在那裏，軟軟的……這圈手椅也不止夢見過一次。那椅子下面有燻焦的地方。

奧 並沒有什麼燻焦的地方，你弄錯了。

老 有的，小姑娘，有的。是這樣一個夢：戒子滾掉了，更夫把蠟燭放到椅子下面去找。幾乎着起火來。

達 我不記得有這樣的事情。

老 讓我們來看看，伊凡·鐵雲諾維赤。拿着我的拐杖，主人。（對戈哥柳斯京。）幫忙，癆病鬼。

〔他和戈哥柳斯京兩人把椅子側轉來。在粗糙的椅底裏顯明地看得出有一塊很大的焦斑。達朗諾夫家人互相目視。〕

你，小姑娘，還沒有出世，這東西就放在尼古拉·謝爾格亦維赤·法尤寧的賬房裏了。

〔在關係上好似斷然地改變了。戈哥柳斯京敬重地，有禮地向老人鞠躬。〕

戈 歡迎光臨，尼古拉·謝爾格亦維赤。等得好苦啊。這就是說，成功了？

老 忍一會，現在我們來打聽打聽看。（剛強的，甚至於年輕了些的他走到電話機跟前，長久地搖着把手。）電話局，電話局……（癱勢地。）你怎麼啦，金絲雀，為什麼這好久不來聽電話。我是市長，法尤寧。你別發抖，我不會吃掉你。給我接警察局，無論那一個都



行。(又搖把手。)警察局，警察局…啊呀，啊呀，不聽從當局！  
戈 (彎下身子，向法尤寧獻媚。)也許，嚇得爬進墨水瓶裏去了，尼古拉·謝爾格亦維赤，嘿——嘿！

〔法尤寧把聽筒掛上，嚴峻地劃十字。〕

我們新的時代，求上帝賜福。

〔機關槍的達達之聲，喊叫聲和鐵片撞擊的逐漸聲，現在已經穿過堅固的磚牆，漏到這裏來了。〕

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因為我的眼譜已經看見你的救恩……④⑤

〔他的乾燥的沒有感情的喃喃之詞，遮過玻璃破碎的狂怒的響聲，外面窗框被槍柄打掉。三夾板的擋板落下來。在黑夜窗戶的直角裏——被激戰所畸形化了的，被側面的紅光所照耀着的頭戴鋼盔的人。他們透過浮動的烟，向裏面注視。這是德國人。〕

——第一幕完——

- ④⑤ 此段見新約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九和三十節。前面是說有一個耶路撒冷人西面，為人忠實，素為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他得了聖靈的啓示，知道自己未死之前，必看到上帝所立的救主，他進入聖殿正遇着耶穌的父母抱着孩子進來，西面便用上面說的話來稱頌上帝。這也暗示着德軍的來到。

## 第二幕

### 第一景

可怖侵略的災難把小城的天際佈滿陰霾。仍舊是那個房間，但是不知有什麼東西一去不返地從這房間裏逝去了：顯得昏沉而狹窄了。佛陀爾的照片已經沒有；只有蛛網和釘子釘在中間的醜陋的影跡在壁紙上顯露着。歸併着的東西，桌子上沒有收拾掉的碗邊。早晨，中間窗戶裏看得見積雪的街，街那邊的小坡上仍舊有着那座鐘樓，不過已經截去一半。旁邊一隻窗戶在可紀念的一夜被打掉，用三夾板木條把棉被釘在上面。從上面的什麼地方——一會高，一會低——傳來沉鬱的，由於無聊而唱的男子的歌聲。穿着冬衣的奧麗雅預備出去。安娜·尼古拉亦夫娜握着門上的把手。

奧 媽媽，我每一分鐘都寶貴……媽媽！

安 我不放你走，奧麗雅。我不放。

奧 你得明白，孩子們會去上學的……六十個人即使有三個去。他們怎麼辦呢？

安 坐下，討論討論看：今天上什麼課？那一個沒有頭腦的人今天會送孩子去上學！

〔兩聲，一聲接着一聲的槍聲。不知是誰低着頭，瘋狂地和無聲地在窗下跑過。〕

離開窗口，奧麗雅。

奧 （移動地方。）有些人跟聾耳朵的女人住在一塊，連地震都聽不見，假使發生地震的話……我必須，我轟去。我做事情是拿人家錢的，媽媽！

達 （自鄰室。）讓人家去做些什麼事情，安娜。

安 你要把女兒也丟掉嗎？最後的女兒，伊凡。（對從廚房裏走進來的健米其亦夫娜。）他們究竟在那裏唱什麼？好似給誰唱送葬歌……

健 上面和房子裏的廂房都給佔據了。你無論朝那裏看，都是大兵供在那。（信任地。）現在又找到四個德國人，都是被戳死的。上面有一張給大家的總的字條。

安 字條上寫着什麼？

健 據說，字條上寫着字——「歡迎光臨。」招人——哪！我們房子上也掛着一張藍紙。說誰招出來，就給很多錢。他們在搜呢……

安 搜誰呀？

健 誰知道他呢，是一個什麼安得烈（Андрей）。可是我們城裏姓安得烈的可有三十來個，去挑吧。

奧 這跟我們沒有關係。我們是安份守己的人。你也最好還是做你的事情去吧。

健 去登記當德國女用人嗎？（受辱地。）我們的馬鈴薯藏在地窖裏，去拿要在德國人面前走過。那末就打發阿尼絲卡去嗎？她像風似的飛得快。

安 在沒有平靜的時候，誰都不許走出戶。讓她到這裏來收拾桌子。（健米其亦夫娜走後，對奧麗雅。）你問問她看，洛姆吉伏究竟是怎樣一個情形！

〔奧麗雅並不說去大衣，難忍地往椅子上一坐。阿尼絲卡上。〕

阿 奶奶打發我來的。要做什麼事情？

安 姑娘，收拾碗盞，可是別打破東西。

〔由於所責成的事情的重要性而興奮着的阿尼絲卡着手工作。〕

奧麗雅却說，你是不該從洛姆吉伏跑出來的。

阿 （慎重地。）爲什麼不該？殘暴極了，安娜·尼古拉亦夫娜。他們踹房子，攔我們女人，小娘們，把女人隨便玩弄，就老是這樣鬧不完。我有一個女朋友，是坐在一排上的。就這樣赤條條的，拱到凍冰的河裏去。（婦人式地，她用頭巾的一角擦眼睛。）你們記得我們的那個小湖嗎？

安 奧麗雅，你記得洛姆吉伏的小湖嗎？四周長着老楊樹……記得嗎？

〔奧麗雅不關心地看着窗戶。〕

阿 有一個軍官比誰都兇。白毛，像烟似的，腳有些跛。罵人，並且還用火漆在人家背上蓋印。這可是爲了什麼，安娜·尼古拉亦夫娜？是女人，又不是信。

奧 （斷然地站起來。）愛，媽，媽，我去了。否則我要晚到了。  
安 要去得戴一塊破一些的头巾。在街上要彎着點腰，彎着點腰走。又駝背又難看就沒有人要看了！

〔奧麗雅開門，立刻又關上。飛進爭吵的喧嘩聲；健米其亦夫娜嚶嚶不平的低音和法尤寧熟悉的次中音。〕

奧 （對父親，向鄰室。）爸爸，來。光明的生活開始了，當局來拜訪你了。我打後門走了。（轉過身來。）別着急，媽媽……我一會就要回來的。

〔下。向進攻的敵人防衛着的健米其亦夫娜上。法尤寧身上穿着寬大的夏季上衣，由於久藏箱中，縐紋累累。靴子，豎起的領子和斑白的頭部像擦了油似的發亮。他的樣子和舉措都是革命前偵探式的。〕

法尤寧（以下簡稱法。） 別做戲，親愛的，我是老頭子。放手，別做戲。

健 我可不要看拉撒路。下一次我們可要把你埋葬得深一些了，讓你爬不出來。

法 哎喲，哎喲，你這傻女人。走，別跟我搗亂，走開。

達 （出來走到法尤寧跟前。）不錯，走開，健米其亦夫娜。

〔她斜了一眼，哼了一聲，走到旁邊去。〕

法 難道可以說這樣的話，對人，並且這樣忙的時候，並且是對什麼人？……對我！哎喲，傻女人。（對大家。）我的親愛的，我向你們祝賀。光明已經不遠了，不遠了。

〔大家沉默着。他白等回答。〕

親愛的，你們別跟我不作聲。我不是來要房錢，我是來講和的。並且我是一個人到你們這裏來。本來可以帶很多人來突然光臨，可是只一個人來。啊，全在這裏了。

安 你爲什麼來嚇我們，法尤寧！

法 老板娘，你這孤鳥兒，有什麼能嚇得了你呢，有什麼！你家多好福氣，可是我的窩在那裏呢？我的威武在那，商行在那？一張巴黎的小報登過說，法尤寧的亞麻比郎克洛·尼諾娜（Ланкло Нинона）●的捲髮還要柔和……沒有了！我的可愛的小鳥兒在那呢？在狹窄的土窖裏過日子。

健 把他，這紅臉鬼送到慈善病院去還是怎的？他已經害起別人來了。

法 （陡然拉過頭去，甚至使硬領劃着頸項。）什麼？孤苦的鳥兒可有尖利的牙齒會咬人。小老太婆，你別被她咬了呀！

達 健米其亦夫娜，你仍舊沒有把掛絆給我縫上。拿到書房去。讓安娜·尼古拉亦夫娜給縫吧。

〔兩人會意，下。〕

你，當然，找我有事情，法尤寧先生？

法 你猜着了。伊凡·鐵霍諾維赤，我想跟你知心地談談，已經有兩天了。（對掃着地而打算把灰掃到法尤寧身上的阿尼絲卡。）小姑娘，去站在門口。車子一開到，就來通報。快去！

〔阿尼絲卡逃下。〕

我們坐下吧，伊凡·鐵霍諾維赤。都是老頭子了，却像要決鬥似的站着。

達 你說吧。

〔他們坐下。〕

法 走得快，走得慢，——反正光明的日子總算在前面了。我和你在神聖的斯巴斯克門（Спасские ворота）●前脫下帽子，走進亞爾千日爾教堂（Архангельский собор）●這日子快要到了。我們，逐出樂園的人，要去俯伏在石板上，痛哭。（閃爍地。）好久不

- 郎克洛·尼諾娜（1615—1705），法國美人，當代名人都會集在她的沙龍裏。她九十歲時，仍舊青春美貌，還有許多青年向她追求。
- 在莫斯科，是進入克列姆里內城的城門，上有高塔，建於一四九一年。
- 在莫斯科，建於一三三三年。

上克列姆里內城去了吧？

達 好久了。

法 我也是，老是要去去不了。起初，你知道，我流浪了，後來孤苦伶仃地受難，再後來，便從事建設，在阿卡杜伊（Акатуи）山裏……（發聲達朗諾夫移動。）對不住？

達 我明白……什麼原因得到你這樣的信任。

法 命運的相似。我們兩人所受從前的好處並不多，也許，我們的兒子在監獄的同一張硬板床上睡過。除此之外……（他把鐵蓋格答一整關好，嘴裏作嘖嘖之聲。）哎呀，哎呀，時候晚了。就讓我們直捷爽快地來說吧。這座房子和全部傢什都歸鎮守軍管了。他們起初是看上學校，就是你家奧麗雅·伊凡諾夫娜在那做事的學校，因為都燒光了，現在假使修理的話，你自己知道……總而言之，鎮守司令維別里的副官，莫沙爾斯基先生，要到這裏來看房子。那就是說，你和你太太，這樣大年紀，要從這裏趕出去。但是……（幾乎靠近耳朵，知己地。）上帝是有靈的。據傳說，維別里雖然打過老虎，但是像彼得一世皇帝樣——樣，却很怕老鼠。我們就用老鼠來嚇他，啊？

達 你說得簡單些，我是能理解的人。

法 好。（事務地。）早晨又發現了四個。都是一個作風，都是在脊下，戳着洞。並且留着字條……這樣看來，城裏留着一個開玩笑的人。他名叫安得烈，安得烈。這究竟是誰呢，啊？即使看看照片也行，這位無畏的波伐（Бова）王子<sup>①</sup>究竟是什麼樣子。

達 我並不從事照相。我也沒有熟識的安得烈。伊凡倒很多。我自己也叫伊凡。

法 現在無辜的人在受罪。維別里倒是一個好說話的人，不過施普勒却逼着他。而這位施普勒……你知道，魔王是怎麼樣嗎？施普勒先生就用這種魔王，像用絨布似的在局子裏揩血。揩過，擠乾，掛在繩子上晾乾。哼！似乎，應該對這位安得烈揮揮手了。摩茹斯克（Можайск）陷落了，用望遠鏡已經看得到亞爾干日爾教堂上的麻

① 義大利中古時代童話中的人物。

雀了……（直視眼睛。）親自看見他的時候你勸勸他，別造孽吧，別害我們這城裏的人吧！

達 這究竟是要勸誰呢？…勸旅普勒，勸魔王還是勸亞爾千日爾教堂？

法 （幾乎是稚氣地。）不，勸這個安得烈。

達 到廣場上去，叫喚，一直叫到他聽見還是怎的？

法 難道這樣叫得到嗎！你寫封信給他，說有要緊事情，叫他來一趟。戈哥柳斯京這樣推想，他的地址你一定知道。你就去見見他吧。

〔他愛撫地撫摩達朗諾夫的袖子，達站起來，咕咚地推開椅子。〕

達 你又走錯地方了，法尤寧。這種職務我還從來沒有做過。

法 （也站起來。）這是說…做什麼職務？

達 就是做劊子手的職務。我做不來，沒有那份氣力。你知道，做這種事情，又得洗繩子，又得肩上背死屍……

法 可惜，可惜。我怕，…戈哥柳斯京在四處鑽得很利害。跟莫沙爾斯基打關係，想從我牙齒縫裏搶塊肉去……（懷着希望。）並不要緊，明天也可以，啊？

〔阿尼絲卡帶着驚慌的樣子從前門裏飛進來。〕

那裏怎麼樣啦？

阿 將軍來了！（她把地掃了掃，然後不被覺察地躲到窗簾背後。）

〔法尤寧向窗外看了一眼。〕

法 伊凡·鐵霍諾維赤，抓緊自己的幸福吧。維別里自己趕得來了。（他預先凝止在半鞠躬的姿態裏。）

〔莫沙爾斯基上，他是一個亡命客，戴着俄羅斯式的，看來是父親遺下的毛織頭巾，穿着鞣皮的軍官短皮襖。他把有些跛腳的副官孔次讓到前面，他是一個白髮如煙的人。〕

孔次（以下簡稱孔。） Achtung! ①

〔然後，穿着軍人外套的，長身材的軍官維別里上，他一而摩擦着受凍的耳朵。法尤寧急忙上前迎接。〕

法 （急口地）能在自己的家裏迎見，真是榮幸之至，在這屋子裏認識了生活並且養了我們的兒子，他已犧牲在對共產主義的獸身的鬥爭

① 德文，意為：立正！

裏。我是法尤寧……市長。法尤寧！

孔 Zurück！①

維別里（以下簡稱維。對孔次，平庸而緩慢，好像是讀練習。）我已經發下命令給我的軍官，在這國家裏要說俄國話。（半轉過身子去。）Slave？

莫沙爾斯基（以下簡稱莫，他套着耳朵翻譯。）奴隸。

維 奴隸，可以不懂得主人的語言，aber②主人一定要懂得奴隸的言語。

孔（紅着臉並且用力地。）這是這一——樣困難，少校先生。

維（發怒地。）但是我自己也在說俄文呀。（用手指指達朗諾夫。）這人是誰？

法（忘記了自己地。）達朗諾夫，這裏著名的，請原諒這個字眼，——郎中。

〔維別里把頭俯向莫沙爾斯基。〕

英（套着耳朵。）Arzt③。

維 爲什麼不作聲？

法 達朗諾夫醫生榮幸見到維別里先生非常激動。

濟 法尤寧，你稱呼鎮守司令先生做少校先生要比較禮貌些。

維 沒有關係。（對達朗諾夫。）應該說話，我的朋友。

法 達朗諾夫先生的兒子，我們大家都知道，是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戰士。

達（勃然而起，並且含羞地。）這都是謠說，是謊話……是謠說。

法 謙虛！……達朗諾夫的兒子和我英勇殉難的兒子加夫里爾（Гавриил）一同……

〔維別里蹙起眉頭來。〕

莫 你若是把這事提到第十次的話，法尤寧，我們就把你送到你兒子那裏去長住。（對達朗諾夫。）你回答。這裏有幾個房間，幾個出口？

達 青年，當你生下來的時候，我已經忠實地爲祖國服務十年了。（沉

① 德文：後退！

② 德文：但是。

③ 德文：醫生。



默了一會。)三個房間，一個廚房。兩個出口。

莫 (垂下眼睛。)你們有地下室嗎？

〔達朗諾夫否認地搖搖頭。〕

少校先生要去看看房間的分佈情形嗎？

法 (跑在前面。)請看，這裏是他們的書房。有不方便的地方：不管你怎麼擺弄，桌子總得對着窗子放。當然，這是假定再添派一個哨兵的話。

〔莫沙爾斯基拉他的肩膊停下。〕

莫 你留在這裏，法尤寧。

達 現在我可以走了嗎？

〔沒有人回答他。維別里向孔次看了一眼，孔次當即留下。莫沙爾斯基和維別里下。〕

法 (責怪地。)假使你，伊凡，鐵霍諾維赤不願意明白自己的利益，那末至少請你不要妨礙我。他們會立刻用血來禮贈你的！

達 啊，請不要惹我，法尤寧。

〔在孔次所站的窗旁，窗簾抖動一下。孔次懷着興趣地把窗簾拉到一旁。緊靠在窗側壁上的阿尼絲卡驚惶地沉默着。孔次認出是他逃脫的姑娘。〕

孔 Ah, du mein fein feiner Käfer!①

〔他用手指伸到她的下巴上去。阿尼絲卡尖聲地叫着拔腳逃走；孔次一面說着：Komm mal her, komm mal her, Lieblein ②，一面跟她追去。驚動的維別里帶着莫沙爾斯基回來。〕

莫 誰在這裏叫喚？

法 (把雙手一攤。)一件巧事！老鼠跳出來，簡直跳進小姑娘的衣裳裏……

維 (低低地。)什麼叫做老鼠？

莫 (套着耳朵。)Maus ③。

法 這裏跑來跑去的老鼠向來就很多，因為那居是麵包舖。牆壁那一邊

① 德文：啊，是你啊，親愛的！

② 老鼠。

總是一草草，希里嘩啦地亂跑。

〔維別里躊躇地看看自己的腳下。孔次回來，負咎地笑了笑。〕

不過牠們都是很可愛的，像金絲雀一樣……

維（寒噤一下。）啊，不。這房子不好。不，這個…… kein Paum für die Wachtmanschaft ①②。

莫給護兵連嗎？

維 是的。Wir müssen in alte Loch zurück ③④。

〔伸兩隻手指到軍帽眼前，還老是向角落裏張望着，他轉身向出口走去。爲了鞏固反作用起見，法尤寧甚至決定去攔住他的路。〕

法 少校先生，不過，牠們，老鼠並沒有害處呀。（用動作表明是怎樣弄的。）只要把牠趕到角落裏去，用手指頭這樣把頭頂一扼……往汽窗外面一扔。翻一個筋斗就完事了！

〔維別里加快腳步。法尤寧不落後地跟他跑出去。〕

莫（已經禮貌地。）請你告訴我，醫生……我不相信這隻狐狸。真有老鼠跑到這裏來的嗎？

達（對着面孔。）還有大耗子呢，軍官先生。

〔在達朗諾夫的眼睛裏甚至看不出有幾嘲痕跡。莫沙爾斯基不高興地去拉門環。回來的法尤寧舐着嘴唇，站在門邊。〕

法 看見沒有，像個塞子似的，給我拔掉了。高喊「萬歲」吧，伊凡·鐵靈諾維赤：我自己要住在你家了。（他歡喜得甚至於企圖擁抱達朗諾夫。）不過要稍爲擠一擠……不用辦公室。暫時！只有在莫斯科才配開大商行。正巧，我還要請他來喝幾家酒呢。已經有四分之一世紀沒有把命名日熱鬧一鬧了……現在我們要照新式花樣來跳個舞。我並不要禮物，你和太太來賞光吧！

達 恐怕不行吧，我們是有病的人……

法 請你別看不起人：施普勒也親自要來呢。有用處！關於安得烈你考

①② 德文：沒有給衛兵住的房舍。

③④ 德文：得回到從前的洞裏去了。

慮考慮看。雖然……（啞謎似地。）我們也許，今天晚上還可以自己看到他，在政治上重要的正就是這要是由你這方面弄來的。法子倒想得真妙：歡迎光臨！施普勒一聽到這兩個字，簡直氣得像有火星子從他頭上冒出來似的。

達 我疲倦了，我被你攪得疲倦了，法尤寧。

法 我要緊出去。還要到局子裏去，然後去葬德國死人，然後和屬員開會……有的是事情！現在你先把東西搬一下，晚上我自己再來搬。Aufwiederschen<sup>②②</sup>，就是說，祝你健康，郎中先生！（把牌作一個舞蹈的花式，跑了出去。）

〔達朗諾夫在中央站了一會，重複着說：「猴子，猴子……」然後開始把照片從牆上摘下來，安娜·尼古拉亦夫娜進來看見他做這些事情。〕

安 你在做什麼，伊凡？

達 我在騰地方，安孃。這裏猴子要住。

〔安娜·尼古拉亦夫娜把毛織巾子蒙住了頭。〕

上還處去了嗎？

安 （氣惱地。）不是禁止走出屋子嗎。兵士在滿城撞來撞去的，清醒的比喝醉酒的還要壞……阿尼絲卡不見了，伊凡。

〔奧麗雅經過後門走進來，走到屏風後面自己的地方去。〕

奧麗雅總算回來了，謝天謝地。（高聲地。）奧麗雅，有兩個人，爲了學校的事情，來看你。

奧 不要緊，讓他們等等。

〔安娜·尼古拉亦夫娜下。〕

達 你們學校裏怎麼樣，奧麗雅？

奧 （幾乎不關心地。）和平常一樣，媽媽說的不錯。那一個孩子都沒有來。（她走出來，拿起桌上的麵包，）餓極了。

達 你在學校裏做了些什麼？

奧 看了看教室，空空的，沒有打掃過……就是申堂風把牆上的非洲

②② 德文：再見。俄人分別時或言「祝你健康」，所以法尤寧接着又這樣翻譯說。

●●吹動着。那裏的窗戶被打破了。

達 一扇打破了……還是幾扇？

〔奧麗雅把拿着麵包的手垂上，凝似地看着父親。〕

奧麗雅，我們一直是友誼地生活的，你從來沒有瞞過我們的祕密。現在要受到試煉了，你却假造出打破的窗戶……以及整個非洲，這像墳墓的石頭似的壓在我們的友誼上。你心神不定，你甚至於沒有覺察學校已經燒掉了，奧麗雅。

奧 （去抓父親的手。）親愛的，我不能不這樣。我沒有權利這樣做。是你自己要求我和他們鬥爭……你在意識上要求，我們派誰，派佛陀爾到那裏去嗎？（溫和而悲痛地）我已經不是你的了，爸爸，你假使憐憫我的話，我便走了。（含着眼淚，達朗諾夫還不知道的音符在她的聲音裏震盪着。）呀，我是多麼恨他們啊……他們的語言，他們的舉止，他們的一切。我們要給他們，給他們自謙的教訓！假使沒有大砲，指甲也可以抓人，讓我的血變成毒藥吧，要是有人要涉足我的血水的話！

達 啊，你給我長成這樣個人了。但是，難道我責備或是說你嗎，奧麗雅，奧林卡！

奧 你也不要為我害怕。我很堅強……並且現在很兇。我不相信別人的訴苦，但我自己也不訴苦。

達 擦去眼淚，母親要看見的。我去看她一下，她怎麼樣。你接見你的客人。（半路上轉過身來。）法尤寧說，晚上預定挨戶搜查。所以假使你要上學校去的話……

奧 （沒有表情。）謝謝。我小心好了。

〔父下。奧麗雅把通廚房的門打開。她一句話也沒有說。同樣默默地走出來的是葉戈羅夫，稍為有些麻點，穿着農民外套；另一個，憔悴，有一對活潑的黑眼睛，還是韃靼羅夫，他穿一件用軍裝外套改變的小大衣。說話很快，但不高，沒有重音和頓挫。〕

你們誰想出自稱是學校工作人員的？你們看看自己看！屋子裏住的

●●意指非洲地圖。

是醫生，你們可以分別來看醫生，這難道沒有鑽進你們的腦袋嗎？  
韃靼羅夫（以下簡稱韃） 不錯。還沒有熟練。我們要學習，奧麗雅·伊凡諾夫娜。

葉戈羅夫（以下簡稱葉） 不要緊，憎恨會教會我們。鄉下人變得像火藥似的，只要把火柴湊上去。（遞過一捲放在小麻袋裏的東西。）老頭子撒拉泊夫（Шарапов）託帶給伊凡·鐵霍諾維赤的豬肉；因為給他的太太醫過病……見過安得烈沒有？

奧 見過。他很不滿意。在普魯德基（Прудки）用斧子把耕種機都給砍掉了。爲什麼？他們會運到德國去還是可以用打穀機來射擊？恐慌得手足無措了。在拉特諾亦（Ратное）把小麥種籽給燒掉了。應該藏起來才對。

葉 沒有來得及，奧麗雅·伊凡諾夫娜。

韃 （惡毒地。）自己的倒來得及？

奧 並且都忘記行動的不斷性。要讓他們每一分鐘都感覺到我們。一個人完了——立刻仍舊用那個人的名字，換一個人去替代他。游擊員是死不了的，這是人民的憤怒！

〔門開開。起初什麼也不明白：喧嘩，哭叫，不知是誰的狂喜的笑聲。安娜·尼古拉亦夫娜跑進來，她沒有覺察到有外人。〕

安 快，給些什麼暖和的東西……裙子，被窩，什麼都行。

奧 發生什麼事情啦？……是爸爸嗎？你渾身發抖，媽媽。

〔用一種不是女子所慣有的力氣，安娜·尼古拉亦夫娜把奧麗雅的箱子從床底下拖出來，急忙搶出東西來。奧麗雅向前間看了一眼。〕

她摔在汽車下面了嗎，媽媽？

安 （抱了一堆東西跑出去。）把茶壺擺上……把貯藏室裏的鐵盆也拿到這裏來！

奧 （對客人。）到廚房裏去……我們到那裏去講吧。

〔葉戈羅夫和奧麗雅下。韃靼羅夫停下來：他看得見前間。在他嚴峻化了的臉上可以看出那裏所發生的事情。〕

達的聲音 我先用手扶着……你去把躺床騰出來，健米其亦夫娜！

安的聲音 不要緊，親愛的，不要緊。這裏沒有他們……放心吧！

〔健米其亦夫娜上，退着走，一眼不眨地看着這時抬進房裏來的阿尼絲卡。〕

健 我的小小星兒啊，惡毒的仇人把你撲滅了呀……

〔她的悲哀是無限的〕

（第一景完）

## 第二景

喬遷已經舉行過了。現在達朗諾夫的住處，被限定在一個房間的境界之內，房間裏亂堆着雜物；還沒有來得及收拾。沿牆放着匆促鋪成的幾張床；其中有一張，看來是藏在屏風後面。輕快的花布窗簾從衣櫥一直掛到用三夾板閉着的窗戶。在屋角裏，和各種家用雜物排在一塊的是刷子，茶鼎，還沒有釘上的衣掛；已經打破了的，男孩佛陀爾的照片顛倒地放着。是戰時的深晚。法尤寧那裏移動傢俱，拖地板；忙着在夜裏佈置好……在新地方剛剛喝完茶。安娜·尼古拉亦夫娜坐在桌旁的包裏上洗碗盞。達朗諾夫在埋頭看雜誌。

達 （把書推開。）醫藥的新部門就這樣產生了：兒童野地外科。〔從法尤寧的那半面聽得出戈哥柳斯京銳利的聲音：「抬邊，抬邊……燈，燈！應該看好腳……」傢俱的撕裂聲，水晶掛物的訴怨聲，有什麼東西掉下來，滾着。「價值幾百萬的東西，鄉下人！」不知是一件什麼粗重的東西在開着的門外拖過。戈哥柳斯京，穿着背心，嘴臉歪斜着，揮動着一隻硬紙箱，飛也似的上來，說道：「他們現在要把我累死了。我拒絕，我拒絕……我拒絕……我要去種白菜了！」——說着就不見了。達朗諾夫走去關上門，但是關上之後仍有爭執聲和軋軋之聲漏進來，似乎是幽靈在那裏把牆壁從這裏搬到那裏，在磨光玻璃上顯出爲那法尤寧一隻角的舒適而忙着的幽靈們的揮動着手的剪影和影子。〕

達 記住我的話；我們的戈哥柳斯京會吃掉法尤寧的。爬上山去了！…  
…噯，該睡覺了，安孃，晚了。

安 還得等奧麗雅回來。（突然。）佛陀爾爲什麼突然到這裏來，你怎樣看法？

達 不要提到他，安娜。還是三年前我們就把他埋葬了。

安 （用普通的聲音。）該給藥吃的時候了吧？

達 再過十分鐘。

安 再過十分鐘街上已經不許走人了，可是奧麗雅還沒有回來。

達 把門開着，以備萬一。

安 她有鑰匙。

〔廚房裏有把門碰上的聲音。〕

說到她，她就來了。

〔把門向身邊拉開，奧麗雅走進來，渾身是雪。她用背對着父母地站，在門檻外面抖動皮襖。她這樣得以掩過長久奔跑的喘息。〕

奧 （幾乎轉不過氣來。）似乎，我又晚回來喝茶了。

安 茶壺還是熱的。喝吧。街上怎麼樣？

奧 下着雪……括着風。在院子裏撫掖着進來的。

〔玻璃上出現戈哥柳斯京的剪影，然後他本人走進來。奧麗雅  
假裝沒有發見他。〕

在這種夜裏做哨兵真可憐！……你要什麼東西吧，謝妙·伊里赤  
（Семен Ильич）？

戈 你們有刷帚嗎？要去刷刷灰塵。

奧 當然有。（她把刷子遞給他。）假使需要什麼東西的話，你來拿好了……你們在佈置嗎？

戈 我們在佈置。法尤寧的各種東西都找來了。寫字桌在執行委員會裏，碗盥從托兒所裏搬來的……你在街上走不害怕嗎，奧麗雅·伊凡諾夫娜！

奧 噢，我還只剩七分錶了，謝妙·伊里赤。

〔法尤寧的聲音：「謝——妙！」〕

戈 就拿——來……（意味深長地，暗示地。）在新地方新娘夢見新郎吧！

〔他跑出去。奧麗雅隨手把門關上。〕

安 我甚至於不知道，他叫謝妙·伊里赤……你站着做什麼？坐下，喝茶，既然來了。

奧 （不確信地。）你知道不……我不是一個人來的。你知道，這樣湊巧。我已經走進院子了，一看，他正跑着……

達 誰跑着？

奧 噢，就是這個，他叫什麼？柯列斯尼柯夫！拐角那正巧有巡邏兵走出。我把他放進來了……

〔父母互相不對看；每一個人都各自怕把自己所知道奧麗雅的事情洩露出來。〕

假使不行，他就走。再過六分鐘或是十分鐘他就走。

達 那末去叫他來呀。他本人在那裏？

奧 你知道……他稍為受了一些傷。被子彈偶然帶着一點。沒有關係，在肩頭上……

〔達朗諾夫迅速地走到廚房裏去。〕

媽媽，沒有關係。爸爸給他包紮一下，他就可以走回……家裏去了。我已經這樣直捷對他說過了……他明白的。

安 你看看我的眼睛，奧麗雅。（她捧着她的下巴抬起她垂下的頭。）你是我們勇敢誠實的姑娘，但你是……最後一個女兒。佛陀爾不會回來了。父親老了。有什麼不幸會把他毀了的。

〔奧麗雅斷續地吻她的額。達朗諾夫放柯列斯尼柯夫進來。他仍舊穿着那件皮毛的，毛頭已經零亂了的短上衣，沒有剃過臉，沒有武裝，一隻手無力地拖掛在身上。〕

他怎麼啦？

達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奧麗雅，把水和盆子拿來。到屏風後面去。你站在門口，安娜。

〔沒有聲息的，急促的忙碌。大家各在自己的地方。〕  
到這裏來，到床上來。



柯 (走到屏風後面去。 )什麼都辦得不平順。我連睡覺都不讓你睡覺，並且他們還會來襲擊我。要是雪不捉弄人就好了！

達 我們來想個法子。把你的皮襖脫下來。

〔舞台空空的。以後的談話是在屏風後面進行。倒水和攪水的聲音。達朗諾夫洗手。〕

完全脫了。幫一把，奧麗雅。別慌忙，把手伸出來……

〔裂開織物的聲音。〕

這裏痛嗎？

柯 稍為有些……也不痛，不過有些小痛。

這一切多麼奇怪啊，伊凡·鐵雲諾維赤！（他的聲調隨着診治和包紮傷處所處階段的痛楚的強弱而變化着。）我說，多奇怪；我和你在一塊工作了八年。我把你醫院的預算減少，木柴沒有照數發給你，在會議席上爭吵。一直是鄰居……

〔他沉默了。剪刀落下。〕

達 火酒。忍一忍，馬上就弄好。提高些，高些……綑帶。

〔然後從沉默中又發出柯列斯尼可夫的聲音。〕

柯 並且向來沒有一次談過知心話。實在是有話要談的。不，現在不痛了……在全國我們有多少這種沒有認識的朋友啊。我們是嚴峻的，忘記了「柔和」這兩個字。

達 以後再談柔和。暫時算是弄好了。等到早晨我們再看看。我們把他安排在什麼地方呢，安娘？

〔她沒有來得及回答。窗櫺上有猛烈的權威的敲擊聲。慌亂。柯列斯尼可夫用力把短外套披在身上，第一個從屏風後面走出來。〕

柯 這是來追我的。我可把你們連累了。（走向出口。）我到院子裏去迎接他們。立刻把火熄了，睡覺。

安 你待在這裏吧。

柯 他們要開槍的……我也不會就這樣隨便向他們投降。

〔安娘·尼古拉亦夫娜走出去，做一個沉默的記號。過去幾分鐘熬的時間。從法尤家那傳來活潑的音樂：音樂匣「八音琴」

●●，廚房裏有說話聲。柯列斯尼可夫退到屏風後面。雖然危險已經過去，沒有了力氣的安娜·尼古拉亦夫娜把佛陀爾放進房間裏來。他是從黑暗裏走進來，眼睛瞇瞇着，他是難於瞭解的，黑暗的，沉重的。小鬍鬚已經剃掉。後來使人起一種印象——他稍為有些醉了。）

- 安 我們已經預備要睡覺了，佛茄。
- 佛 我路過，隨便走進來的。也是應該唱催眠歌的時候了；疲倦了。（他坐下，伸個懶腰，沒有發現大家都站着焦急地等待着走。）四周的村子都在燒着。飛着粉紅色的雪，巡邏兵在雪裏用刺刀亂戳。（打着呵欠。）挨戶搜查！（向奧羅雅眨眼睛。）我知道，他們是搜查誰……他們找得到，那才見鬼呢！他却在什麼地方的縫裏看着，在暗好笑！真是好傢伙，我要是加入他一夥就好了。
- 奧 你自己怎麼通過的？你有夜間通行證嗎？
- 佛 每一個柵欄都有我的通行證。（大聲地。）要是開槍的話，那末我也有。（拍拍口袋。）子彈還子彈，腦袋換腦袋。
- 達 是發下的槍還是怎的？
- 佛 從地裏挖出來的，是同志遺下的。（直到現在他才發現包圍着他的靜候的沉默，站起來。）實在說，我是來有事情的。你們有什麼喝的嗎？我渾身都凍僵了……
- 達 奇怪，佛陀爾。俄羅斯的村莊在四周燒着，你却冷。你可以走進去，在火頭跟前烘烘……（嚴厲地。）我們沒有酒，佛陀爾。
- 佛 醫生會沒有酒……那個滑稽！
- 奧 （講和地。）我前天領了薪水。（由於慌忙，她錢袋裏所有的一切都落出來。）拿去，去買吧……不過到那裏，那裏去……
- 安 奧羅雅，把你的錢收去，（突然用破聲。）賤還……你怎麼不害臊！豺狼，殺人犯已經闖進了你的家，他們把小姑娘釘十字架，拖老太婆上絞刑架……你却喝醉了酒，上父親這裏來鬧事。你已經怕他們，怕他們了嗎，沒有家的流氓？（對丈夫。）那是個小鬼，胆小
- 箱內裝弦，箱外有軸，軸上有洞，軸轉，洞觸到不同的弦子，作成樂器。

鬼……

達 (對女兒。)領到廚房裏去，法尤寧要聽見的。

奧 媽媽，走吧，好媽媽。到那裏，到爐子後面去哭吧。(挽着她的手。)  
他馬上就要走的。他即使稍爲有些心肝的話，他會走的……

安 上帝懲罰他……讓上帝懲罰他！

(奧麗雅把哭着的母親帶出去。佛陀爾支持住父親的凝視。)

佛 又斷了。我在城裏徬徨了三天…怎樣也想不通。閃過一錢希望，但又斷了。我凍僵了…父親，給我藥，讓內心的一切都麻木掉…給！

達 (並不立刻。)好，我給你藥，世界上沒有再比這更利害的藥。

佛 (啞聲地。)現在就給。

達 馬上就給。假使你能够的話，一口喝下去。

(他不懂不忙地拉開花布的窗簾。起初不明白，是怎麼一回會事。健米其亦夫娜俯僕着背坐着，在撫摩着誰，那人躺在床上，幾乎連頭蒙着。從沙窩口射出火熱的含水的鹽子。)

可以來看你嗎，健米其亦夫娜？…她打盹沒有？

健 她睡不着。(用一種滯鈍的粗獷的視駭聲。)你睡吧，小燕子。你睡吧，我的小蘋果。睡……

達 這就是給你的藥，佛陀爾。這藥和着人的血。

佛 (幾乎平安地。)這是誰？

達 你在我家見過她。你記得可笑的阿尼絲卡吧？就是她。她十五歲。他們有不少人……紅頭髮的，無情的，你母親找到她的時候，已經是在木柴堆裏，小學裏面。全身都刺傷了。

健 曾經是可笑的，現在她身上絲毫可笑都不留下了。

阿 (把頭伸出來，用一種顫抖的，懨懨的聲音。)講個故事吧……奶奶。你在那，在那？

健 我在這裏，在這裏，小蘋果。(唱歌式地，憂傷地。)好，我的小寶，他剛把他的懇求禱告完，一看——有四個大匠在田裏向他走來。攙着手，頭在雲彩裏。一個穿着灰色衣服，另一個穿着條子衣服，第三個穿白衣，第四個穿黑衣。這是風，是雨，是雪……

阿 (意識的一閃。)那穿黑衣服的是誰呢……奶奶？

健 那穿黑衣服的是太陽。所以穿黑衣服是爲了它不要無意燒着了什麼東西。它隨便朝那裏喜歡地注視一下，那裏就會燃起火來。

〔阿尼絲卡，滿意的樣子，微笑着，用肘子撐着，爬起來。健米其亦夫娜把她額上的頭髮拂開。〕

於是它們之間的友誼工作便進行了。風括着——掃街道，雨洗樹林子，太陽在天上像用小釘子似的釘出虹光來……

佛 (粗魯地推一下健米其亦夫娜的肩。) 噯，讓我來靠近她坐一會，奶媽。

〔健米其亦夫娜朝達朗諾夫看看，他准可地點點頭。〕

達 (半聲地。) 把他稍爲扶起點。

健 爬起來，小星星。你別怕他。這是主人的兒子，佛陀爾·伊凡納維赤。他給你拿蜜糕來了。

〔用肘子支着膝，佛陀爾一眼不停地看着阿尼絲卡發燙的眼睛。〕

佛 她有什麼親人沒有？

健 有過。她有過兄弟，是勇敢的軍人。一個打死了，在陸戰隊裏。還有一個現在正日日夜夜在打仗。他是莫斯科城下的坦克車手。她只有我一個人在這裏。今天連她自己也打成包裹了，怎麼也解不開。

佛 (看看眼睛。) 你好，阿尼絲卡。

〔在阿尼絲卡臉上產生恐怖。〕

阿 啊呀，跑呀，跑呀……他們要把你的頸項吊起來，跑呀！

〔她無力地滾到牆邊去。佛陀爾站起來，搓手。〕

佛 我够了，請吧。已經燒得很痛……

健 (對達朗諾夫。) 她的小背不給他看嗎？小背脊都給火漆澆上了。(斷然地對阿尼絲卡。) 來，把襯衫脫下，黑髮姑娘。讓佛陀爾·伊凡納維赤看看。他旅行回來，還沒有知道……

〔已經開始拉起粉紅的，縫補過的奧爾菲的襯衣，但是達朗諾夫阻止她，而佛陀爾也已經走開了。〕

達 (對已經拉起的帘子的上面。) 該吃藥了，健米其亦夫娜……就是這樣，佛陀爾。可是，我們沒有地方給你睡覺，外面已經夜深了。

佛 (看看自己的半身像。) 噯……你這裏沒有什麼外人嗎？

達 門外有法尤寧，這裏沒有什麼人。有什麼事情？

佛 吻我，父親。吻額。上前，爲了一切，吻一次……能嗎？

〔達朗諾夫對於兒子難解的请求，歪歪地一笑。奧麗雅顛着腳趾回來。突然，大家不知不覺地都看着同一東西：放着包紮之後殷紅綑帶的小籃子，奧麗雅作遽然的動作，把籃子拿開，這便告發了秘密。護持的狡猾在佛陀爾的臉上迸出。他走到側面去，用有力和突然的動作，把屏風像手風琴似的抬起。那裏站着柯列斯尼可夫。〕

佛 呀，你們這裏簡直是戰地病院。好極了！……嗟，站在屏風後面舒服不？

奧 你明白不，他偶然把手脫了胎，所以……

佛 〔開玩笑地。〕這樣一位著名的人物請醫生看病，我以爲並沒有掩飾的意義。（對着臉。）爲你賺了很大的賞格，公民柯列斯尼可夫。

柯 這我知道的，公民達朗諾夫。

佛 無論如何你的賞格還太少。要是我，就得多賞十倍。（明快而且並非不含挑戰地。）老頭子，來給我作精神的輸血吧。我馬上就要滾出這房子了。趁還沒有驅逐的時候。你不給我任何任務嗎？要我給你的部下傳達什麼嗎？

柯 你知道，沒有什麼事情要報告我，也沒有什麼別人要傳達。

佛 噢——，明白了。正像小說裏所說的那樣：他低垂着頭墮去了。不該進來的，只是留下痕跡。（俯身向腳。）你在這裏，在安樂的家庭裏做了什麼好事？快滾吧！

〔真造成一種印像，這害羞的脾氣於要把他搬出屋子。大家都驚慌地目送着他：他在這種玩笑中究竟有多少決心？奧麗雅忍不住，跟着衝了過去。〕

奧 他還在受戀愛的影響呢，小花臉！……

〔對於這一打擊，他旋過身來。他高高地提起一條眉毛，幾乎用譏笑的眼睛把大家掃視一遍。然後劇烈地一轉身，閃出門，有什麼東西在廚房裏倒下——沉默。〕

還在受戀愛的影響呢……

達 你不該這樣做的，奧麗雅。我怕，現在你得快些離開這裏了，安得烈·彼得羅維赤（Андрей Петрович）。

〔柯列斯尼可夫向出口移動。安娜·尼古拉亦夫娜在門檻上止住他。〕

放安得烈·彼得羅維赤出去。

安（私語地。）不行。院子裏有一個什麼人站在那裏。戴着一頂小帽子。哼哼着，並且全身發着抖。

達 也許是病人來看我吧！

安 現在還有什麼病人！我想不是。

奧 既然這樣，佛陀爾是怎樣出去的呢？

安 那就是說，他不需要佛陀爾。

〔兩扇式的門聲重重地打開，法尤寧穿着一件背心，因得到權力而安心，面上帶着愉快地走進來。後面，戈哥柳斯京端着托盤，托盤裏響着斟得滿滿的酒杯，輕移步子走進來，輕鬆的旋律伴送着這沉重的行進。〕

法 對不住。想將就地慶祝一下喬遷之喜……啊，你家原來有客人？

〔沒有出路。安娜·尼古拉亦夫娜像要跳水似的跨進一步。〕

安 又是客人又是喜事，尼古拉·謝爾格赤。我們兒子剛剛回來。

達 是穿過戰錢的。你看，前錢用子彈把他送來的。

奧 我來介紹。佛陀爾·達朗諾夫。這是我們的市長，法尤寧。

〔轉說的鞠躬。戈哥柳斯京視力短小地，冷淡地看着旁邊。〕

柯 請原諒，我不能跟你握手。

法 關於你的事情，老遠地就聽見很多很多了。我們聯合起來吧！

〔大家拿杯子。戈哥柳斯京的手發抖，玻璃杯震響。〕

也給自己拿一杯，祝賀這位少年回來，蒼蠅。

〔戈哥柳斯京不慌不忙地把托盤放在桌子上，挑一杯比較滿的。〕

戈 歡迎光臨……佛陀爾·伊凡納赤！

〔大家遙遙。似乎，戈哥柳斯京自己也明白了他自己的切口，

手足無措，旋轉。也許，這不過是他祕密狂歡的舞蹈。〕

奧 你忘記這些字吧，謝妙·伊里赤。你會編進笑話的！

〔大家都笑戈哥柳斯京的無趣。〕

法 他現在就是醒着也說夢話：有祕密還要給洩漏了呢……（舉杯。）  
祝大家快樂！

——第二幕完——

### 第三幕

和最初一樣，連朗諾夫的房間，現在依照新住戶的口味改善了，添置了：地毯，棕櫚，八音琴，堅固的傢俱，這是根據它僱主人的指使而索回的。長形的，已經鑿式好的桌子斜放在舞台上。桌子跟前放着椅子，——很多，係依照所候客人的數目。舞台的前部放着一張很高的，椅背對着腳光的給維別里坐的安樂椅。歪頭的，毛髮茸茸的侍者，渾身穿着白，正在完成着喬遷之喜的準備工作。法尤寧本人戴着金絲眼鏡，在擎起的一隻手裏的雪茄烟在冒着烟，他正在小桌子旁邊在戈哥柳斯京遞上的紙上簽字。後者已經刮過臉，穿了新衣服，像法尤寧一樣的戴上硬領，甚至好像稍微胖了些。是白日近暮的時候。在佛陀爾掛照片的地方掛着一張尺寸較小的一個額上披着一縷濕漉漉髮的人的半身像。談話的時候，大家時常看這張照片。

戈 又是一張，尼古拉·謝爾格赤。

法 老弟，我的腦袋似乎被你的這些公文要攪破了。

戈 國家的公事還沒有做慣，所以疲倦。做開了也就沒有什麼關係了。（又遞上一張。）關於藏匿有用於德國當局的財產。別慌張，是施普勒自己寫的！

〔法尤寧簽字。〕

還有最後一張，尼古拉·謝爾格赤。（幸災樂禍地高興。）我親眼看見，佛陀托夫（Федотов）先生，警察局長，從施普勒那裏走出來。用手絹擦擦紅臉。看來，是當面受了訓斥。施普勒先生親自動的手……因為他捉安得烈捉得不盡職！（遞上一張公文。）關於槍斃藏匿游擊隊員的人。

法 （拿起公文。）搜查得怎麼樣？



戈 捉到了十八個半人，一個是小孩子。據說，其中有兩個是和那個安得烈的一黨有關係的。

法 唉，即使手指碰到他本人一下也是好的。

戈 （低聲而明晰地。）還是可以的，尼古拉·謝爾格赤。

〔法尤寧把公文落在膝上，眼睛在眼鏡上面注視他。戈哥柳斯京鄭重其事地向侍者斜視一下。〕

法 快去，小天使，到那裏去看看小牛肉。燒好沒有！

〔侍者倏入達朗諾夫的那半間去。〕

戈 我有一個好朋友……但是討價很高。

法 唔！

戈 你要發笑！……戰爭前就有從事政治活動的心思，並且也有鑽營的志向……一句話，既然現在佛陀多夫先生因為無用而挨餓……

法 （會意。）他想當官嗎？他難道有神經病嗎？這是要爬到黑龍那裏去呀。維別里自己都怕他。你自己可曾見過施普勒一次？

戈 （恭敬地吸口空氣。）簡直想不明白。真利害！

法 可以給錢呀，蒼蠅。

戈 我跟他如此這般地說過，但是他不肯。他說，錢是和平時候一種流通的標記。現在拿錢能買到什麼，等莫斯科佔領了，又有別人來發鈔票了。

法 到什麼時候才能發啊！莫斯科後面還有伏爾加河（Волга）。伏爾加河後面還有穿戴了冰雪的烏拉爾（Урал）。再往前還有西伯利亞（Сибирь），有大河，有大森林。它後面簡直不知還有什麼！只看見北極光在幌蕩……俄羅斯——老弟，這是這樣一塊點心，你愈是把它吃得多，剩下的也就更加多！

〔戈哥柳斯京聳聳肩：好似是說，這事與我無干。〕

你把地址騙到手，然後謊他一下。

戈 唉，尼古拉·謝爾格赤！現在又有三個兵士被歡迎去了。也許，現在又進行明天的準備工作了。這種事情不是要找市長說話的嗎……他們會說，你的雪茄烟都抽完了沒有？

〔法尤寧迷信地把雪茄烟推開。〕

過一些時候，也許開價會便宜一些。

〔他把公文放進皮包；法尤寧生氣。板着臉的嚴峻的健米其亦夫娜穿着不吉的黑衣服，端着牛肉盤跟了侍者進來。〕

健（幾乎莊嚴地。）屍肉放在什麼地方，老媽？

戈 別刺人。爲什麼，爲什麼着急？時候一到，你自己會死。

健 唉，我以前沒有看透你，謝妙·伊里赤。

戈 你要是來求我僱你當女廚子，我便趕你走……趕你走！……

法（向戈哥柳斯京絲絲喝止。）這裏，放到當中間，小老太婆。噢！煎得好不好呀？（切下一小塊。）來，嚼嚼看，硬不硬？

健 我的牙齒就是稀飯也嫌硬。

法 不管怎樣，嚼嚼看，小老太婆。

〔健米其亦譏笑他的懼怕，吃肉。於是法尤寧胆大了，也弄一塊小一些的嘗嘗。〕

哎呀，哎呀，稍微有些苦，啊？……一定是燒焦了。別胆大。看見牆上貼的沒有……？在找着這麼樣一個人，名叫安得烈。（擠擠眼睛。）你要不要弄些小本錢防防荒呀？

健 我要做什麼！資本墳墓裏帶不去。還是給吃的東西好一些。

法 可以，吃的東西也可以。

健 還要看是什麼東西。是乾的，還是裝在罐頭裏的？

法 隨便。肥皂和麥子就是放一輩子也不會壞。

戈 埃及發現一個木乃伊，他身旁有麥子，還有一塊肥皂。好像是昨天放進去的一樣。

健 我們怎麼來辦理呢，毒蛇？你付錢，照淨重計算，光身稱，還是連衣服稱？啊，他口袋裏不是有炸彈嗎？炸彈是鐵的呀。

〔戈哥柳斯京敏感地轉過身去，無聲地笑着。他的肩掀動着。侍者也學他的樣，用擦嘴布遮着。〕

法 別把我的喜事弄得不開心，小老太婆。我是叛徒。你走開，離開罪惡。

〔他環視一下。侍者熱心地揩揩瓶子。緩慢的，腰板伸直的健米其亦娜走出去。法尤寧推一下戈哥柳斯京的脅。〕

戈 讓我來笑個爽快吧，尼古拉·謝爾格赤。笑不完，那是再糟也沒有了。

法 够了，我要生氣了，够了。

戈 你要我，要我怎麼樣呢。說老實話，莫沙爾斯基的價錢要出得大些。只要一眨眼。

法 他，你那朋友，是一個可靠的人嗎？

戈 天呀！（誠心地說。）他是一個窮警察區長的兒子。過去一點污點都沒有。甚至相反，爲了濫用公款，還受過刑罰。用虧空了一百四十個魯布。

法 不敢再多用一些嗎？

戈 沒有被信任經營更多的款子，尼古拉·謝爾格赤。

法 是你嗎？

戈 就是我。

〔兩人笑了起來。〕

法 那末，當面拿貨出來看吧，客人們就要到了。

戈 用不著，這機會我自己也等候了一千年。整個心都燒焦了。

法 你也得讓我握到一點錢索啊。也許，你只是帶我開心吧！

戈 既然只要一點錢索！……

〔他斜視一下通達朗諾夫家的門，只是耳語地說：「奧麗維·伊凡娜！」便立即跳開。法尤寧深思地哼着。〕

法 他本人離開這裏很遠嗎？

戈 不用快走……三十七分鐘就可以到。

法 他不會逃走嗎？

戈 我有一次看見他派一個人待在院子裏。爲了不把自己人牽累出來，他本人並不出去。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法 噯，蒼蠅，你可以做大象了。公文拿去罷，去吹吹風……好好地吹吹……你的氣味不好！然後再來。我讓你走到施普勒跟前，你自己去向他獻你的忠心吧。

〔戈哥柳斯京在半路上回顧，袒心洩漏說出的祕密。『別嚇走大家，尼古拉·謝爾格赤！』確實，法尤寧獨自留下的時候，

立刻站到達朗諾夫的門旁去。他兩次想敲門，但是事前在玻璃上已經出現達朗諾夫的剪影，並發出敲門聲。法尤寧跳到對面的角落裏嚴峻地搖電話機。）

鎮守司令部。法尤寧。我就等一會。

〔重複的敲門聲。〕

請進來。

〔這是達朗諾夫。他做懇求者的新角色，很是手足無措。〕

哎呀，哎呀，把太太可忘在廚房裏了，教育人的人！

達 我不是來作客的，我來有些事情，尼古拉·謝爾格赤。

法 （更乾燥地。）私事嗎？

達 不完全是。

法 請先坐下，（對聽筒。）還沒有得空嗎？我等一會好了。（深思地，注視着桌子。）四分之一世紀一直半閉着眼睛過日子，總存着希望：等一輩來的時候……一切又都照舊。讓往事就像半夜的雨聲一樣喧嘩一陣，就了事，太陽出來了。小殞裏也在輕敲窗戶了，眼睛張開一看，呀，放着仙飯仙菜，可是心裏却好像是去過自己的忌日。這病叫做什麼病呀，醫生？

達 是頂感，尼古拉·謝爾格赤。

法 頂感。……（對聽筒。）謝謝，小姑娘。「皮吉，」●我要「飛爾吉·努密爾」●。「唐克」●。（敬重地。）是施普勒先生的副手嗎？法尤寧很着急。是，又是關於喬遷的事情。答應過了。什麼？……聽不清楚，什麼？（他搖搖和吹吹聽筒。）鎮守司令也答應了……爲了維持一下市長的尊嚴。是的，已經有人來了。什麼？……聽不見，聽不見，什麼？（對達朗諾夫。）不知什麼響聲。叫得這個樣子，你來聽聽看！

達 （把耳朵靠到聽筒上去。）這是女人叫喚。

法 是在審問……哎喲，聲音好似很熟悉。（關心地。）你們的奧麗雅

● 德文Bitte，意爲「請」。

● 德文Fierte nummer，意爲「第四號。」

● 德文Danke，意爲「謝謝」。

• 伊凡諾夫娜在家嗎？

達 (抖了一下。)曾經在家……怎麼？

法 那末謝天謝地。(小心地把話筒掛上。)我們別打擾他們。你說吧，伊凡·鐵雲諾維赤。

〔達朗諾夫聚集力量。法尤寧聽着，靠在椅背上，閉着眼睛，玩弄着菸鍊。〕

達 我是來表示我深重的受辱的。

法 受的什麼辱呢？

達 你知道，我的兒子回來了。他暫時住在我家。爲了長途回來他昨天去洗澡……

法 打傷了手還去洗澡？哎喲，我們的青年真不愛惜自己啊……對不住，你說呀，說呀！

達 (失策之後決定猛進一步。)那時在我門口發現站着一個什麼討厭的人……戴着帽子，並且耳朵是凍得紅紅的。

〔法尤寧張開一隻眼睛，看了一眼，好似被啄了一口，又閉起來。只有忙亂的手指才顯出他的激動。〕

顯然，佛陀爾很不高興……他便回家了。(熱烈而說服地。)你請聽，法尤寧。我六十歲了。無論什麼時候誰都沒有碰過我。所以我請征服者老爺們現在也讓我的家庭安安穩穩的！

〔他甚至用手掌在桌子上敲了一下。法尤寧捉他的手。〕

法 你安心，伊凡·鐵雲諾維赤。親愛的，定定神，安安心。天呀，誰打算得罪你呀！並沒有什麼人……全城只有我和戈哥柳斯京。比方說，你也是不肯站在別人家門口的……不是嗎？噯，你看！所以他們使用各種各樣的廢物了。(憤慨地。)並且還是耳朵凍紅的……哎喲，哎喲！樣子既然弄壞了，並且還會帶來傳染病。我告訴，一定去告訴，叫換一個人……

〔隣室裏的鐘遲鈍地鳴叫六聲。完全昏暗了。〕

客人還不來。這就是德國人的準確性。

〔法尤寧打算沉默，但是達朗諾夫還是不走。怕法尤寧已經有所知曉的懷疑使他苦惱着。〕

真的，關於那封信怎樣決定啦？

達 什麼信？

法 我說，還是寫一封的好，讓你的女兒，奧麗雅·伊凡諾夫娜，送去，她現在既然還和他見面。和安得烈呀！……啊，客人爬得來了…〔一個長長的，頭髮豎起的。穿着因久壓箱底而褶皺的大禮服的神士不知從什麼地方滲進隙縫裏來，他的外形像演員，如果馬也能做演員的話。他往空鞠一個躬，便坐下，雙手疊在膝上。一個在托爾斯泰<sup>●</sup>服上帶着大學徽章的小胖子，手挽一個戴小蝴蝶結的活潑女郎飛進來。他們在小桌子旁邊停下，當他們走開的時候，那裏已經有一個穿着跳舞衣的老婦人在揮着扇子，衣服下面看得出有滾邊的託靴。客人增加兩倍了，三倍了，像變戲法者茶碗下面的小球似的，從這裏移到那裏。戈哥柳斯京，現在甚至於很闊綽了，也帶着神氣非凡的面孔。達朗諾夫鞠躬告退，法尤寧送他。〕

我給佛陀爾·伊凡納赤弄張通行證。讓他夜裏好上澡塘去……（聽到前間很熱鬧，便向那裏看了一眼。）我把這事親自告訴他。（跟達朗諾夫出去。）招待客人，謝妙·伊里赤！

〔戈哥柳斯京把電燈擰亮。現在就連舞台後部的客人也看得見了，他們像是畫在佈景上的，只是手足略有動作。前間傳來非俄羅斯話。戈哥柳斯京向外看了一眼，好像甚至連身材都縮小了。〕

戈 （禱告似地。）注意，諸位……施普勒！

〔所有的目光都移向門口去。莫沙爾斯基迅速走進來。〕

英 （信賴地。）諸位……我必須警告朋友們，萬里吉爾·萬里吉羅維赤（Вальтер Вальтерович）是一完工就到這裏來的。萬里吉羅維赤一夜沒有睡覺。所以最好不要用高聲的俄國話刺他。

〔怕懼的靜默。有人躡足走到門前。〕

不，爲什麼呢……你們談話，交際好了。萬里吉爾·萬里吉羅維赤自己也喜歡作樂。

● 作家托爾斯泰所常穿的一種極簡單的俄羅斯農民服。

〔大家屏息着。堅實的立方形的，面色黃黃的，穿着紫色緊身的便服。他的頸項只能和身軀一同移轉。在上衣上，在心口下面，掛着第一級十字章。他停下來，看。戈哥柳斯京走近，用手關節作典雅的動作，好像游泳一樣。〕

戈（高聲朗朗地。）歡迎光臨，歡迎……

〔這起一種砲彈從砲筒裏猛然開出來的印象。那活潑的女子吱吚地叫了一聲。舞台中央空着。施普勒板刷似的赤色髭鬚垂直地搭在唇上。面孔變色。他發出奇怪的打哨的聲音。嚇得面無人色的戈哥柳斯京向後退縮。〕

對不住，不，不……

施（如入無人之境地向他跨步走去。）Ah, Himmelsarsch！●  
〔戈哥柳斯京靠在桌子上，他背後的酒甌倒下。他的臉上是一種失魂落魄的石化的表情。施普勒伸手揪住他豎着的硬領。一陣混亂。〕

是柯列斯尼可夫嗎？

〔他輕易地把戈哥柳斯京撥轉來背對着門，用伸直的手推他出去。他們兩人合拍地走着，像跳舞似的，腳跟腳，眼對眼。戈哥柳斯京並不反抗，他只是很怕踏着施普勒的腳。他已經百分之三十五地死了。在出口地方，把他像小孩子似的，一雙高身材的僕長接了過去。後來謝妙·伊里赤的步伐便走得快了許多。透過牆頭，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抑壓的，實在更像驚訝的號叫：「尼古拉·謝爾格赤！」接着便一切靜下來了。槍聲本身則像是誰在街上重重地咳嗽一聲。在同一時候，法尤寧咬着髭鬚回來。他一眼看去就明白了一切。〕

法（用眼睛搜尋。）剛才這裏有一位老頭子的，現在在那？

「馬」客人（用低音。）老頭子完結了。

莫（神經質地折着手指。）諸位，還是奏些什麼音樂吧。

〔有人開八音琴。在磨光的軸子上粗鈍地響起了波蘭舞曲。施普勒回來。〕

● 兵士的辱罵語。

施 呸，（奇怪地，說這字時從他嘴裏發出煙來。）他……回……家……了。（幽默地。）慢慢地！

莫 （低聲地。）Das war eine alte russische Redensart. ●  
〔一瞬間施普勒陰沉地沉默着，後來爆發出如雷的爆笑。這時已經大家開始譏笑戈哥柳斯京光彩的失敗。〕

斯 （一面笑着。）Redensart! Ha, Trottel! ●  
〔走進三個德國軍官。法尤寧鼓掌，客人們也跟着他拍。最前一個軍官的嘴唇上出現惡毒的冷笑。〕

軍官甲 Das ist das ja reinste Paradies. ●

軍官乙 So fern's im Paradies Bordelle gibt. ●

軍官丙 （顯然有着醉意。）Aber wir sind, scheint, in die Abteilung für Pferde geraten! ●  
〔他們像連珠砲似的鏗然地笑了起來。施普勒眼睛用斜視一下。〕

施 （怒聲地。）Hier hängt das Bild des Führers, meine Herren! ● ●

〔軍官們身子一振地退到旁邊去。戴綢緞結的那活潑女郎引起他們的注意，這使那小胖子很不高興。莫沙爾斯基用手勢招呼法尤寧。〕

莫 你個人可熟悉這整個動物園嗎？

法 你放心，亞力山大·米特羅法諾維赤（Александр Митрофанович）。工業界，律師界！連唱低音的歌唱家都有，不過他還沒有來得及出名。

莫 今晚的安全你負責。家裏有香檳酒嗎？

法 在桌子上。對不住，是等候勝利還是有什麼人要來？

- 
- 這是古舊的俄國說法。
  - 說法？哈，白癡！
  - 這簡直是天堂！
  - 假使天堂裏有密子。
  - 但是，看來，我們是到了馬匹部！
  - ● 這裏掛着元首的像，諸位！



莫 讓我來致辭。鎮守司令過一刻鐘就來。請客人入席。  
法 請貴客們吃些什麼上帝所賜下的東西。

〔人羣向桌子跟前移動。施普勒坐到固定給維利里所坐的安樂椅左面。他周圍的空間非常空。莫沙爾斯基把銀放在他的面前，用刀敲敲酒杯，要求大家注意。但後來又重新敲一次，因為一個軍官正在夾着桌子跟另外一個講佚事「Ach, übrigens...  
...Kennen sie schön den neuen witz? Also zu einem Mädchen kommt eine Jude...」●●另一個已經笑起來了。〕

莫 主人請斟酒。

〔在寂靜中喃喃地響着倒下的酒。〕

已經出發到這裏來的鎮守司令先生責成我發表這篇演說。沒有時間，諸位，我將說得很簡短。（對施普勒。）可以說俄文嗎？

〔他立時點頭。〕

現在，諸位，當我們這樣愉快地坐在好客的主人家裏的時候，正在寫着歷史公理的最後一行。日耳曼民族像關閉在瓶子裏似的被斯拉夫人關在狹窄的舊歐羅巴，現在衝破塞子，猛烈東流，帶來新的秩序和統制的意志。這時候我們要等候極重大意義的電話消息……

施 Zeit! ●●（在寂靜中他一直走向電話機，等候地把手放在槓杆上。）

莫 （響亮地。）掛在東方門戶上面的千年的鐵鎖已經被敲碎了。諸位……莫斯科馬上就要佔領了！

〔法尤寧偷偷地畫個十字。「馬」演員用極大的手絹揩額。大家站着，拿起杯子。電話鈴響。施普勒摘下聽筒。〕

施 Hier Hauptmann Spurre. Wer dort? (突然，幾乎倒在電話機上。) Ermordet……wen? Uff!! Wer noch? Lorenz, Pfau, Mülle…Ja! ●●

●●真的，你知道新佚事嗎？一個猶太人走到一個女郎跟前……

●●到時候了！

●●施普勒在聽電話。你是誰？殺死了？誰？呀！還有誰？洛林斯，普發，梅勒……是！

〔軍官們推開椅子，圍住施普勒。〕

法 (推推莫沙爾斯基。) 怎麼啦，那裏怎麼啦？噢，去問問他看，莫斯科的教堂是否還矗立在那裏？

莫 (翻譯施普勒沒有說出的話。) 低聲！……維列里被殺死了。還有三個司令部裏的人，跟他一同打死了。在到這裏來的路上。

〔法尤寧抓住頭。〕

施 Wer ist der Töte? (暴怒地。) Antworten sie auf meine Frage und stottern sie doch nicht so, Waschlappen. Einer? Jawohl. Ha, sechs Schüsse! ①②

莫 (對法尤寧。) 一個人開的槍，開六槍……手拿開！

〔法尤寧把拿去摸他肘子的手縮回來。這時「馬」演員在喧鬧聲中把杯子端到嘴唇跟前。莫沙爾斯基用力打他的手。〕

爲什麼喝，畜牲？

「馬」演員 (受辱地。) 你的意思怎樣瞭解…另有含義還是照字面？

莫 (切齒地。) 照字面。瞭解。

「馬」演員 (抖下澀在上衣上的酒水。) 那末是另外一件事情。

〔施普勒向他們發出絲絲之音。他的樣子可怕，領子對於他太緊。客人顯得立刻少了兩倍。他們像出現時一樣不覺察地熄滅了。〕

施 Haben sie ihn geschnappt? So, richtig. Ich bleibe hier. Bringen sie ihn her! ③④ (他掛上聽筒，坐落到一張偶然孤伶伶地放在中央的椅子上。)

〔軍官們已經站着，用手指撐着桌子。〕

Raus mit der Bande da! ⑤⑥

莫 (對擠集在門口的客人。) 這裏將舉行審問，貴人們。繼續的情形你們可以在廣場上看到。晚安，諸位。

①② 誰開的槍？回答問題，別口吃，無用的東西。一個人？當然。啊，六槍！

③④ 抓住他了嗎？好。我在這裏。把他押到這裏來！

⑤⑥ 把這混蛋！

〔他獨自送客人。施普勒一動也不動，前開有人挨打的聲音。這時，並沒有懷疑發生了什麼事情的，遲到的客人達朗諾夫夫婦走進來。〕

達 還接待客人嗎，尼古拉·謝爾格赤？  
安 佛陀爾要晚一些來。他要包茶。

〔法尤寧竄到他們面前，用手指堵住嘴唇。〕

法 聽見沒有，大亂子？維別里被打死了。連叫一聲都沒有來得及。還有六個人跟他一同打死。本來太猖狂了末！

安 不能吧……這簡直可怕！

法 十顆子彈。一顆緊跟一顆。一下子就打死，

達 是誰，是誰開的槍？

法 一定是那一個……不是奧波士尼可夫（Обозников）①②就是霍莫特尼可夫（Хомутников）③④。啊呀，維別里多可惜。在亞摩斯達坦（Амстердам），他的命令現在還掛在牆上。一不小心竟做了俄國絆！

達 （扶住門環。）那末我們最好還是走開，對不住……

法 （攔住出口。）相反的，最有趣的事情就要開始。馬上就把他押到這裏來了。（以頭指一下背朝他坐着的施普勒。）他自己都焦急地要看看這建立士尼可夫（Тележников）⑤⑥究竟是怎樣一個人。請悄悄地坐到屋角裏去。

施 Tisch, Papier. ⑦⑧

〔他不改變那種像斜放在椅子上的裝滿麵粉的袋子的姿勢。人們給他端來一張打牌的桌子，拿來墨水瓶，紙，水瓶，把椅子散開，以便那些參加即將舉行的審問的人們坐。〕

①②，③④，⑤⑥，這是法尤寧故意說錯柯列斯尼可夫的姓，因為 Колесников 的字根 колесо 是車輪，Обозников 的字根 обоз 是載重馬車，Хомутников 的字根 хомут 是掛在馬頭上的頸圈，Тележников 的字根 телега 是農村馬車，這些都是在意義上有連帶關係的姓。

⑦⑧ 桌子。紙。

Nehmen sie Platze, meine Herren! ●●

〔軍官們咀嚼着，佔據位子。靴子的開關聲和槍械的鏗鏘聲。  
莫沙爾斯基像煞有介事地走回來。〕

莫（對施。）他來了。把他押進來嗎？

〔施普勒用食指做一個動作。莫沙爾斯基鞠躬而退。兵士們在出口處佔好位了。先是口令聲，後來聽到破裂的，已經熟識的咳嗽聲。安娜·尼古拉亦夫娜驚惶地站起來迎接那聲音，——達朗諾夫幾乎沒有來得及拉住她。這時佛陀爾波迅速地押解進來。他光着頭，穿着大衣，習慣地把手絹藏在袖子裏。他似乎嚴厲些和高長些了。他懷着一種銳利的興趣環視這曾經在裏面渡過童年的房間。押解的軍官把佛陀爾波的手槍放在施普勒的面前，同時並套着耳朵報告補充的情報。安靜，像在禱告會開始之前一樣。施普勒在他的犧牲者周圍巡視一遍，從佛陀爾波的肩上拿下一根不顯著的絨毛，然後在悽悽的沉默中坐到位子上。〕

施（對莫沙爾斯基。）Verhören sie ihn! ●●

莫（恨惡地並且故意禮貌地。）站得遠些。

佛 別怕。我的一切都解除了。

莫 站遠些。

〔佛陀爾波退後一步，怕冷地搓搓手。〕

勸你回答真話。這樣要簡短些，少些痛苦。是你開槍射擊德軍鎮守司令的嗎？

佛 首先我請把這裏的外人趕出去。這不是演獨腳戲的戲院。

〔向他的目光方向回顧，莫沙爾斯基看見達朗諾夫。〕

莫 這些人在這裏做什麼？

法（稍稍立起。）證人，爲了認明壞蛋的正身。

莫 我准許他們留下來。請坐得近一些，太太。請你也到……（給達朗諾夫指位子。）這裏來！（對佛陀爾波。）姓什麼，叫什麼？

佛 我要抽煙。

●●諸位，坐好位子！

●●審問他！

〔莫沙爾斯基看着施普勒。施普勒用手指作准許的動作。莫沙爾斯基拿了烟捲遞給佛陀爾。〕

還要火柴。

〔施普勒笑了起來。莫沙爾斯基把火柴遞給他。他們互相對視。火繞着手指，但是憎恨更加利害。莫沙爾斯基轉過頭去，當火柴彎曲的焦岸落下的時候。〕

法 (非常興奮地。) 看來，倒是一位不好對付的先生！

施 Wer ist der Mann? ●●

莫 那末，你是誰？

★ 我叫安得烈，我姓柯列斯尼可夫。

〔從著名名字的一種催眠發生出全體的动作。安娜·尼古拉亦夫娜舉起手來，好像要阻住奔馳中的兒子的命運：「不是，不是……」施普勒詢問地用整個身軀向她轉過來，——她已經把自己鎮定了。〕

記下，第二次我是不重複說的。

莫 (懷疑地。) 這確實是你的姓嗎？

佛 你以為我要代替他上絞刑架，借名求榮嗎？對於冒名的人，這可是太高的光榮。

莫 (對軍官。) Bitte, schreiben sie auf! ●● (對佛陀爾。) 你的官級，階層，職務？

佛 我是俄羅斯人。我保衛祖國。

莫 我明白，但是……我們需要知道你最近的職務。

〔沉默。〕

法 請准許我來說明一下。縣蘇維埃主席。

〔莫沙爾斯基半聲地對記錄着的軍官口授着。〕

確實的。看，就是問達朗諾夫先生也行。他是醫生，所有居民都知道。

莫 你能證實嗎？

●●他是誰？

●●請，記下！

達 (不很確信地。)是的……我們開會時見過。

法 也可以一下子問問母親。

〔莫沙爾斯基把目光移到安娜·尼古拉亦夫娜身上。〕

安 (眼簾不離佛陀爾。)是的。雖然，我覺得，自從見過最後一面以來已經十年了，我却認得出他。我可以走了嗎？

莫 再請等一會，太太。

〔達朗諾夫夫婦坐下。〕

施 Wieviel Mann hat er gehabt? ●●

莫 多少人組成的……

佛 問句我明白，軍官。我們是五個人。

〔施普勒謔笑地睜縫起眼睛。〕

莫 (幾乎是哄騙地。)你沒有弄錯嗎，柯列斯尼可夫先生？

佛 (學他的腔調。)沒有，我的數學很精明。

〔大家短促地一笑。〕

莫 但是你們的人却同時在十個地方行動。我們認為你們至少有三四十個人。

佛 我們工作得這樣好，致使你們覺得有四十個人。(謹慎地。)等着吧，他們只剩下四個人的時候，他們會使你們覺得有成千的人。

〔法尤寧騷動地推推達朗諾夫的脊。「多麼阻大呀！」〕

莫 (壓下自己的憤怒。)假使你再貧窮的話，賤貨，我就親自動手把這個笑從你的嘴臉上剝下來……

佛 (同樣不高聲地，譁子發黑地。)這是你媽媽在外國教你的這種俄國話嗎？

〔施普勒用拳頭敲桌子。玻璃杯撞在水瓶上的聲音。莫沙爾斯基以前的典雅連痕跡都不留下了。他說着：「你要早些死嗎，魔鬼？」像發條彈開似地站了起來，抓了手槍的柄，撲到被捕者的身上去。兩個兵士習慣地從背後把佛陀爾挺直。安娜·尼古拉亦夫娜蹙着眉，一眼不眨地看着兒子的臉。〕

法 (抓住莫沙爾斯基的肘子。)不過不要在這裏，亞力山大·米特羅

●●他有多少人？

芳諾維赤，看主基督的份上，親愛的……別在這裏！這裏有吃的東西，你要把我全部傢俱都濺溼了的。我們那裏有一個小小的堆貨間……亞力山大·米特羅芳諾維赤！

〔施普勒也用手勢表示，這最好是在那裏進行。佛陀爾被押出去。〕

安 假使不許走……那末我轉過身去總可以的吧，軍官先生？我不喜歡憲兵隊的娛樂。

莫 〔混亂地。〕你沒有事了。謝謝你，太太。  
〔他趕緊去追上已走的人。〕

安 我的腦袋發昏。送我走，伊凡。  
〔她看見地上有一塊佛陀爾落下的手絹。她站在手絹上。她把手絹拾起來。在它的中央有一個很大的紅點……大家看着。她把手絹又丟下去。〕

這裏也是血。全世界是什麼血呀！……  
〔法尤寧和氣地送達朗諾夫夫婦到門口。安娜·尼古拉亦夫娜第一個出去。〕

法 你的老太婆是鐵打的，醫生。你要軟弱一些！  
〔他們出去之後，門立刻關上。施普勒低頭由額下看一下電話機，突然改變方向，在房間裏踱來踱去。他甚至於拿起煙筒，吹哨，敲電話箱，好像是喚起裏面發出勝利的聲音。後來很不安的莫沙爾斯基領一個摩托自行車員走進來。致敬。施普勒從巨大的司令部的公文信袋裏拿出一張極小的寫着幾個字的字條。他把它放在手裏抖動着。莫沙爾斯基小偷似的從背後看了一眼。在他的臉上反映出驚惶失措。〕

施 Verhör vertagen. ● ●  
〔摩托自行車員 F。軍官們離開。押解隊長撤去哨兵：「Weg-treten, marsch！」● ● 施普勒還是看着字條。〕

法 有新聞嗎，親愛的人？

- ● 審問延期到明天。
- ● 開步走！

莫（急急忙忙地扣臂上的鈕扣。）法尤寧，你恐怕要到什麼陰溝裏去舉行你的喬遷之喜了。莫斯科城下情形不好。

法（惡毒地。）那就是說，你們要逃走了……親愛的人？我們呢？〔莫沙爾斯基也走下。施普勒還是站着。法尤寧小心地，爲了要探知形勢，端着一杯酒走近他。〕

請喝杯酒……接接力好嗎？

〔施普勒好像不認識地從上到下地看着他，突然抓住他的肩。這是瘋狂的發作。施普勒和那在他爪中搖擺的法尤寧兩人都喃喃自語些什麼話。酒從杯子裏潑出來。施普勒把市長推在安樂椅裏，氣喘打破沉寂，他離開宴客的主人。法尤寧長久地坐在那裏縫縫着眼睛；戈哥柳斯京的命運還在他頭上翱翔着。當他張開眼睛的時候——一羣身穿短皮襖的，只穿一隻手，另一隻手包紮着的柯列斯尼可夫站在他的面前，好奇地端詳他。〕

柯 他沒有傷壞你的瓶子吧？

〔法尤寧縫縫着眼睛看他。〕

我本來想早些進來的，但是看見你忙着招待客人……（用手勢表示。）不願意打攪。

法（惡毒地。）去洗澡還是怎麼的，小兒？

柯 我該走了。在爸爸的家裏坐够了。

法 跟老頭子坐一會吧……佛陀爾·伊凡納赤。

〔柯列斯尼可夫坐下：考慮好的方策值得他勾留一下。〕

坐近些。

柯 聽說，把壞蛋捉到了。你爲什麼不高興呢？

法 我在思量，佛陀爾·伊凡納赤……紅軍是怎麼退的，我這樣在路旁站着。寂靜無聲，咳嗽都不敢。他們走着，走着……也不知是牙齒還是雪鞋下面的雪吱吱地響着。這時有一個年紀很輕的，穿軍裝大衣的青年跑到我跟前，抱住我，呼吸的熱氣噴着我……他說：「別悲傷，老爹。俄羅斯人就要回來的。俄羅斯人總要回來的……」（緊縮着身子。）你以爲怎麼樣，那青年說話算數嗎？

柯 你不更明白嗎，尼古拉·謝爾格赤。那青年並不是抱的我呀。



法 我還想起，我跑進更夫房，去看你父親，我說：「彼得魯哈(Петруха)，●●把那匹紅馬套上車子，再帶加馬永(Гамаюн)和塞爾皮羊卡(Сербиянка)做副馬！」他披上長衫，把好像火焰似的束腰束在腰裏……我們就把車子趕進麻田，像一陣草上之風似的……噢！

〔柯列斯尼可夫的姿勢絲毫也沒有改變，也像攤開自己各張牌的法尤寧臉上的表情一樣。〕

我們沒有得罪彼得·柯列斯尼可夫●●。過節穿新衣服，給小孩子吃糖。(推一下膝。)啊喲，你忘記法尤寧的薑餅了嗎？

柯 你跟誰說話，尼古拉·謝爾格赤？我不明白。

法 (嚴厲地。)上帝剛才救了你的命。上帝和我法尤寧。是我和他把繩結從你頸子上解下來的。

〔達朗諾夫那半間裏兩聲很高的協和音，然後是音樂，樂聲有時幾乎是沉下去的。〕

鐵的老婦在彈琴。她竭力向我證明，她是不排惜親生兒子的……(低聲地。)降了吧，安得烈·彼得羅維赤。我已經把你抓住了。

〔柯列斯尼可夫倏地站起來，環顧一下。在灑滿月光的結霜的窗戶上站着一個頭戴鋼盔，手拿刺刀的影子，然後又向前後移動。於是他又坐下，抽煙。〕

柯 還要投什麼降。我不是已經落在你的羅網裏了嗎。你說，叫我來是幹什麼的？

法 我和你是在一個陰霾的夜裏遇見。風在四處亂括着，你看，任什麼堅的樹都要被括倒了。我和你擁抱着在人的暴風雨中顛播着……也許，講些交情來分了手心？

柯 你不是不肯隨便放我嗎，臭貓。

法 親愛的，讓我自己來開門……等那穿軍裝的少年回來，你就收容我這老頭子吧。我並不幻想商行。更不想尼諾娜的蟻髮：兒子們淪在父親的骨髓上做永久的長眠！即使做個馬夫或是倉庫的看守也好……

●●●● 彼得是柯列斯尼可夫的父親，一個更夫的名字。彼得魯哈是彼得的專稱。

…快些走吧！（沉默了一會。）只有這扇門可以出去。那裏是走不出的！

柯 那就是說，俄羅斯人把你們在莫斯科城下打得很利害是嗎？  
法 春天和生命，一切都在你的面前。小兒，你聞聞看，多麼好的氣息！拿去，藏起來，我白送給你……現在不是夜裏嗎，是夜裏，誰都聽不見我們說什麼。

〔柯列斯尼可夫深深地，揪揪整個胸膛地吸一枝烟捲。〕  
去把奧麗雅·伊凡娜頭上的繩子解下來……那頭髮蓬鬆的女人！

〔他向後倒在安樂椅裏。柯列斯尼可夫把烟蒂在鞋跟上面滅。〕  
柯 是的，你的那少年會回來的，尼古拉·謝爾格赤。你的子彈已經放在鐵圈裏，裝在閉鎖機裏。叛徒是不能當俘虜捉的。起初我以為你要在俄羅斯的火場中減輕痛苦。有種的爲了取得報仇的權，要用血來付出三倍的代價。你却把一切都瞞過了。我可不能饒你，法尤寧。戰爭的風把你吹起，你這一撮臭塵灰……

你以為你是這城市的主人，不，我是主人。看我手無寸鐵站在這裏，是你的俘虜。我的肩頭痛……但是無論如何，你還是怕我。懦夫甚至於有力的時候也還是希望敵人發慈悲。你看，我走了……你甚至於喊都不敢喊一聲，讓德國哨兵開槍打我的背。死人，我們要利害得多，法尤寧。（他艱難地用一隻左手扣上短皮衣的紐子。）  
）喂，我該走了。我跟你談够了。有人在等我。（他走出去。）  
〔變老了和變小了的法尤寧沒有動作地注視他的後影。杜鵑鐘報時。號叫迸出法尤寧的口。他一跳跳到電話機旁。〕

法 鎮守司令部！電話線斷了！我是法尤寧！（旋轉電話手柄。）胡說，我的刀子比你的要銳利得多，你胡說……（對話筒。）喂。是施普勒嗎？我是法尤寧。親愛的，幹快派人到這裏來……我給你弄到一份禮……你看吧！（把話筒擲下。）小兒，你會爲那姑娘回來的。啊，黑夜多長啊，啊，用不着焦急等回音！

——第三幕完——

## 第四幕

地下室的倉庫，改作暫時的監獄。穹形天棚下有兩個半圓形的窗戶。一個釘死了，有着斜斜的板，貨物是經過這上面滑下來的；另一個窗戶是愉快的，鑲着最近風雪所造成的粉紅鑲邊。那裏，在上面，是十二月少有的晴朗的中午。太陽光像被風吹着似的在刷過白的磚牆上閃爍着，牆上留着「魯柯羊諾夫 (Лукоянов, 1909)」，「不許吸煙，若吸罰洋一元」等字樣的殘跡。下面，在牆的凹進地方，在黑暗中，透過那教堂式的，裝着槍形鐵柵的門可以看見一個德國哨兵；在他的鉤子上掛着俄羅斯式的發倉燈。這是地室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和低下的彎曲部分相接，向右，沒在暗中。在用各種大小箱籠所築成的統鋪上按置着叫他們在這裏度過最後一天殘餘時間的人們，一個是穿毛皮外套的老人，一個穿草鞋的男孩靠在他的肩上打盹；麻子葉哥羅夫，是一個身材龐大和不安的人，前前後後地踱着，好像要從這個萬人坑裏尋找出路似的；韃靼羅夫站在牆邊的一隻箱子上，手指上裹着破布；他時時短促而恨惡地振搖它。奧麗雅穿着皮的短上衣，熱烈地，看來是白費力地勸說着一個老是怕冷的穿着男子大衣的女子；一個瘋子，耳朵凍傷，戴着肉飽形的帽子……其餘的人沒有動作地躺在床上。頭上不知是什麼聲音不平衡地鳴響着，瘋子倚在牆邊的柳條箱上，困人地複吟着幾乎是純粹的音樂節拍。在這兩個聲音會合的背影上，一個兵士在門外拖長地唱着一隻舊戰壕歌：

Steh ich in finstrer Mitternacht  
So einsam auf der stillen Wacht,  
So denk' ich an mein teures Lieb,  
Ob sie mir treu und hold verblieb……

羅 (把張開手掌的雙手伸到頭上的陽光中去。)太陽倒挺人癡似地透進來了。我這樣想，假使我成年地，日日夜夜地把我的手指放在太陽裏晒，也許手指就會好的吧……啊？

奧 別想到手指，韃靼羅夫。就不怎麼痛了。還是再講下去吧！

羅 (不斷的痛使他暴燥。)噯，他簡直用德國連娘帶祖宗的話罵我……他叫喚道：「是你，韃靼羅夫……是你，賤貨，和柯列斯尼可夫一同把兵車顛覆的嗎？」我回答道，也許，要顛覆的，但是沒有工夫。一下子做各種事情是幹不了的！我問，柯列斯尼可夫是誰？……他們笑着說「噯，我們現在來把他的拷貝給你看。押得來。」於是又辦起公事來了。態度一下子變得這樣禮貌了……

葉 文明民族。他們是這樣：煙頭不插在地上，要是拋，就立刻罰你的錢，七個戈貝。

羅 哦——哦！「把手放在桌子上。把手指張開。」我連痛都不覺得了。我想，唉，要把親愛的朋友綁來了……還沒有拔到第三個指甲，我聽見——解來了。我用眼睛悄悄一看，看見一個人幾乎連腿都移不動，我却不敢抬起眼睛來……我膽怯了，我頭腦子裏什麼都攪混了。後來眼睛一掃，我的心簡直……

葉 (懷着希望地。)不是他嗎？

(韃靼羅夫斜視一下突然停止呻吟和搖幌的瘋子。大家都向他掉轉臉去——他又更加用功地重複做他的老功課。)

奧 這沒有意思，韃靼羅夫。確實沒有意思。

葉 (粗暴地。)奧麗雅·伊凡諾夫娜，可是照我看，這甚至於還很引人入勝呢。

[ 沉默 ]

羅 (細視包捲着的手指。)本來什麼都是拿手，會織氈靴，會下馬勒，會跟了手拉風琴跳舞……(幻想地。)唉，要是在一個安靜的黃昏，當花朵兒在夜裏睡着的時候，我和這隻豬仔在山谷下面碰到，那就一對一地較量一下。我並不要用什麼，你的尖刀也不需要……

葉 是嗎？你還要什麼呢？

羅 (負咎地。)還要一盆白菜湯來最後吃它一頓。

葉 還要！那末你去叫吧，別客氣。

韃 還要看看，那裏，人們在外面自由自在地做些什麼。

〔葉戈羅夫抬頭到窗戶跟前。〕

葉 這是可以的。讓我們現在就來打聽一下，世界上有什麼新聞。（他把箱子一個一個的疊起來。）

老人（以下簡稱老。） 那末還是來叫我的孩子站上去吧。他瘦輕些。

葉 別叫醒他，睡得好是很甜蜜的。

老 沒有關係，他是弄慣的。（推動孩子。）普羅柯菲，普羅柯菲……  
滑冰滑够了。喂，鼻子都完全凍紅了。醒醒！

〔孩子擦眼睛。〕

喂，爬到上面去聽新聞。大家在請求。

〔哨兵在牆壁的突出部分那邊，看不見孩子爬到窗戶那裏去。

老人在下面扶着這搖搖幌幌的建築物。〕

普羅柯菲（以下簡稱普。） 哇呀，雪可不少呀！

葉 你看看事情看。電桿木還豎着嗎？

普 看不見。有一個什麼小花臉在烤腿。

〔窗戶裏看得見；和那一動不動的槍柄並排的是無聲地踏着的  
兩隻凍僵的腳，腿上綁着軍人的腿帶。〕

跳舞吧，跳舞吧，我們等一會好了。

〔他甚至於唱了起來：「把背心上的袖子摘下，把背心上的袖  
子摘下……」腿的動作和歌聲，使大家滿意，頗為配合。〕

老 別嚷嚷，孩子。要被聽見的。

〔門終於重開了。〕

普 （奇怪地。） 像個蹺蹺板似的，爺爺。

韃 （兇惡和和低音地。） 別往那邊看。往天上看：誰家的飛機在咕咕  
叫……是我們的還是他們的？

〔立刻傳來遙遠的高射炮聲。〕

普 這還用問。難道他們會打自己的嗎？（對老人。） 沒有什麼別的了  
，爺爺！只是有很多麻雀在飛。

老 爬下來吧，還要被打了一槍呢。

〔孩子及時下來。樓梯上有腳步聲。鑰匙的響聲。韃靼羅夫迅速地說：「這是對的，監獄裏總是有鑰匙聲的。我在描寫的書裏讀過。」〕

奧 〔除了瘋子之外，大家都注視門。奧麗雅看着樓梯。〕  
安靜，同志們，安靜。大概是柯列斯尼可夫被審問之後押來了。  
〔門門響。押解的兵押進佛陀爾。除了破掉的袖子之外，他身上看不出有外表的損傷。上衣披在肩上，頭向側斜頷着。押解的兵把他靠在牆下，相信他是站穩時，押解的兵才離開。〕

奧 同志們，誰來幫一把忙，把他扶到床跟前。

〔誰都不睬一眼佛陀爾。奧麗雅獨自走到他跟前。〕

葉 (半聲地。) 是他嗎？

韃 是他。

葉 (諷刺地。) 安得烈·彼得羅維赤變得真利害。認不出了。

奧 (好像叫醒睡着者似的。) 安得烈，安得烈……朝我看看。是我，奧麗雅。怎麼樣，那裏怎麼樣？我們覺得，你在那裏待了一整年。  
〔向妹妹看了一眼。〕說來話長。

奧 (受不了他的目光。) 去吧，我去扶你躺下。

〔奧麗雅默默地把他扶到牆邊自己的位子上。她幫助他把沉重的腿放到床上；自己坐在他的旁邊。全間的人偷偷地監視着他們。〕

躺著吧，現在你應該躺一會了。我現在來給你把上衣縫一下。

韃 現在是多餘的奢侈，奧麗雅。

奧 柯列斯尼可夫應該永久很整齊。甚至於今天，甚至於在那裏。讓誰都不看見，柯列斯尼可夫是多麼難做。把上衣拿到這裏來。(她把自己身上的外衣脫下來，蓋在他的胸口。) 躺著。應該這樣。

葉 (對韃靼羅夫。) 喔，英雄……你不看見，在做什麼嗎？

〔韃靼羅夫把自己身上的軍裝外套脫下來，身上只穿着一件火夫的緊身衣。〕

韃 還是把我的棉襖給他蓋上吧，奧麗雅·伊凡娜。你要受涼的！

奧 謝謝，韃靼羅夫。可是你自己呢？

韃 我很熱。在我身上可以貼着香烟，嘿！(走到床跟前。) 柯列斯

尼可夫同志，你子。你不認識老朋友了嗎？曾經一同搜尋過死神的。

奧 別打攪他，韃靼羅夫……等以後！（把外套蓋上。）你要喝水嗎？可以弄些雪來。

佛 不要，我很舒服。我甚至於連嗽都不咳了。（微笑地。）一定是病好了。把我連頭蓋起來。

奧 爲什麼？

佛 （模仿她。）應該這樣。

〔她執行他的願望。〕

奧 （對一個婦人。）你說起，你有一隻針的。給我……噢，連綫給我！

〔她着手工作。葉戈羅夫走近前來。〕

葉 （注視着她敏捷的手。）你在使我們弄糊塗，奧麗雅·伊凡娜。我從小就認識柯列斯尼可夫……他的母親，還有祖父。……

奧 （減低了聲音。）這人今天第一個要死。

韃 （傲慢地。）做柯列斯尼可夫而死，這是很大的光榮。

奧 你上牆角那去，招呼別人也去。我馬上也來。

婦人 你去吧，奧麗雅，讓我來縫。應該弄些什麼事情做做，做做，做做……

〔奧麗雅把針綫給她。人們在窗戶下面的屋角裏集合，瘋子顯示不安的徵象。會議開始了。哨兵拖長地唱起歌來。〕

Als ich zur Fahne fortgemüst  
Hat sie noch einmal mich gekust  
Mit Blumen meinen Hut geschmückt  
Und liebend mich aus Herz gedrückt.

〔普羅柯菲張開眼睛。〕

普 （不掉頭地。）爺爺呀，爺爺……

老 爲什麼不睡呀，人？

普 爺爺，……這痛嗎？●

老 這沒有一會工夫，親愛的。（懷着嚴峻的溫柔。）因此却要和誰來

● 指死。

相比啊。在學校裏讀過米寧·庫齊馬（Минин Кузьма）<sup>●</sup>和蘇沙寧·伊凡（Сусанин Иван）<sup>●</sup>沒有？

〔普羅柯菲縫縫着眼睛，看着面前的空間。〕

他們是長鬍子的人，像強大的橡樹一樣。什麼大風吹到他們身上都被擋住！你還是一個小孩子，你便和他們站在一並排了。你看，你坐着，你的滑冰鞋奪去了，你的夢逃跑了。連史大林都知道你的事情了。他就是沒有空出來，他的公事很要緊。各國的大使在門的面前來來往往地拜訪着，軍隊站着，將軍們等候着命令……他本來一向是個飽經風霜，面無笑容的人。現在連眉毛都一動也不動！……心裏只有一個思慮，思慮着一個十三歲的俄羅斯兵斯達特諾夫·普羅柯菲（Статнов Прокофий）在魯柯羊諾夫地窖裏受苦，等候德國劍子手處死刑……

普 （高興起來。）爺爺……是用電話，還是用無線電報告他的？想來，用無線電要快些吧，啊？

老 不是的，人。這事情是用直達電話，心對心傳達的。

〔會議完結了。孩子又重新閉上眼睛。〕

葉 （在老人面前走過。）是小孫子嗎？

老 還要更親一些，是人。他從前是我的孫子。

韃 在戰爭中大家都是親戚。

葉 怎麼把小孩子都抓來了呢？

老 是一個錯誤。（他瞜一眼又停止動作的瘋子。）我們的狗餓壞了，我們便上河邊去，想去撈些菌給他吃吃。可是，一看，看見雪堆後面又出一隻耳朵。耳朵旁邊是一位公民，一個壞蛋，爛污泥……

葉 （高聲地。）要是把耳朵餵狗就好了！

〔瘋子又努力做他的工作。葉戈羅夫坐在佛陀爾的旁邊。他不

- 十七世紀初葉俄羅斯民族英雄，本為一肉商，因目睹國內諸侯相爭，國外強敵侵凌，於一六一一年號召民衆保衛莫斯科，擊退波蘭侵略軍。
- 本為農民，於一六一二年把追趕圖殺俄皇羅曼諾夫的波蘭兵故意引進森林而迷路，俄皇雖得以脫險，但他却因此被波人殺死。



揭開他的臉，跟他說話。〕

怎樣，同志……痛嗎？

佛 現在好些了，暖和一些了。

葉 你別誇耀。打的時候是痛的。你隨便問誰，誰都挨過打。打過你嗎，韃靼羅夫？

韃 身上沒有打過。就是這個……把指甲給修去了。

葉 聽見沒有？連卡吉林娜·彼得羅夫娜（Катерина Петровна）也沒有碰過……大概不單是她一個人。奧羅雅·伊凡諾夫娜也會輪到的。（於是，他用眼睛把監房掃視一周，一直看到瘋子。）那位叔叔簡直被打得發瘋了。看，還在幌蕩呢……喂，木頭，你挨打了嗎？

瘋子（哭聲地。）打了……

葉（向同志們擠眼。）打大的，還是打小的？

〔瘋子已經後悔他的失策。學他帽帶上所插的雞毛，葉戈羅夫

把一根草插在耳朵裏前，蹲在他的旁邊。〕

你是……文癡還是像我一樣的武癡？（激烈地。）我不歡喜人家跟我沉默！早就發癡了嗎？

瘋子 到星期二已經兩個月了。

葉 這麼久了！我的資格要淺些……我還是所謂業餘的瘋子。然而有時候我身上却有一種力量，只要給什麼壞蛋的眉毛之間激一下……一生留下強烈的印象。（把拳頭伸到他的眼前。）你看，多漂亮！（站起來，用另外一種聲調。）我們要在這裏開會。你坐到門跟前去，去呼得利害些，讓哨兵好不要寂寞。沒有別的了，去吧！

〔瘋子利時之間帶着草莖。移坐到指定的地方去。〕

有個什麼不幸的女人給你呼隻歌，給你向上帝講求幸福……（對大家。）可以開始了心，同志們？

奧（把佛陀爾的臉稍稍揭開。）你沒有睡着嗎，佛茄？你的朋友們要跟你說話。（她幫助他穿上外衣。）也可以偷着，佛陀爾。

佛 不，我要坐起來。幫我一把。

〔他把腿放下。韃靼羅夫又穿上外套。〕

葉（悲哀地。）不推主席團嗎？讓那些在艱難的日子比我們先爲了這

事業獻上自己生命的人來做吧。爲了世界上最寶貴的事業……又有一個人來敲我們的門了，同志們。奧麗維·伊凡諾夫娜把他的事情已經講給你們聽過了。

〔斜削飛過的飛機的突然的嗡嗡之聲。一排機關槍聲。一致的吐氣聲。婦人突然哭聲地喊叫，仰着頭扯着披在身上的頭巾。〕

婦 爲我們報仇啊，報仇……殺死兇手，殺死兇手！！

〔除了從垂下的眼臉下面嚴峻地看着那瘋狂女子的男子之外，大家都從自己的位子上移動。門外有悉索之聲，扳槍機的聲音，哨兵屈身到鐵欄跟前。奧麗維緊緊把婦人領到監房的另一頭去。安靜下來了。孩子把眼睛閉起。〕

維 (嘆嘆地。) 守秩序，同志們，守秩序。

葉 (安靜地。) 這人會兩次要求安得烈加入他的游擊隊。安得烈態度很謹慎，謹慎是我們大家都應該有的。這人獨自一個人時，也很能自持。(幾乎提高聲音。) 他殺死闖進我們房子的殺人犯。當安得烈缺席的時候，他便自己頂了他的名字……

奧 並且沒有損害他的名譽。

葉 ……並且沒有損害他的名譽。安得烈懷着極大的痛楚爲大衆的事業接受了這犧牲。讓我們簡單些說：我們暫時都會被分離開來。誰對於這位同志有什麼問題嗎？

維 我有。(對佛陀爾。) 她說，當你在皮裏從父親那裏出來的時候，門邊站着那一位帽子上插雞毛的人。似乎你想了一想，決定讓安得烈有走開的機會。這話確實嗎？

葉 (對佛陀爾。) 你回答嗎？

佛 回答……這話不確實。我祇是看了安尼絲卡之後，心裏什麼都燒起來了。我連自己都記不得了。

維 你並不是因爲懷恨才做柯列斯可夫嗎？怎麼，你不願意做活的，却願意做死的。也許你是從爸爸的窗戶裏觀賞我怎樣替你盪鞦韆吧……這樣的人我們是不需要的！

奧 你解釋一下，佛陀爾，你爲什麼冒別人的名字。

佛 我覺得(在他的微笑中顯出有些像那張破像上孩子佛茄的樣子)……

…等已經被殺死的柯列斯尼可夫又幹起來的時候，他們還要更加害怕。（一面咳嗽着。）大概，他現在連覺都不睡，連覺都不睡吧……

〔沉默。〕

我把生命遞給你們……但是並不要求拿回單。

**葉** 別生氣，同志。游擊隊員有權提出任何問題。（對躺在草墊下面的人。）巴莎（Паша），你不願意說些什麼嗎？

〔沉默。〕

既然我們的良心沉默着，那末事實是很清楚的了。我贊成。誰反對把這人收進我們殲敵隊的……請舉手。

**老葉** 什麼，當英雄不是請求當就可以當的……他們是自願當。你呢，巴莎？

〔沉默。葉戈羅夫把草墊從他臉上拿下來。那人張着眼睛躺着。〕

巴莎，巴維爾（Вавил）◎……你怎麼啦？你聽見我的話沒有，巴莎？

〔沉默。葉戈羅夫又把死人的臉蓋起來。〕

這樣，一致通過。那末，好，讓我來吻你，新柯列斯尼可夫！

**羅** （惡意和固執地。）親嘴唇，親嘴？

〔葉戈羅夫擁抱佛陀爾。樓梯上面有喧嘩聲和說話聲。聽到口令聲：Ganzer Zug halt! Links um! Rich euch!◎瘋子把假面具脫去，站直了身子，害怕地靠在牆上。〕

**葉** 預備，同志們。

〔除了佛陀爾之外，大家都在右面的前部聚成一堆。〕

**奧** 一步一步地走，輕快和愉快地看人，那些今天晚上來接我們班的人要看我們。要美麗，要美麗，同志們！……（對佛陀爾。）站起來吧，佛茄。時候到了……

〔佛茄和其餘的人站到一起。門外有人出現。〕

**羅** 在這種場合，從前是敲鼓的，我在小說裏讀過。怎麼不聽見呢……

- 巴莎是巴維爾的愛稱。
- 分隊，立正！向左看齊！

〔孩子在床上翻尋帽子。〕

老 把帽子留下吧，普羅柯菲·並不遠。

〔門開了。兵士，施普勒，莫沙爾斯基進來。軍官皮帶上掛着  
着照相機。〕

薩 看，還要拍照留紀念呢。寄給自己的媽媽！

施 （指出口，打哨地。）歡一迎一光一臨！

〔大家都同時往前移動。押解的軍官警告地伸出手來——三個  
手指。〕

葉 那就是說，三人一排……

〔簡短的混亂，大家互相不看眼睛。葉戈羅夫用眼睛挑選第一  
批人。〕

噯，我先去（對佛陀爾。）你，當然，也……

薩 ……我也。我們去吧，去……我給他們看，我給他們，混蛋們看  
，我們是怎樣赴死。（對佛陀爾。）你靠在我的肩上，安得烈。我的  
肩暫時還很健康。

佛 沒有關係，我自己走。（對奧麗雅。）假使你看見母親，你給說明  
……那天夜裏，就是隔夜，我並沒有醉。那時我只是兩夜沒有睡覺  
，沒有地方……

〔兵士們包圍他們，押解着走。莫沙爾斯基最後一個離開地  
室。〕

奧 噯，軍官……軍官會說俄文嗎？

〔莫沙爾斯基點頭。〕

這裏有懷孕的女人。

莫 （聽了這話皺眉頭。）繩子是經得起吊的，小姐。

奧 （用減低的聲音。）……還有孩子！

莫 你別絆住我，小姐。（對普羅柯菲。）你幾歲，斯達特諾夫？

普 （挑戰地。）十七。

〔莫沙爾斯基諷刺地鞠一個躬，下。普羅柯菲已經自動地爬過  
箱子上去看窗戶。〕

趕來多少人啊……

〔他從窗戶上的隙縫裏拉出一塊破布。風把一堆雪吹在他的臉上。又是高射砲聲。〕

爹爹，怎麼……史大林是長身材嗎？

〔老人沉默着，他聽着上面的嗡嗡聲。〕

奧老伯，你在什麼地方見過史大林的？

就是在農業展覽會裏見過。我種了一件奇怪的東西……（好像重新看見。）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廳屋，我們有一千多人。像是很空，又像是很冷。走進來一個人，一下子多餘的地方沒有了。顯得很擠，並且很熱。

〔孩子從窗戶那轉過頭來。什麼都靜下去了。聽見廣場上有兩次重複的喊聲：「史大林，史大林！」這聲音說到半個字便沉下去了。〕

他的身材是很平常的。

〔高射砲聲愈來愈近愈響了。〕

開禮砲代替戰鼓還是怎麼的？

青（抓緊鐵柵。）爺爺，傘兵，傘兵。天上顯得擠起來了，爺爺！〔他跳下來，撲在膝間，一天所讀的委曲，現在都被不知害羞的稚氣的眼淚所迷裂出來了。〕

史大林，史大林來了……

〔看得見窗外奔湧着的腿。傘兵摺疊的傘布像桃色的雲似的剎時遮住了窗戶，後來有人叫了一聲：「哎，你這壞蛋！」用槍柄打破木條所釘的窗戶。立刻有幾個人喧嚷着沿了滑板降落到這黑洞中，其中第一個人是柯列斯尼可夫。他們從中午明亮的白雲中進來，眼花地沉默着。〕

柯沒有旁人嗎？（對奧麗雅點頭指出口。）去接母親。（對兩個拿獵槍的人。）到深窪的北方去探探看。也許會找到鱒魚。

〔兩人走到鄰旁地窖的黑暗中。一個女人在無聲地哭泣着。柯列斯尼可夫注視人們的臉。〕

佛陀爾·達朗諾夫……佛陀爾！

〔大家都沉默着。〕

青 三個人被押到上面去了。現在已經追不上他們了。

〔從那旁地室裏傳來聲音：「把手電筒拿到這裏來，安得烈，彼得羅維赤……捉到一條鱈魚。在祇手呢。這裏有後門。」〕

柯 我就來。

〔他下。奧麗雅走到穿軍裝外套的少年跟前，那人把袖子捲起來，用手掌堵着肘子。〕

奧 你在流血，同志。

少年 （仍在衝鋒的激情中。）在這種忙亂中難道當心得了嗎！

〔奧麗雅急忙扯破手絹以作臨時包裝，少年用眼請搜尋着地室。〕

老 丟了什麼嗎，孩子？

少年 不是……我們上一個月撤退的時候，我曾經可憐過一個老頭子。我跑到路旁他的身前去把他緊抱在胸口，「別悲傷，我說，老爹……俄羅斯人就要回來的，俄羅斯人總要回來的。」我把最後一點麵包皮塞在他的懷裏……

奧 暫時算是好了，可是你別醫手肘。

少年 整個月來我老是夢見他。我去祈禱去，——我說「忍一會吧，老爹，我們快要來的。僅僅消為觸怒一點。因為要觸怒俄羅斯人簡直要等得餓肚皮！」我的規矩是這樣，話說出來，就得辦到。〔那旁地室裏走出穿着保護色長袍的法尤寧，在游擊隊員前面躡着腳走，然後是柯列斯尼可夫。〕

柯 這是什麼鱈魚。這是的確確的梭魚。你算什麼漁夫！

〔青年失聲地細看法尤寧的臉。〕

也許他找到他路旁的老頭子了。

少年 老爹，你吃我的麵包皮倒吃胖了。

〔法尤寧沉默着。達朗諾夫從上而下，安娜·尼古拉亦夫娜跟着他。〕

安 （用她痛楚的全力。）奧麗雅！……

〔撲在女兒的肩頭上，沒有聲息了。那少年碰一下法尤寧的肩。〕

少年 我們在這裏沒有地方好快樂一下，老爹。（在他的親眼睜中發着鐵

硬的聲音。)到新鮮空氣裏去，我們到那裏去擁抱吧……

〔他們下。〕

奧 (對父親。)她在那裏……看見了嗎？

〔父親肯定地點點頭。奧麗雅朝母親的臉看一眼。〕

媽媽，你的眼睛枯乾了，這不好，你還是哭哭佛那吧，媽媽。他走了，但是他現在又回來了。他站在你的旁邊，他又是你的了，媽媽！

安 他回來了，他是我的，他與我們同在……

(完)

(仇 希譯)



# 詩歌

普羅柯非亦夫  
(А. Прокофьев)

## 宣 誓

(К Л Я Т В А)

寂靜無聲。暫時也沉默了砲聲。  
一切都被這截斷聽覺的寂靜所隱藏，  
旁邊是座不朽的城。爲了列寧格勒的聲名  
站起了松林像堵牆，人們也站起了像堵牆！  
是個聽不慣的，難理解的寂靜。  
日落前的寂靜。白天緩緩地死去。  
爲了宣誓，那時，沿着傲然的隊形，  
擎着一面新的軍旗，將軍跨着步。  
是戰前的寂靜。別等候，別指望，敵人，  
比黑夜還黑的憂鬱會把你抓緊。



這裏站起了預備好作戰的近衛兵，  
我們青年的，常勝的大軍。  
旁邊是五根樑木的掩蔽所，還有土房，  
在聶瓦河旁，松林中間的草地上，  
我們的近衛軍面向西，向日落的方向，  
排成一個戰鬥式的半圓的形狀。  
上校接過了旗幟。旗上的雪像泡沫，  
冰柱抖動纓子。遠方凝結不動，——很嚴峻  
被激動所擁抱的指揮員，雙膝  
跪倒在我們深深的雪層。  
「我們宣誓」，他說。突然在叢林、  
田野和草甸上發出英勇精神的氣息。  
於是整個軍隊，像一個人  
屈膝跪下，向我們深深的白雪！  
寂靜無聲。大家跪在黑多於白的雪裏。  
於是在那我們所爭奪的高岡之上，  
雪野之上，向上飛昇，一個鐵的字——  
「我們宣誓！」雷聲似的震響，震響。

(臨 譯)

符 爾 共  
(Самед Вургун)

## 母親的囑咐

(НАПУТСТВИЕ МАТЕРИ)

爲了保衛祖國英雄出發長征  
地上霞光火焰似的鏘紅……  
青年胸裏要迸出雄獅樣的心……  
吹來了山風輕輕吻英雄……  
白髮母親張開手來把他擁抱，  
她忍住了奪出眶的眼淚，  
她把她親自所生的衛國英豪  
緊抱在自己母性的胸懷……  
「你要去跟敵人作戰，我的小孩，  
爲親愛祖國的偉大光榮！  
哦，兒啊，我很自豪，我用我的奶  
竟爲祖國養育出了英雄！……  
殺敵人要無情無義而有計巧，  
願你的打擊有很大力量！  
要把自己的戰馬愛護得周到

要把槍像寶貝似的保藏！……  
戰士的武器應該保護得很好，  
以便隨時做驚人的舉動……  
騎師，要總是第一個在前飛跑！  
在激戰中去為國增光榮！  
這裏都記得寇·奧格柳，夏伯陽，●  
你也去做個英雄像他們。  
假使你遇見史大林——無論怎樣  
代我問好，祝他身體康寧！  
一等我們菜園裏的桃子熟時，  
我就把它寄給你做禮物，  
你只顧打敵人，像年輕的獅子，  
增加你強力打擊的次數！……  
當心看好，別不到時候就跌倒！……  
祝你一路平安！不久再會！……」  
騎者縱馬前進……太陽已經昇高……  
山巒抖動一下，讓出路來……  
她把一抹水潑在兒子的背後，  
望着他背影高傲地微笑……  
詩人高聲頌讚，上前吻她的手：  
「榮耀啊，祖國和母親，榮耀！……」

(姜 譯)

● Кер-Оглы, Чапаев——蘇聯內戰時的兩位游擊戰英雄。



## 俄羅斯人民的英勇史蹟

康斯坦丁諾夫

(Федо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 歷史的教訓

(ПОУЧИТЕЛЬНЫЙ УРОК ИСТОРИИ)

(爲一七六〇年十月九日俄軍開入柏林紀念)

在希特勒黨徒的貧乏的歷史上，號稱所謂『大帝』的非德烈第二(Фридрих II)是佔有特殊的地位的。希特勒黨徒們把他讚爲傑出的戰略家，軍事理論家和最真實地說來是最先的侵略家。非德烈第二侵略別人領土的食慾的確是很大的。無疑地，這他和現代德國的侵略者是有着血緣的。

在他統治普魯士(Пруссия)的四十多年之中，非德烈第二不憚地進行流血的戰爭。一七四〇至一七四八年中，他進行爭取所謂『奧地利的遺產』的搶掠戰爭。一七五六年，他解決了那以『七年戰爭』出名

新的流血的屠殺，這一次差不多歐洲所有的國家都牽入了戰爭。在這幾次大戰之間和在締結了所謂一七六三年巴黎和約之後，他就向鄰國作小的搶掠來「消遣」，他直到死的時候還念念不忘於「大普魯士」和使一切環繞的國家隸屬於普魯士男爵們。

所以在這一種意義上，在貪婪和嗜血這一點意義上，非德烈第二無疑地承當得起是現代希特勒黨徒的先驅者，所以把他引做值得模仿的專家也完全是有所根據的。

不過，在引用他的過度的貪慾和企圖的時候，希特勒黨徒們完全忘記了事情的另一面——這貪婪的搶掠政策的結果。但是對於這一點是無論如何不應該忘記的。回憶在這一次又清晰地引來了希特勒黨徒。他們顯然忘記了，不是別人，正是這一位非德烈「大帝」，他曾經被英勇的俄羅斯軍隊痛擊過不止一次。

一七五六年，非德烈第二，像他的現在的後裔所為，背信進攻薩克遜尼亞（Sachsen）<sup>●</sup>。非德烈的精軍是由十二萬八千人組成的，在當時看來，這軍隊的配備是很好的，它是組織在最嚴厲的嚴管軍紀的基礎之上的。它在當時的封建的歐洲是一支相當強大的軍隊。薩克遜尼亞軍隊不久就向非德烈第二的軍隊投降了，奧地利軍隊也吃了很大的敗仗。和普魯士軍隊對陣，非但要防守方面具有高超的軍事策略和非常地緊張起力量，而且還要有戰士們的英雄主義和他們不折不扣的堅韌和勇氣。這些質素當時不論在薩克遜尼亞和奧地利的軍隊裏都沒有，所以他們就迫得祇好在普魯士軍事機構的壓迫之下後退了。

當這一支聲譽卓著的「常勝的」普魯士軍和英勇的俄羅斯軍在戰場上相見的時候，事情就完全兩樣了。俄羅斯軍隊以它的豐富的經驗，忍耐性，有組織性，砲火的準確性和高度的精神質素去和普魯士傭兵的鐵的紀律相對峙。七年戰爭的發巨大的事變中的主要和決定的角色是俄羅斯軍隊。俄羅斯軍隊向普魯士王的軍隊爭取到的許多光芒萬丈的勝利以不朽的光榮掩住了俄羅斯的武器，擊毀了普魯士王的怯懦的附庸和屬員們熱中地傳佈的關於非德烈第二軍隊常勝不敗的傳奇。

一七五七年早春，俄羅斯軍隊挺身出來援助它的盟國——奧地利和

● 現在是德國南部的一省，當時是王國。

薩克海尼亞。俄羅斯軍隊渡過聶曼河（река Неман），佔領立陶宛（Литва），於七月二日進入東普魯士的領土。八月二十七日，俄羅斯軍隊第一次和敵人的主力會戰。

俄羅斯軍隊和普魯士軍進行的第一次血戰在一七五七年八月三十日發生於葛達西格爾道夫村（Гроссегердорф）。歐洲最強大的普魯士軍抵抗不住俄羅斯兵士的英勇和堅毅；它被連齊擊潰，倉惶地逃離戰場。可惜沙皇的指揮部沒有能夠利用這一次勝利的結果，沒有向敵人作有力的追擊——這挽救了非德烈第二，使他避免了徹底的全敗，給他能夠收力量，繼續鬥爭。

指揮部更換之後，俄軍又轉取攻勢，於一七五八年一月佔領了東普魯士的主要城市克尼格斯堡（Кенигсберг）。此後，俄軍繼續推進深入到敵人的領土，而在一七五八這一年的六月中，攻入了波密蘭尼亞（Померания）。這兒在卓恩道夫村（Цорндорф），俄軍又遇到了普魯士軍的主力，第二次使他們遭受了慘敗。但是新的俄軍司令陸軍大將非爾莫爾（генерал-аншеф Фермор），和他們前任司令阿普拉克辛伯爵（граф Апраксин）一樣，也沒有做到底。他沒有能夠利用俄軍的成功和徹底打擊狡猾的敵人。

新任俄軍總司令薩爾蒂科夫元帥（фельдмаршал Салтыков）受到了整頓作戰的委任，穿過普魯士王的領地，和奧地利軍隊聯合起來對非德烈第二的軍隊作共同的行動。一七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俄軍渡過奧德爾河（река Одер），迎頭痛擊普魯士的首鋒部隊而與奧地利軍隊會合。八月十二日，俄軍在古納斯道夫（Кунерсдорф）克服非德烈第二的主力，獲得了新的大勝。普魯士王的四萬八千名兵士一共祇剩了三千。普魯士王非德烈第二自己也好容易逃出俄羅斯的俘虜，帶着可憐的殘餘部隊逃到奧德爾河對岸去，在水的屏障之後才逃出了俄軍的追擊。

俄羅斯軍隊的古納斯道夫大勝給各同盟國打開了通到柏林的自由的通路。但是同盟軍指揮部在數月中談不妥此後的行動計劃。

一七六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俄軍軍事會議決定分出在托特列平（Тотлебен）及契爾納雪夫伯爵（граф Чернышев）指揮之下的

軍隊來進攻柏林。十月三日，托特列平的騎兵已經在柏林的古特布斯門（Кутбусские ворота）及迦里門（Гальские ворота）對面的幾個高峯。不久契爾納雪夫伯爵的軍隊也到了。

普魯士人調居爾岑將軍（Гюльзен）和維爾登堡斯基親王（принц Бюртембергский）指揮的軍隊來援救柏林。托特列平的遲緩讓這些援軍進入了柏林。然而這沒有撼動俄軍向柏林作堅決的突擊的決心。十月九日指定向普魯士京城作突擊。俄軍充滿着完全戰勝狡猾的敵人的決心。普魯士軍隊雖然佔着兵力的優勢和有利的形勢，但還是懼怕和俄羅斯勇士會戰。受驚於俄軍以前的勝利的普魯士人寧願不參入門爭，而在十月九日夜裏可恥地逃出自己的京城，授權普將羅哈夫（Рохав）撤退。

一七六〇年十月九日，俄軍進入柏林。俄軍部隊沒有遇到一點點小的抵抗，佔領一個一個普魯士京城的街區。第一列俄軍中騎在熱烈的馬在柏林的馬路上馳騁的是那時還是個青年軍官，後來成為傑出的俄羅斯軍略家的亞歷山大·蘇夫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Суворов）。

俄軍以他們的英勇的普魯士進軍向非德烈第二的以優良的訓練和嚴苦的紀律出名的『常勝不敗的』軍隊施行毀滅的打擊。普魯士和它的『常勝』的非德烈第二到了死亡的邊上。非德烈第二已經想到過自殺。

但是一七六二年一月五日彼得大帝（Петр I）的女兒女皇葉麗莎維達·彼得洛夫娜（Елизавета Петровна）崩逝。這挽救了非德烈第二和他的普魯士王國的不可避免的滅亡。這也挽救了非德烈第二澈底的全敗。女皇的承繼者，她姊妹的兒子，德意志的小公爵彼得·烏爾里赫（Петр Ульрих）登俄羅斯皇位，稱彼得第三（Петр III），他憐於普魯士王的誇大的威勢，叛背了俄羅斯人民，把他們的利益出賣於普魯士人。他擠棄了俄羅斯人民和他們的英勇的軍隊的勝利，和非德烈媾和。

普魯士侵略者的現代的後裔希特勒黨徒也許沒有估計到相類似的事。應得的嚴酷的懲罰等待着他們。他們將對被他們現在奴役和壓迫的各國人民的未來的法庭負損他們一切的暴行的責任。

希特勒忘記了歷史的教訓。這對他更糟。紅軍將在協約軍援助之下。

——也許是最後一次了——重演這早已遺忘的歷史的教訓。

柏林的鑰匙至今還保存在俄羅斯的陳列館內。愛好自由的各民族將從貯藏所裏把它拿出來，用現代的工具，——用坦克，飛機，大砲——來使這些鑰匙堅強起來，以便打開普魯士京城的大門，他們將以他們戰士們的無畏精神和英雄主義來補充了力量來摧毀這巢穴的大門，把希特勒黨徒的首領們拖到各受難的民族的法庭上去。

(韋愛虛譯)







# 音樂

С. 普羅柯菲葉夫  
(Сергей Прокофьев)



## 我從事什麼工作

(НАД ЧЕМ Я РАБОТАЮ)

自從蘇維埃人民對法西斯蒂侵略者開始進行偉大的衛國戰爭以後，蘇維埃作曲家們思想和創作就向着前方，向着前方的戰鬥，向着前方的英雄們。

在戰爭的起初幾箇月中，我寫了交響組曲『一九四一年』（“1941 год”）。該曲共分三部。第一部『在戰鬥中』（“в бою”）描寫的是戰鬥的緊張情形。它是這樣作成的，它使聽衆有時覺得好像直接鄰近戰場，有時好像在遠處聽它。第二部『夜』（“Ночь”）描寫的是夜的詩意，充滿了迫瀉的戰事的感覺。第三部『爲各民族的友誼』（“За братство народов”）是對各民族的友誼作抒情的勝利的頌讚。

同時我在根據列夫·托爾斯泰（Лев Толстой）描寫一九一二年俄羅斯人民把拿破崙擊潰和逐出俄羅斯的故事的同名小說創作歌劇『戰爭與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歌劇以合唱的引子開始，這引子

我叫它做題詞，因為其中集中了作品的基本思想。這歌劇的起初六景表現的是娜塔莎·羅斯托娃(Наташа Ростова)，安德萊公爵(князь Андрей)，彼得(Пьер)和安那托里(Анатоль)的生活，戀愛，痛苦及快樂。太平的生活給拿破崙使侵入俄羅斯所攔折了。開始了戰爭。接着的五景是獻給那起寧保衛祖國領土的俄羅斯人民的。在發生的事變中，我們繼續碰見我們已經熟識的那些給愛國的高潮所捲住的人物，同時還有軍民愛戴的庫杜淑夫(Кутузов)，農民季杭·史契爾巴蒂(Тихон Шербацкий)，游擊隊領袖華西里·傑尼索夫(Василий Денисов)和那成為女游擊隊領袖的華西里薩(Василиса)等人的形象。歌劇的最後一景描寫的是崩潰的法軍沿斯摩倫斯克大道撤退。以庫杜淑夫向軍隊，游擊隊和俄羅斯人民發表演說作為歌劇的結束：『俄羅斯是不會忘記你們的！頌揚俄羅斯人民！』

這歌劇有五幕。曾在蘇聯國家大劇院上演。

最近我完成了一部供獨唱，合唱和管絃樂隊演奏的大歌唱曲『無名男孩謠曲』(“Баллада о мальчике, оставшемся неизвестным”)，歌詞原文是保羅·安托柯里斯基(Павел Антокольский)作的，它講的故事是德國人侵入一個不十分大的蘇維埃城市和法西斯蒂殺死了一個男孩子的母親和毀滅了屋子。當德國人不得已撤退放棄城市時，那孩子機巧地埋伏着候到了一輛坐着幾個德國將軍的汽車，他對它扔了一個手榴彈。坐着德國人的汽車爆炸了，不知道那孩子還活着沒有，他的名姓也不明，但是關於這男孩子的傳奇到處盛傳着，它鼓舞着人們去建功立勳。

對於電影我曾經為影片『柯托夫斯基』(“Котовский”)及『烏克蘭草原裏的游擊隊』(“Партизаны в степях Украины”)作過曲。前者描寫的是一九一八年內戰和對德國干涉者鬥爭時期柯托夫斯基的戰功；後者描寫的是現在在德國人後方進行英勇鬥爭的烏克蘭游擊隊的光榮。我也開始為連續的兩部歷史片『伊凡雷帝』(“Иван Грозный”)作曲。我們在影片的起初看到孩子的伊凡雷帝成長為一個在為創造統一的強大的俄羅斯國家的鬥爭中佔有如此偉大地位的巨大的歷史人物。這件工作我預計可在一九四三年完成。在這一年，我打算寫完神

話舞劇「淑魯雪卡」(“Золушка”)的音樂，該劇兩幕已經寫好。我努力創造的淑魯雪卡的形象非但是一個神話的人物，而且是另外一個充滿了生活的人物，她感染着，體驗着，而且強調我們和她一同體驗。

鋼琴作品中，我完成了分作三部的第七朔那大及六部協奏曲——華爾滋曲三部，四組舞曲，珈伏特舞曲及圓舞曲各一部。

我還預備完成已經開始的第八鋼琴朔那大和第四朔那大，還有我已經思索好的一部獻給蘇維埃人民的衛國戰爭的大作品。

(高 明譯)



## 作者介紹

**鮑里斯·拉甫列烏夫** (Борис Лавренев) 生於一八九四年。他在一九二四年走上文學創作的大道；他的中篇小說一篇接着一篇地問世，計有：「風」(“Ветер”)，「第四十一」(“Сорок первый”)，「星光的顏色」(“Звездный цвет”)，「這樣把握」(“Так держать”)，「伊特勒共和國的毀滅」(“Крушение республики Итль”，中國譯名「伊特勒共和國」)。拉甫列烏夫因「粉碎」(“Разлом”)和「敵人」(“Враги”)劇本而得到廣泛的聲譽。衛國戰爭開始以來，拉甫列烏夫積極參加定期刊物的工作，發表關於描寫衛國戰爭的短篇小說。

**列夫·卡錫爾** (Лев Кассиль) 是一位頗有才華的蘇維埃作家，特寫記者。他的長篇小說「共和國的後衛」(“Вратарь республики”)和中篇小說「高勃拉尼亞」(“Ильямбрания”)都廣泛有名。關於馬雅柯夫斯基的一本「馬雅柯夫斯基自己」(“Маяковский сам”)論著也很出名。衛國戰爭時他專作描寫戰爭的短篇小說。一九四二年出版題名「莫斯科紀事」(“Московские записи”)短篇小說集。

**李翁尼德·李翁諾夫** (Леонид Леонов) 一八九九年生於莫斯科。開始文學工作時是先做詩。一九二二年開始寫長篇小說，其中最著名的有「小偷」(“Вор”)，「索乞」(“Соть”)，「胡籬」(“Барсуки”)，「撲滅蝗蟲者」(“Саранчуки”)，「史庫

達列夫斯基] (“Скутаревский”)，「通海洋的路」 (“Дорога в океан”)，「白煤」 (“Антрацит”)。本刊本期所載他的新作「侵略」 (“Нашествие”) 一劇會獲得史大林獎金。

**亞力山大·普羅柯菲亦夫** (Александр Прокофьев)

著名蘇維埃詩人。曾出過幾本詩集。積極參加蘇維埃報紙和雜誌的工作。他所寫衛國戰爭的詩，大部是關於列寧格勒的英勇保衛的，戰爭一開始他就住在和工作在列寧格勒。

**沙密德·符爾共** (Самед Вургун) 著名亞塞爾拜然詩人。

生於一九〇六年。他用本國語言寫作，繼承優秀亞塞爾拜然古典作家的傳統。出過詩集「燈」 (“Фонарь”) 和「心之書」 (“Книга сердца”)，長詩「高加索」 (“Кавказ”)，「二十六個」 (“Двадцать шесть”) 等。他是史大林文學獎金的得獎者。

**謝爾格·普羅柯菲葉夫** (Сергей Прокофьев) 著名蘇

維埃作曲家，史大林獎金得獎者。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 7

## 蘇 聯 文 藝

### 第 七 期

★ 一 九 四 三 年 八 一 九 月 出 版 ★

編 輯 者 施 維 卓 夫

發 行 者 蘇 商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上 海 斜 橋 弄 六 十 號

第 一 區 公 署 警 務 處 登 記 證 C 字 一 一 一 〇 號

每 冊 定 價 十 二 元

\$12.00